

雅集

贰拾肆

2025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主编		副总编	顾问	名誉总编	总编	
	宋好 郭东升 张蕊 王如意	王芳	李业	魏晓蕾	钱照亮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夏涛	贾梦玮 赵翼如	周和平	潘漫	



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电子邮箱：yajijis@163.com

电话：025—84287246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印刷：南京璇坤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5 年 6 月 30 日

印数：5000 册

发送对象：统战系统

人物纪实

我的老师魏紫熙 / 徐 善 / 001

弄潮各击水 飞舟会中流

——吴敬琏、厉以宁改革理论的“量子纠缠” / 陆 军 / 007

记录下他平凡的传奇——回忆我见到的周有光先生 / 李梅香 / 013

艺术人生

一个人与一个剧种的传奇：记“锡剧王子”周东亮 / 龙海秋 / 019

池老的雨花石情结 / 胡剑明 / 022

文苑纪事

文中半是家乡水（外一篇）

——汪曾祺与法国汉学家居里安述略 / 金实秋 / 026

有感于我的外国学生受聘为国内大学博导 / 顾明道 / 031

好友苏南 / 邓海南 / 034

“文字匠”：姜克强 / 徐廷华 / 038

文化笔记

一本值得媒体人关注学习的类工具书 / 周跃敏 / 041

历史记忆的脆弱与坚韧 / 李风宇 / 044

读在江南的春光里 / 张永祚 / 048

请听，《想念南京》 / 向隆鸣 / 052

风物人间

渐渐靠近（外两篇） / 庞余亮 / 055

颐和路风情（一） / 杨应奇 / 062

“扁竹匠”与他的家人（外一篇） / 明前茶 / 067

城市文脉

小镇上的大学校长群 / 周桐淦 / 073

少年英豪 / 高万祥 / 079

泰州如梦 / 郭宏冰 / 082

历史遗韵

匪患中的“徐队长” / 周世康 / 086

命运的天涯海角——儋州“桄榔庵”散记 / 江锡民 / 093

周敦颐与江苏 / 刘跃清 朱思丞 / 096

画家沈周：纳纳乾坤内，秋风自布衣 / 老 克 / 100

往事如风

昨夜故地入梦来 / 王慧骐 / 104

青云忆旧 / 周 凡 / 106

清名桥的童年记忆 / 邹小娟 / 108

蹉螺蛳 / 王耀强 / 114

父亲三事 / 赵光琦 / 117

海外传真

加拿大散记（一）/ 郑亚楠 / 121

编辑人语 / 128

国画 / 宋玉麟 / 封二

书法 / 萧 平 / 封三

我的老师魏紫熙

III 徐 善



魏紫熙（1915—2002）

魏紫熙先生早年毕业于开封河南艺术师范学校，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工作。他的山水画初学王石谷，得其清丽深秀的风致；后来对刘松年、马远、夏圭等南宋画家的画法十分喜爱，研求有年，下笔苍劲严整，墨气明润，可谓探骊得珠；同时受当时日本画风影响，大笔渲染，水渍明晰，将简略的形象笼罩在极其幽美的气氛之中，体现出强烈的生活气息；其后魏紫熙复涉石涛、梅清等诸家，取其新奇的意境，融会贯通，画风苍秀齐出，刚柔互济，婀娜中含刚健，隽逸外见浑厚。他在青年时代已登嵩山、武当、伏牛等名山大川写生作画，中年以后，受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更是足迹遍历神州。江山之助，使其胸中丘壑愈益丰赡，他“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促进了他画风的进一步革新，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山水人物画家。在中国画发展的道路上，他一面继承传统的优秀成果，一面不断探索中国画前进和发展的道路，开拓中国画发展的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少大面积泼墨和重彩点缀相叠溶，水晕墨渗的新颖之作，这是魏老晚年变法成功的尝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不顾高龄，上嵩山，

登太行，进王屋；探鲁班豁，攀茱萸峰，望南天门。经过三年的登临，他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原大山的怀抱。他说：“我似乎感到具有北方山水典型风貌的嵩山、太行，是我的归宿。”太行使其在晚年变法的征程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49年初，魏紫熙应好友之邀，从河南迁居南京。步入中年的魏紫熙原以为可以一展鸿愿，把多年来对祖国山河的满腔热爱之情，泄诸纸笔，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山水画。可是历史没有作这样的安排，工作需要他画人物画。凭他的天赋、勤奋和多年



左起：宋文治、金志远、亚明、钱松岩、魏紫熙、陈达

摄于1980年



《风雪无阻》182cmx97cm 1958年

积下的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他画了不少人景并重的人物画。当时，许多人物画家并不长于画山水，但魏紫熙却不然，精妙的山水衬景使他的人物画更加生动多彩而胜人一筹。如《南京梅花山》《温课》《风雪无阻》等一系列作品，都显见其长。

作为新金陵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魏紫熙先生，1957年参加了江苏省国画院的筹建工作。1960年，画院写生团赴西北、西南访问写生，壮游二万三千里。魏紫熙和大家一道跋山涉水，写生创作，饱览造化甘霖，与山川神遇而迹化，创作了一批崭新的写生作品。后来，江苏省国画

院的“山河新貌”画展在北京展出，这批以新的感受、新的笔墨为特点的山水画，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惊讶于新金陵画派的成就。魏紫熙的《渡口》《百步云梯》《晨雾》等一系列作品无疑成为这一轰动巨响的主旋律之一。作为志在山水之间的山水画家，魏紫熙说：“我的人物画要画景是对山水画的留念，是过过画山水画的瘾。”二万三千里的壮游写生是一次观察体验山河壮丽、雄秀、幽静、深远的良机，也就是“过过瘾”吧！真情之作无意中都成为新金陵画派这座大厦的栋梁之材。

好景不长，魏紫熙也未能逃过1966年开始的十年特殊时期。积压在胸中多年的创作才思和激情，刚刚崭露头角欲待迸发，便被这场噩梦化为乌有了。他不得不束手搁笔，下去劳动。但这不能泯灭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他要描绘她、歌颂她，因为是祖国的山河哺育了他，造就了他的一切。中华大地物华天宝是永远画不尽的图卷。条件再差，他也不会放弃任何体验生活的机会，他始终以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魏紫熙自认为，真正重新致力于山水画的创作与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无论是立意、构思，还是在笔墨境界上都已成熟，独特风范随处可见。

1971年，噩梦接近尾声，魏紫熙犹如战场上负伤累累的斗士，重新握起画笔，开始了《天堑通途》的创作。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天堑第二桥，它的建成曾经倾倒过无数中外游人，更感动了无数热爱祖国山河的文人和画家。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份独特的匠心，这些作品有横幅，有竖幅，有特写，有远眺，甚至有把横跨长江十几里长的大桥竖起来画出纸外的构图。但所有这些作品，人们看了总觉得缺点什么……是的，缺的是静卧的大桥与滚滚波涛的长江一静一动的对



《天堑通途》 105.8cmx179.2cm 1973年

立统一，是大桥的气势，是万里长江的气势。大桥是一条线，长江更是一条线，这两条线如何统一，难倒了许多画坛高手。能表现好长江大桥宏伟气势的最佳构图在哪里呢？龙盘虎踞的石城钟山正是这一宏大气势的支点。魏紫熙以幕府山为近景，将云水浩渺衬以长桥，取得了成功！《天堑通途》的博大气势冲击着所有观画的人，至今仍是国内数十幅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在成功面前，魏紫熙不敢自喜。经过百张小稿探索之后，1977年他的丈六巨制《黄洋界》又问世了。全画以黄洋界纪念碑为主景，盘旋而上的公路，曲折蜿蜒，横贯全幅，连接着远处的罗霄山脉主峰。井冈山林木繁茂，山峦起伏，绝少嶙峋峭壁。他用大笔纵情挥洒，似长披麻，似长斧劈，以荷叶般的轨迹，用破笔点封顶，最后以大面积的镜面朱砂点洒在大面积的浓墨之上，似出似入，沉着浑朴。近看此画，浓墨朱砂，似不见有画，远观全图则巍巍井冈山雄伟壮丽的气氛跃然纸上。

1983年9月，年近古稀的魏紫熙身背画囊，

沐浴着秋雨，策杖第二次登黄山。他又向新的高峰攀登了。古往今来，黄山曾哺育了多少画人。在“仙人指路”石处有一条岔道，这是去“皮蓬”的路。魏紫熙1961年曾到黄山写生月余，未能到此，引为憾事，这回终于如愿。他冒雨沿石阶而上，但见雾幕微启，群峰隐现，乱石错落，流水潺潺。他走走画画，来到黄山排云亭，但见黄山云海山雨一来，迷蒙一片，只有风声和雨声；山雨一过，云翻雾腾，忽儿横穿石隙，忽儿奔腾而上，忽儿大块黑云像瀑布一样，然后又随着气流盘旋而上，正是惊心动魄的瀑布云！雨中观山，其乐无穷，其苦也深。黄宾虹雨中画蜀山，虽病卧月余，得佳稿而喜；魏紫熙探黄山真貌，惊险处画《飞澜无声》，博大雄浑，使观者为之一震。黄山是座奇伟的山，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美誉。明清以来，黄山曾造就了多少大画家，石涛、渐江、梅清等无不得益于黄山。这些画家有为之勾魂的，有为之倾神的，虽奇幻多变，却都是画其静者多，现其动者少。黄

山至美处在于云山动静对比之间。试想黄山的拔地石笋、奇松怪石、绵亘的山势，若无缥缈流动的烟云，定会觉得美中不足。但要把黄山这动静之美同现于纸上却并非易事。《飞澜无声》于无声处夺天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件丈二巨制在南京、北京等各地展出后，获得广泛好评，影响巨大。“漫将一砚梨花雨，泼湿黄山几段云。”云随笔走，魏紫熙把瀑布云画活了。自古画云，有勾有染。阔笔质写流动之云，却是前无古人。《飞澜无声》中的云、山皆质，通幅俱实却又虚，云山缥缈，满纸俱虚，不知是山在动还是云在动，画无声却似有声。魏紫熙以宏大的气势为基调画黄山的云、山，突显动、静对比之美，实为当代第一人。江山无尽，魏紫熙的探索也无尽，他以强烈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有分寸地驾驭着传统、开发着未来。当前人创造的大泼墨技法被一些潇洒画人散漫地滥用的时候，他却以来自传统而不同于传统的大泼墨法、重彩点厾法，谨慎地创作了一批诸如《大江东去》《翠色瞿塘》《汤旺河边》等大泼墨新作，难怪画界同人惊呼这批作品“异常新颖，既有气势，又有气氛”，称之为魏紫熙“晚年变法”之作。

个人风格的探索与追求是魏紫熙艺术实践中的一大课题。艺术除去流派的共性，更需要自己的个性。他以自己的中原气质为本，借鉴宋代范宽的古朴苍劲、深厚博大，间以清湘、梅清的纵横排奁、奇险秀润，以现代人的意识苦心经营，追求个性的表现，其间有困惑有突破，有苦闷也有愉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之后，魏紫熙的艺术炉火纯青，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文采风流的千年古城金陵，孕育了无数文人墨客。明末清初，这里有龚贤、樊圻、高岑、邹喆等一批生长或长期居住于此的画家，被称为“金陵画派”或“金陵八家”。无独有偶，时隔三百年后

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又聚集了一批画家。他们以“山河新貌”揭开了20世纪新金陵画派的历史。“笔墨当随时代”，新金陵画派以新的思想新的笔墨，继承传统，发展传统，打破了地域影响，震动了整个神州画坛。这是三百年前郁闷的金陵八家所不能企及的。魏紫熙为新金陵画派的开创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山水画笔墨凝重质朴，章法严谨灵活，意趣出自意匠，而不遇之偶然，心平气和，不露锋芒，然气势磅礴。细观其画，含蓄而内美，余味无穷。其画正如其人，外朴内秀，表象风平浪静，风骨却翻江倒海，有气吞山河之势，并无剑拔弩张之姿，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辉煌的民族文化。无论是外族入侵，或列强的压迫都从未改变这不朽的精神，即使是泰山压顶也勇往直前，其博大精神能包容一切，但绝不盛气凌人。

在世界绘画史上，中国画是最早成熟的画种，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山水（风景）画单独成科，亦为世界之最先。画家寄情山水，代山川而言，山水画正表露出画家心声。一幅好的山水画，能使观者思行、思望、思居、思游，这已经是古人的标准了。除此之外，时代向山水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使观者在其博大精深、气势撼人的画境中深思，感动，振奋，向上，心有所得，神为所畅，魏紫熙的画正是如此。

古今中外多少哲人先贤阐述了无数天地人间的道理，终究脱不出对立统一的哲学规律。作画岂能例外？画理千万条，能去伪存真，统一而迹化于纸素者，是为大师。大师的核心在于超群之思，非于雕凿小媚之间，能悟其道方为得道。魏紫熙深谙此理。他的画搜妙创真，情景交融，浑厚而清新，工稳而豪放，奇险归于平衡，斑斓归于统一。他笔下的山峰、长松、飞瀑、重峦叠嶂、

行云流水，多有宋元以来踪迹，但更有自己对真山真水的体验、观察、概括和提炼。黄澹、匡庐、井冈、太行，不疑而辨，幅幅紫熙之作、笔笔老魏手法。取于古人而有别于古人，师之于造化而有别于造化，妙不可言，恰在似与不似之间。纵观画史“某家山水”常常是对一代宗师的溢美之词，古而有之，今似更盛。君不见许多“某家山水”美中不足，则常在作品不耐看，笔底黄山亦匡庐，井冈亦太行，若不看款识，诸山不辨，只见某家山。个人面目虽显，却终究真妙不足。弃造物于不顾，何以得山水性情？“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古人尚有此悟，何况今人！魏紫熙正是善于将客观景物的形神与主观内心的感受和想象交相融合，凝于笔端的高手。他说：“中国画以虚实、藏露、疏密、取舍为章法，用笔墨表现形象，构成中国画特有的意境，达到情景交融，要创造这种意境美要有多方面的修养，特别是文学诗词方面的修养。”这正是他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含蓄、深沉、书卷气十足而诗韵绵绵的注脚。一画既成，首先要气势夺人，气势是作品给观者的总体印象。豪放

可得，工稳亦可得。然寓豪放于工稳之中实不易得，得之，则所得之气势势不可挡。宋代范宽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笔笔工稳却气贯古今，大气磅礴之势倾倒中外。今观中州魏紫熙的《飞澜无声》《黄洋界》等巨制，岂不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飞澜无声》一图采用的阔笔飞云画法，前所未有，山石钩斫笔笔皆质，工稳而不失豪放的笔势和节奏使画面生动壮美。全图构思、章法十分严谨，笔墨一丝不苟，奇险而平稳，的确是一幅沁人心脾的佳作。而《黄洋界》给观者的感受岂止是气势，简直是一种令人咋舌的震撼。魏紫熙独创的朱砂代墨点所形成的画面壮美境界是空前的。墨是传统的中国水墨，朱砂是传统的中国画色彩，手法是传统的中国画手法，但是它们得到了发展。在魏紫熙灵活睿智的手、脑之下产生的是当代中国画。那铺天盖地的朱砂，给人不只是浑厚苍茫的美感，还给画面带来了一种清新透明、轻松开朗的感觉。许多原来似乎对立的美，在魏紫熙的作品中却互相映发，这正是他作品最大特色之一。

70岁以后的魏紫熙又故地重游，曾数上嵩

《飞澜无声》143cm×364cm 1987年 中国美术馆藏



岳、太行，在其晚年变法的征程中迈着坚实的步伐。他完全融进了中原大山的怀抱。雄奇的太行山，群峰独立而又相互合抱，绵亘千里，极目无际。它的博大雄奇给魏紫熙的心灵以猛烈的冲击。及归行馆，放笔直扫，山川云壑都被生动地呈现楮墨之间。激情所至，一气十数稿成，《云起千峰动 泉飞万壑鸣》，太行的精神从魏紫熙的笔底迸发出来了，将魏紫熙的晚年变法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

《云起千峰动 泉飞万壑鸣》画幅丈二，却令人感到画意未尽，画外仍有千山万壑与之相连，任凭观者想象。置身此画之前，犹若在崇山峻岭之中，长松飞瀑、泉声松涛呼啸而来，群山涌动，飞云扑面，正是“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魏紫熙所列太行之威仪谁能不为之动容？古人论画云：“八尺以上无精品”，此极言大画巨制之不易。观魏紫熙的丈二巨制，何以令人观之不觉其“大”，反觉意犹未尽，令人回味无穷呢？气势所盖，丰富充实之所至也，这正是魏紫熙过人之处。他挥洒的如椽大笔饱蘸的不只是水墨丹青，更是对祖国山河的一片炽热的真情，而他表达这种真情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信手拈来的程度。对画面的整体和局部的把握，为神所驱使，绝非技所能为。白描耶？水墨耶？青绿耶？浅绛耶？无以定论。众法齐全，全随情纵。这便是魏紫熙晚年变法的基础。无法之法是为至法，法为我生，法为我用，故而他能进入这绘画的自由王国。“大画看气势，小画品味道。”

魏紫熙早已超出了前人论画的标准。《云起千峰动 泉飞万壑鸣》将大画、小画的特长尽收一画之中，无穷无尽，画中有画，画外更有画，熨帖自然怎能不令人乐而忘返。

魏紫熙是一位站在“传统巨人”肩膀上的画家，立足点高，看得就更远。晚年他似乎在追求

一种阔达奇崛的美，追求一种博大精深、厚朴明润，雄壮而又灵动的美，从章法到笔墨都可以感受到这一新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他运用大面积泼墨和重彩点缀相叠溶的手法，加上水韵墨渗，面目特新，骨法用笔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中，即使是大面积泼墨也不例外。有时常见其皴、擦、点、泼似出于一笔之中，首尾相接，层层叠加，山川草木，随笔而生，如执造化之牛耳。看魏紫熙的画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叫人心旷神怡。看魏紫熙作画则令人惊心动魄，你会随着其落笔而震撼，大气不敢出；随着其收笔而激动，兴奋不已、叹为观止。魏紫熙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画继承、探索、创新、开拓的艰难历程中勇往直前，创造着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全人类的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徐 善 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傅抱石纪念馆原馆长。

弄潮各击水 飞舟会中流

——吴敬琏、厉以宁改革理论的“量子纠缠”

III 陆 军

1945年夏，西迁到重庆、成都两地办学的金陵中学刚完成新一轮的高中录取工作，就传来了抗战胜利、日寇投降的消息。师生们归心似箭，急切盼望回到南京。在新录取的高中部学生中，有两个1930年出生于南京的少年，他们是：吴敬琏、厉以宁。

回家的路艰辛而漫长。抗战胜利，然内战又起，交通成为东返南京的巨大障碍。金陵中学的师生们等待数月以后，才开始分批从两路返回南京：一路从重庆上船，沿江而下；一路经陆路北至宝鸡，乘陇海线到徐州后，再换乘津浦线至南京。因为内战，民国政府严格管制长江客货运，川江又不能夜航，因此经水路回南京是一票难求。幸运的是，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和继父陈铭德决定将他们创办的《新民报》（《北京日报》和《新民晚报》前身）迁回南京，并顺利取得船票，“即从巴峡穿巫峡”，沿江而下了。厉以宁并无渠道拿到船票，沿陆路北上是唯一选择。其时宝成铁路尚未修建，川陕公路年久失修，于是金陵学子回家的路只能出剑门、淌渭水、过秦岭，风雨兼程。此刻，两个刚进入舞象之年的少年，从不



金陵中学钟楼，建于1888年

同的道路，向着故土的方向前进，一个备尝山行之累，一个吃尽水宿之苦，历史老人难道要以他们人生中的这一段苦难经历，成为两个少年日后不同学术之争的注脚？

“巴山轮”引出的争议：均衡与动力

1978年，安徽凤阳村18个村民以按手印方式实行分田到户，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试啼

声，引起了国内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强烈关注。然而，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的吴敬琏、厉以宁，并没有把理论研究注意力放在农村改革上，而是建构自己的改革理论体系。

1985年9月2日，一艘命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从重庆驶出，在这艘游轮上，正在召开由中国政府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参加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世行代表林重庚、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等国际知名学者与会。中方参会人员既有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童大林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刚刚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的吴敬琏，自然不能缺席“巴山轮会议”。参会的中方人员基本上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当时的厉以宁，虽然已声名鹊起，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其时厉以宁正从北大抽调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与国家计委和体改委人员研究计划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南院。而与之相望的中南海北院，则是刚刚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的办公地点。此刻的吴敬琏和厉以宁从干河沿边的同窗，到中南海内的同事，在人生步入“知天命”之年，他们共同来到了中国改革车轮启动的重要历史时刻。

“巴山轮会议”上，中外专家发出的声音是一致的：优先推出价格改革。吴敬琏主张先治理宏观环境，再启动价格改革。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詹姆斯·托宾来过中国，对中国有着长期观察和友好感情。作为凯恩斯学派大佬，托宾并没有对当前中国问题开出凯恩斯主义的药方，而是建议放慢经济速度，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尽快推动价格改革。世界银行专家林重庚提出：“搞商品经济市场，核心是价格。首先改革

价格体制。”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教授也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因为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整个经济就无法合理运转。”

然而，厉以宁却在未名湖畔发出了不同声音：反对优先推出价格政策，主张首先推出所有制改革，他建议将单一的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厉以宁说自己，“不参加外面的一些会议，因为吴敬琏跟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认为价格改革不能解决问题，价格改革只解决宏观经济均衡问题，但中国经济更紧迫的问题是激发动力而不是保持平衡，因此，所有制改革才是当务之急”。他认为“价格双轨制不要否定，有它的一定作用”。

厉以宁在1980年就提出股份制改革，源于他在北大经济系学习和工作期间，深受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氛围的熏陶。他受教于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的陈岱孙，将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赵乃抃，还有对英美经济学理论造诣深厚的罗志如。厉以宁留校后并没有直接走上讲台，而是在资料室从事《国外经济学动态》油印刊物的编辑工作，北大的《国外经济学动态》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窗口。厉以宁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潜心学习、研究和思考西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派代表加尔布雷斯，主张创新学说和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这为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作了长期的滋养和铺垫。

娜拉出走后的徘徊：计划与市场

1923年12月，鲁迅应邀来到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娜拉出走后怎样》。鲁迅似乎给易卜生这部社会剧续了下集，他断言离家出走以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

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早年的吴敬琏是一个革命青年。1948年底进入金陵大学电机系，后转入文学院的经济专业学习，在此期间因身体原因休学一段时间，正是这段时间，他读到马克思《资本论》、艾思奇《大众哲学》和联共（布）党史等进步书籍，让少年时代喜爱自然科学的吴敬琏开始对社会科学着迷，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主人翁，年轻、热情而又理智的拉赫梅托夫的新人形象，可以说是重塑了吴敬琏的生命哲学和人格范式。

1951年2月，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吴敬琏在这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训练。

吴敬琏曾回忆说：“在1957年以后的十年中，我的治学生涯是在反复矛盾的心情下度过的。”在突围的路上，他曾一度驻足于一个思想驿站，即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兰格建议运用现代计算机数据来模拟市场，建立影子价格体系，这样就把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和通过人工运算的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蛰居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长达二十年的厉以宁，他没有计划经济教条思维的束缚，却有西方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经济带来政治风险的顾虑。因此，东欧改革的兰格模式也一度受到厉以宁的青睐，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妥协和接受的中间方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位经济学人相向而行，正是在兰格这个思想驿站戏剧性地遇见。然而，历史总会有长风破浪时，时代扬弃了兰格模式以及东欧科尔奈、布鲁斯等人的改革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辅”；二是十二届三中全



演讲中的厉以宁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三是党的十四大，最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回忆，1984年7月他刚从耶鲁大学学习归来，就去东北参加发展战略研讨会，但是真正的任务却是要在三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交一份重要政策建议：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然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而市场经济则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良性协调、不同经济成分的竞争、要素市场的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因如此，吴敬琏的思想突围不会就此而止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是时代的呼喊。1991年底吴敬琏发表长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这一文一书可以说是吴敬琏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1992年4月和9月，吴敬琏两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接着，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告确立。

如果说吴敬琏为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呐喊，那么厉以宁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方法论导引。厉以宁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双覆盖”理论。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吴敬琏与厉以宁没有对抗，只有互补。

经济增长的抉择：通胀与就业

2004年春节，吴敬琏与他的学生们相聚，大家讨论的话题，当然离不开经济。有人介绍了自己执笔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如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所说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即“霍夫曼定理”。

吴敬琏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2004年4月和5月两下浙江调研。调研归来，吴敬琏于2004年7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了《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方向》的发言，并在2004年至2005年一年多时间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可以避开“霍夫曼经验定理”，实现由投资驱动转化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推动的转变。2005年11月，吴敬琏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正式出版，标志着他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所幸的是，浙江的土地并没有过多地承载重化工业发展的压力，众多的民营企业和丰腴的市场经济土壤，让“看不见的手”扭动了浙江经济的转型。今天，杭州“六小龙”惊艳出圈，互联网云端漫步，已令世界瞩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如果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世界上就多了一个经济学家。在供给需求这样一个简单却又孕育着无限复杂可能性的词汇面前，吴敬琏始终担心需求膨胀，供给不足，防止经济过热；而厉以宁则一直担心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避免经济过冷。

长期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吴敬琏，防止需求过旺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反对用凯恩斯主义扩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侧重需求侧的短期经济方法，来解决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他把供给需求两侧各分出来三个子项，即需求侧由投资、出口和消费组成，供给侧由劳动、效率和投资组成。供给与需求不同形态都是这六个子项不同组合而成。不同的供给需求状态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牙医对待不同病人只在同一颗牙上钻洞，那就没有病人了。吴敬琏认为，需求管理的重中之重是控住投资的缰绳，采用税收等宏观管理手段，同时应当实行从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因为货币数量从来都是通胀的重要推手。

厉以宁却和吴敬琏的思维不在一个频道，他关注的从来都是在经济过冷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减税和增加投资等宏观管理手段，来实现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非均衡经济状态。当我国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需要对原材料、建筑材料、燃料、动力生产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要用扩张性的财政信贷和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用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

2004年12月，厉以宁在北大一个学术论坛中公开表示，重化工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厉以宁的讲话一经流出，就被各媒体定义为新一场

“吴厉之争”。

这里厉以宁从宏观控制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谈到了人口与就业。厉以宁的核心逻辑是稳就业胜于产业升级，为了稳定就业面，可以容忍适度的通胀。

厉以宁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出版了《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等多部著作。他推崇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的观点，即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曲线说明，通货膨胀高时，失业率就低；通货膨胀低时，失业率就高，因此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的关系。政府的目标就是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保持在“临界点”以内。

吴敬琏和厉以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观点并不能简单地判定谁是谁非。当然，就业涉及经济伦理和社会稳定，大多数经济学家站在了厉以宁这一侧。

从《子夜》到《繁花》：博弈与博彩

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让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证券市场的波谲云诡，看到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实业资本在买办金融资本面前受到的挤压。一部描写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初期证券交易的电视剧《繁花》，生动展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特征。

2001 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2000 年“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晚会，该奖每年设 10 个年度人物奖，奖励在本年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首届“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获得年度人物大奖，并在两百多万选票中雄踞首位。在获奖 10 人中，吴敬琏是唯一一个以经济学家



1995 年，吴敬琏教授（左二）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开学典礼

身份获奖的，其他九位都是商界叱咤风云的企业家。

是记者的敏锐，还是吴敬琏获奖后要把对中国股市的看法一吐为快？2001 年 1 月 11 日，吴敬琏去上海开会，在飞机上遇到两位记者，谈了对股市的看法。

一个月后，以厉以宁为首的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记者恳谈会，进行公开辩论。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

厉以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倡导股份制改革，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而股份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980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抚顺红砖厂发行 280 万股股票，这是改革开放后，银行代理股票发行的最初尝试。企业股份制改革就要发行股票，于是催生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全国人大自 1992 年起开始起草中国证券法，由厉以宁任起草小组组长，经过反复讨论和审议，“证券法”草案终于在 1998 年 12 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 1999 年 7 月 1 日实行。



2008年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厉以宁教授（左）和吴敬琏教授（右）

萨缪尔森曾说过，经济学家的分歧是这个国家国民的福祉。回望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天空，经济学理论的进化，方法论的创新和学科边界的拓展，正是通过思想碰撞和交锋实现。当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荐自己”，希望李嘉图“只在私下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学术问题时，李嘉图接待了这位英国牧师，并与马尔萨斯成为终身朋友。然而，他却刻薄地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出错误。他从来没有停止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抨击。1942年，为应对德国人的持续轰炸，剑桥大学需要及时清扫屋顶上的燃烧弹，当时轮到凯恩斯在国王学院的屋顶值勤时，主张自由经济的哈耶克来到剑桥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一起躺在了屋顶上。也许上帝要聆听这两位经济学大腕的精彩辩论，这一夜，剑桥的上空没有轰炸，只有虫鸣。

斗转星移，屡变风霜。进入晚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社会公众昵称他们为“吴市场”和“厉股份”，一个侧重于宏观市场重构，一个专注于微观结构再造。他们的思想演进脉络，恰恰勾勒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美丽曲线。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与发

展，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举办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论坛主持人张维迎将两位79岁的老者吴敬琏和厉以宁请上讲台，并向他们发出提问：“改革开放三十年最让你们感觉满意的三项改革是什么？”尽管与会人员期待两位已进入晚年的学术泰斗三十年的争论，最终在和谐中结束，然而两位大佬仍然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发出了不同的回答。

几年后吴敬琏和厉以宁又一次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天恰好是厉以宁的生日，吴敬琏第一个站起来，为厉以宁送上生日祝福，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无疑为这一对金陵中学三年的校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辩友，画上了一个温情的句号。

陆 军 江苏四方文化集团董事长。

记录下他平凡的传奇

——回忆我见到的周有光先生

III 李梅香



周有光（1906—2017）

因为工作的缘故，从2010年到2017年，我多次拜访、探望过周有光先生。今将这些年来我亲见亲闻周老的故事记录下来，以此怀念周老，并提醒自己不要懒惰，不要停止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也希望能为学界研究周有光先生略添一些素材。

初 见

创作拍摄《毗陵唐氏》那年，我们几个常州人到北京采访。空余，常州电视台的刘宝提议：周有光先生是常州人，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他家离常州宾馆不远，我们去看看他，听听他对唐荆川的评价。我曾经在《常州日报》看过关于周先生的报道，印象最深刻的是报纸上大幅的婚纱照，那是他和夫人张允和女士为纪念结婚70周年拍摄的，很洋气，但是对周有光先生本人并不太了解。

也不知道怎么弄到地址的，那天上午，我们一点不费周折就扛着一堆摄像器材找到了朝阳门内大街的后拐棒胡同。这是一栋老旧的居民

楼，是国家语委的宿舍，灰灰的，没有绿化，大伙儿边找门号边寻思着：这里也住着国家级的“活宝”。一门三楼是周老家，轻敲门，圆圆脸的大眼睛保姆应声出现在门口，我们自报家门“是常州的”，她爽快地让我们进去。老先生正坐在进门左手小书房里，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他，一身白衫端坐在小书桌前看书，身材瘦小，见有来客，微笑着看过来，面色白皙红润，没有什么皱纹，明亮清澈的眼神透出慈爱，脑门光亮而宽阔，笑意中仅有的几颗牙露出来，十分可爱。

我们跟他招呼，他笑而不答，利索地拿出助听器，塞到耳朵里，哪知助听器恰巧没电了。他娴熟地取出纽扣电池，手指灵巧地打开助听器，理顺金属丝、放入电池，一边装电池一边笑着自言自语：“聋子真不好。”我们都被他逗乐了，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寿的老顽童。

书房朝北，两扇老式推窗，室内光线柔和，一顶小矮柜一张双人布沙发两个简易书架，简陋的小课桌旁几把椅子，简朴清爽。我们一点都不拘束，围坐在小课桌前，像一群小学生围在老师跟前听讲，说到欢笑处，又像孩子承欢于长辈膝前

听故事，非常自在、亲切。周老兴致很高，声音清朗爽脆，谈到任何一个话题他都自然地接上话头，并且总是精到的几句话就从现象直入本质。

记得那次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家乡常州，说起常州萝卜干，他笑了：“萝卜干很好的，常州萝卜干北京有，现在日本萝卜干也销到北京了。”我们都十分惊奇，这位百岁老人从前是学经济搞金融的，常州小萝卜干世界大经济，真是见微知著，不出门而知天下。那天，刘宝请周老写字，周老随手拿起碳素笔，在刘宝笔记本上写下：常州萝卜干。

周老给我们介绍响蛋，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听说响蛋，“响蛋营养很好的，有的人家不知道是响蛋，摇一摇，听到声音，以为是坏的，就扔了，可惜得很。”他略带江南吴地口音，言语中总带着笑声，一块白手绢一直放在手头，时不时擦擦嘴角，面如皓月清爽通透，像个活神仙。

我们很奇怪周老的眼睛怎么没有退化，不戴眼镜每天阅读大量的文字，周老又笑了：“我的眼睛患过白内障，做过手术，装了晶体，现代医疗科技大大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我们要跟周老合影，保姆赶紧拿来眼镜，周老非常配合地戴上：“保姆让我拍照一定要戴眼镜，说我的眉毛少了，戴了眼镜拍好看。”

说到明代先贤唐荆川，周老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从来不以地位和财富来评定，而是凭借他的思想和行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走时，我们把一叠厚厚的《毗陵唐氏》文稿留给了周老。

第二天，我们想想意犹未尽，又去了周老家。谁知道一进门，保姆就欢喜起来，好像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让她喜从天降。她急忙把我们让进屋子，“你们走后，爷爷很快就看完了那一沓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文章，他说里面有几个地方有错误，到处找你们的电话，可是昨天你们来，因为是常州的，高兴得忘了把你们的姓名、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周老还是坐在小课桌前，几万字的文稿他不仅在短时间内看完了，做了勘误，并且将校勘的地方打印了下来。这很让我们惊奇，我们并未在他的书房里看到电脑。

周老从身后的小柜上拎过来一只灰白底色绿花纹的缎面包裹，打开包裹结，露出一台黝黑乌亮的打字机：“这是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研究开发的，我帮助他们编制了用拼音将汉字输入的软件。研制成功后，他们就送一台打字机给我，我一直用这台打字机，很方便，但是这种打字机后来没有再生产推广，很可惜的。”周老演示给我们看，他熟练地在键盘上敲击，神情专注，打字机上有那个长长窄窄的小屏幕，看到打印的内容，旋右边的开关，打印稿就徐徐从打字机中吐出来了，我们叹为观止。周老拎起灰绿缎面方巾的四个角，在打字机上打了两个结，我们伸手想帮他，他坚持自己来，起身拎着包裹转身放置到小柜上，看样子挺沉的，周老的力气还是挺大的，全无衰老颓弱之势。

当时周老在文稿上具体修改指正了哪几个地方我如今已经忘记，周老敏捷的思维、高效的

工作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生活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常州后，我时常会想起他和他那间安静朴素的小书房，忙碌之余会让自己静下心来多看一些书，思考一些关于生命的问题。

那年是2010年，周有光先生105岁，我是第一次见到周老，第一次到他家中。那位保姆叫小徐，后来我多次到周老家中，见到了另一位叫小田的保姆，她们是姑嫂，悉心照顾周老晚年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周老说过：“我们就是一家三口。”

探 望

从北京回来后，我找了《朝闻道集》《今日花开又一年》等周老写的或者别人写周老的书来读，一本本书就像一台放映机，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深邃科学的思想、渊博宽广的学识，我见过的周老与我正在深入了解的周老在我面前生动展开。今生有缘有幸走进周老的大千世界，实在是一件有意义有趣味的事情。

1月13日是周老的生日，从2012年开始，直到2017年周老离开这个世界，每年他生日，常州市委统战部的领导都会亲赴北京为周老祝寿，前后长达6年，统战部换了三任部长，一年也没有落下过。这6年，家乡常州为周老举办过学术研讨会，资助出版过15册的《周有光文集》，抢救性拍摄了8节电视纪录片《百岁学人周有光》，修缮了先生的故居，在故居内设立了周有光图书馆，常州大学将语言学院命名为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周有光基金，周老生病后维持生命的两种食物，一种是协和医院配制的消化液，一种就是常州不断寄来的黄金村软米粉。让我们倍感惊喜的是，《百岁学人周有光》纪录片播出后，109岁的周老找到了失联60多年的亲人，他弟弟

周云樵的两个儿子专程到北京见到了自己的大伯。

其实我们从周老那里得到的更多，他的精神给予我们力量，他晚年对家乡的眷恋让人动容。许多知名学人来到常州，寻访周老故里，参加在常州举办的有关周老或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周老以他的学养和人格魅力在晚年为推动家乡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作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我亲历了6次庆生、3次探病和1次带队拍摄周老的纪录片等，每次家乡人都精心给周老准备了家乡特产、烧好的常州菜、乱针绣、寿碗、红围巾等，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周老不经意间说的话，这些原汁原味的周老语言充满智慧与豁达的心性。

2012年的1月6日，周老107岁生日前夕。常州市市长姚晓东先生、秘书长徐新民先生和省委统战部张跃部长专程赴京为先生祝寿，谈及常州对大运河遗产实施长效保护工程，周老说：“运河对于中国关系重要，因为中国河流都是东西向的，南北要通就是靠运河，中国的发达跟运河有密切关系，后来有了火车情况变了，所以运河经过常州，历史上是一个大事情啊。”

2013年1月6日，见到周老， he 先是打趣上帝把他给忘掉了，随即和大家谈道：“现在这个时代，手机改变世界，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打手机一般是国内通信，小国家的人一打就打到国外去了，对小国家影响很大。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不得了，将来还要变。”

说起常州老家的名人，他称赞：“赵元任了不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在美国工作学习时，常常去看他，请教他问题。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后来我在北

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

我们请他题字，提起笔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字都不会写了，人过了100岁就退化，自然的，我退化到小学生了，明天要进幼儿园了。”随后，认真写下“常州我的故乡”“人文荟萃青果巷”“同心文化”。每一幅字后面，他都郑重写下：周有光时年108岁，并特意留的是1月13日，那是他的生日。

2013年夏天，周老之子晓平因病手术，我们到301医院探望，晓平和我们谈起，“爸爸100岁以后我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多，我感到他对常州充满感激，经常跟来客谈起常州，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在常州度过了欢乐而难忘的童年，他的基本人格都是在常州形成的，在那里立下了一生的志向。他非常感谢常州中学给了他很深厚的中华文化和科学地观察世界的基础教育。他是快快乐乐地读完了中学，特别是读完中学后英文已经达到看、写、说和听四个方面较高的水平，他说这个很重要，使他一下子眼界就开阔了，能读的书增加了十倍百倍。凭着这个基础，爸爸考上了圣约翰大学，大学教育提升了他的科学和智慧水平，影响了他的世界观。”

那次，我们出了医院就来到后拐棒胡同，给周老带来了一只小收音机，夏日炎炎，他穿着白色的套头汗衫，言语中很担心晓平的身体，对自己却十分乐观：“我们国家是五年一规划，我现在是一年一计划，看来活到109岁是没有问题了。”

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109岁的周老是因肺部感染住院的，当时身体各项指标正常，我们在医院里给他祝寿，他告诉大家：“我已经基本痊愈，不久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们为周老播放了电视片《百岁学人周有光》的片花，周老看后，非常感谢摄制组的努力，他拱拱



周有光著作书影

手：“对家乡千万个谢都不够。”随后，亲笔题写“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以此寄语常州人民，并题写“常州广播电视台越办越好”。

2015年1月4日，在后拐棒胡同家中，大家向周老介绍了纪录片《百岁学人周有光》的同名书籍和位于青果巷周老故居的“周有光图书馆”。周老非常高兴，他不断拱手，谦虚地说：“谢谢你们，不敢当，中国有句古话叫‘痴长’，我是糊里糊涂活到110岁，身体还是很好的，脑筋还没有完全坏，只是记忆力差一点，手退化了，不能写字了，真是麻烦事情。”随后，周老为书稿题下五个大字：明天会更好！当说起1月6日即将成立的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周老说：“英文不仅是英国的语言，是国际性的，不懂英文是不行的。”周老感谢家乡人来看他，“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现在火车快了，高铁是个进步。”看到烹制好的几道家乡菜，周老动情地说：“我不是年纪太大，我一定要到常州去。”

两天后，周老受聘为当天成立的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终身名誉院长，他在北京家中寄语常州大学：“常州有大学我是很高兴的。我想可以试一试教授治学的方法。教授治学不可怕，

可以成立教授委员会,它是权威的。我想这样子,这个大学发展得会快一点。提高学校声名有许多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请世界各国名人来演讲,蔡元培胡适办大学的时候用这个办法挺好的。他们用这些方法与外面多联络,不能关门办大学。我们学校内部要思想开放,这样学校的发展就快了。”

2015年4月28日,我们去协和医院看望周老,他面目清朗,神色安详。我请他为常州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讲几句话,他说:“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常州大学要好好办,可以办得很好。同样,中国可以发展得很好,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条件很好。”他笑得很开心,不断地向我们拱手致意,说自己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还有点咳嗽。他说:“我非常想回到常州去,高铁很好,坐高铁回去没有问题。”

2015年周老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痛彻心扉的事情,他唯一的儿子晓平因病去世,多年父子成兄弟,如同抽去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大家都瞒着他,他心里明镜似的,如常生活起居,然而夜半之时,保姆听到周老房内传来嚤嚤哀泣声。

2016年的第一天,我在微信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我最不能忘记、最要祝福的是一位常州人,他成功跨过111岁的门槛,创造了新的纪录。上帝真的把他忘记了,他也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挚爱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然而,即便整个世界丢下了他,他依然深爱着这个世界,并以百十一高龄思考着祖国、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这年1月7日,市委书记阎立在张跃部长陪同下专程赴京看望周老,看到家乡来人,周老非常高兴,他谦虚而风趣地说:“111岁等于1岁,一事无成,很可惜的111岁。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大家给周老戴上寓意吉祥福气的

红围巾,当看到惟妙惟肖的家乡传统手工艺品剪纸作品,周老连连赞叹,“很好、很好!”

当谈到刚刚成立一周年的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时,周老寄语常州学子:“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好,再下一代更更好。”

2016年3月7日,王成斌部长赴京看望周老,周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看到家乡来人,他非常高兴,笑着用拇指示意表示欢迎、感谢和祝福。谈到当前正在召开的“两会”,周老说,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中国经济要走上正轨还需要努力。谈到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周老称赞:“孙中山了不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很有道理,值得纪念。”聊到手机,周老笑了,手机普及,现在没有秘密了。新闻业发达,要瞒一件事几乎不可能。周老现在每天看报纸和电视新闻,他告诉大家,常看《纽约时报》,问及美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家的有关问题,他都有十分精到的分析。谈及中国的青年一代,周老认为,“中国的青年人中明白人很多,他们都很很有思想,非常了解国际形势。”当听到家乡人是坐了四五个小时的高铁从常州来到北京,他爽朗地说:“我希望能回去看看。”

当天,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经济发展,并再一次说起响蛋、萝卜干,周老和大家谈笑风生,也带着我们俯仰古今、视通万里。

这一年周老已经很少写字,他欣然题写:常州人周有光。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周老题字。

告 别

当2017年元旦到来的时候,看到朋友发来的周老近照,眼神空洞,我心中伤感,在给周老朋友的留言中写道:周老顽强地跨过112岁的门槛,他返璞归真了,回到了婴儿时代,不讲话,

一直睡觉。我们只有祝福他，让他按自己内心的需要，自在地睡觉。112年漫长而短暂的人生呐，他累了，他在慢慢回归。这个世界渐渐与他无关了。他的表情是如此超然于世外。令人心酸。

1月6日，韩九云部长专程来到周老家中看望先生，得知周老年前生病住院，刚回到家中休养不久，现在极少讲话，基本上在睡觉，两位保姆日夜照顾他。

那天，知道家乡来人，周老强打精神坐了起来。我悄悄走进卧室，这是我第一次在周老的卧室看到周老，他坐在床沿边，白衬衫外面罩着烟灰的旧羊毛衫，衣领处塞着一块洁白的手帕，身后围着一圈被子，这是细心的保姆让他有个依靠。床很矮，我蹲下来，周老双目微闭，神色困倦，双手平放在大腿上，这是双写文章打字的书生的手，没有112岁老人的青筋凸出，也不是嶙峋的枯瘦。以往来看他时，他这双白皙修长的手不是在握笔就是在打字，或是在翻动书卷，要不就是抓着白手绢擦擦眼角或嘴角，非常灵活，如今这双手如此平顺地摆放在腿上，不再能做任何事情。

我轻轻碰了碰他的手，他的手是无力的，我叫他：爷爷、爷爷。他没有动，由于没有戴助听器，他也不讲话，微微睁开眼又闭上，似有一丝痛苦划过，我知道，他还是想睡觉。保姆小徐说，爷爷好几天不讲话了，一连两整天地睡觉。他的那双手让我有了不祥的预兆，可是，我多么希望经过一个冬季的蓄精养锐，在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又能回到小书房的书桌前和朋友们谈笑风生。

后来，韩部长在周老家人的陪同下走进周老的卧室，在床边的小凳上坐下，跟他说：“周老，我代表家乡人民看您来了。”见面不过几分钟时间，看到周老很虚弱，大家就轻轻退出了卧室。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老。

7天后是周老的生日，我和许多家乡的朋友在青果巷旧居参加周有光基金发放和捐赠仪式。1月14日中午，这是平常的一个周六，毫无征兆，我在图书馆平静地借书，突然接到无数电话和微信：周老已于当日凌晨三点多远行了。

他走得波澜不惊，像他生前所言“死亡就是一秒钟的事情”。他选在过完生日的那个黎明，在孕育新生命的冬日，回到自然的怀抱。

他走了，他的思想之光却照亮了现实的世界。

回想起这7年来的点点滴滴，想起与周老交谈时的美好时光，恍若他就坐在对面，就在他那间9平方米的温暖书房里，正眯眼微笑着。

2024年

李梅香 常州市侨办副主任。

一个人与一个剧种的传奇： 记“锡剧王子”周东亮

III 龙海秋



在江苏戏曲艺术的星空中，“锡剧王子”周东亮无疑是最璀璨的星辰之一。这位兼具古典气质与现代魅力的表演艺术家，以其清俊挺拔的扮相、高亢醇厚的嗓音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为锡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初识周东亮，是在昆曲艺术家孔爱萍的引荐下。茶香氤氲中，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艺术家谈吐不凡，语速轻快却不失沉稳。他对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对艺术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对振兴传统戏曲的坚定信念，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谈及锡剧发展时，他眼中闪烁的光芒，让人真切感受到一位艺术家的赤子之心。

十方庵里诞生的艺术生命

周东亮的生命起点颇具传奇色彩。早期父母新婚时居无定所，后来住进了江阴市南门的十方庵。就是在这座古朴的庵堂里，父母度过了三年

时光，并在这里孕育了他。可以说，十方庵不仅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温暖，更孕育了日后照亮锡剧舞台的艺术生命。八岁那年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周东亮的人生轨迹。当时他在过浮桥时习惯性往后一靠，不慎从10米高处坠入河中，当场昏迷。这次意外让他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星期，出院后仍长期体虚。心疼儿子的父亲特意为他请来武术老师，从此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习武生涯。

这十年间，周东亮先后研习了八卦掌、形意拳、少林五形拳等传统武术。日复一日的站桩、走架、对练，不仅让他重获健康体魄，更磨炼出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这些武术功底为他日后在戏曲舞台上展现的矫健身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塑造了他刚柔并济的艺术气质。

源于梦想走上从艺之路

对周东亮来说，对锡剧真挚的爱，源于他的



周东亮剧照

父亲。他的父亲周林华是江阴市锡剧团颇有名气的锡剧演员，爱戏成痴。本来，老人家认为自己吃了一辈子唱戏的苦，不想让儿子跟着吃这份苦，坚决不同意周东亮去考戏校，没想到儿子后来还是与戏曲结缘，考上了省戏校。

1989年，周东亮戏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锡剧团，成了一名锡剧演员。从戏校学子到省锡的青年演员——他找到了事业发展的立足点。

当时虽然正是戏曲低迷的时候，但团里“任人唯才”的机制，他被推到舞台中央。为给锡剧的未来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一些老演员想方设法为青年演员架桥铺路，让新一代锡剧人得到全方位的锻炼，作为青年演员他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此时，刚进入省团的周东亮便迎来《玲珑女》的排演机遇，饰演赵云卿一角。由于角色与自身气质高度契合，加之戏校功底的扎实积淀，他在塑造人物时进展颇为顺利。无论是唱腔的拿捏还是身段的演绎，皆与角色特质深度融合，该剧的

成功演出不仅为他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更让他在舞台上收获了自信。自此，他从初出茅庐的新人逐步迈向成熟，在艺术道路上愈发沉稳笃定。

守正创新的艺术探索

周东亮的艺术成就，源于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大胆的创新精神。作为“彬彬腔”传人周林华之子，他在声腔艺术上既完整继承了父亲“腔高气足、送字远、旋律美”的演唱精髓，又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进行创造性发展，形成了高音清越、低音浑厚的独特声腔体系。

在表演艺术上，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王汉清处学得细腻传神的表情艺术，从王小坤处继承干净利落的武打工架，从周树林处领悟刚柔并济的身段韵律。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使他最终形成了“文戏武唱、武戏文演”的独特风格。

最具突破性的是他对传统程式的创新演绎。在经典剧目《珍珠塔》“跌雪”中,他巧妙融入现代舞蹈语汇,将原本程式化的扑跌动作升华为富有诗意的舞台语言。这种创新不是简单的形式拼贴,而是基于对戏曲美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使传统程式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凭借在《珍珠塔》中的出色表演,他荣获了“曹禺戏剧奖优秀表演奖”、第十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十届文华表演奖。通过这个戏,周东亮完成了他艺术道路上的蝶变。

专家评价其艺术特色时指出:“周派表演既保持传统锡剧的程式规范,又在节奏处理、情感表达上独具匠心,形成‘规范中见自由、程式里显个性’的独特风格。”这种守正创新的艺术理念,正是周东亮对锡剧艺术最宝贵的贡献。

跨界融合的艺术视野

作为剧种领军人,周东亮始终致力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他坚持市场化运作,在上海演出《草民天子》时立下“不赠一票”的铁规,最终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与紫砂艺术的跨界合作——《紫砂梦》不仅在宜兴引发观演热潮,更在北京获得专家“有民族魂”的高度评价。

与同乡画家徐惠君的相遇,进一步拓展了周东亮的艺术视野。当他站在那幅气势磅礴的黄河画作前时,两个艺术家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共鸣。这种跨界交流,让周东亮对舞台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结语

从八岁落水的懵懂少年,到锡剧艺术的领军



《紫砂梦》剧照

人物,周东亮用四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戏曲在当代发展的无限可能——既要有“春蚕吐丝”般的传承耐心,更要有“惊涛拍岸”般的创新勇气。正如他在《大风歌》中的精彩演绎:那嗓音里既有昆山玉碎的清越,又具老龙吟月的浑厚,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中,奏响了锡剧艺术的时代强音。

龙海秋 曾任《南京日报》专刊部负责人,《周末报》《金陵瞭望》副总编辑。

池老的雨花石情结

III 胡剑明



《中国雨花石图典》书影

剑明敬挽池老先生：

雨花遗韵，赏石凝情，诗瓢有记缘无尽；

德泽留芳，澄怀乐道，意境无穷信有灵。

池老（1932—2025），尊名池澄。甲辰农历除夕在家中仙逝，享年93岁。他退休前，是《新华日报》记者，我那时是报社特约通讯员，得与先生相识30多年，因为他名字好记，人缘好又热心，所以，我一直就尊他“池老”。

池老经历丰富，是南京文化名人，作家，诗人，收藏家，赏石家，这都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池老爱收藏，最有盛名的是收藏雨花石，南京人称雨花石为“南京最美名片”，而池老也因此被尊为“南京鉴赏雨花石大家”。

池老当记者时，就写诗、写诗评，报刊上经常可读到。后来在他的雨花石专著中，又多有欣赏。他的诗是从传统中走来的，以情写实，有古韵又多新意，给过我许多启迪。记得有一次，我因单位“工作任务”，写了一篇较长的通讯报道，为了增加一点文气，就在文尾写了几句诗，他看后说，文章可以，诗嘛，可以改得通俗些，没有读者会在看报纸时去查词典。诗，是一个人内心

深处的感悟，如果没有感悟，不要硬写，就算写得再华丽，也显得虚无且无根。——这段话，我至今不敢忘。

池老一生钟爱雨花石，他口袋里经常装着自己得意的小彩石，遇到同好就拿出来给你“科普”一番，告诉你，这是什么奇石，呈现的是什么形象，或是江南一景，或是山高水长，或动物或人物……总能启发你的艺术想象力。他曾在江苏省作家协会驻会有年，在收藏鉴赏的同时，对雨花石文化进行研究，写出“历史性”的《雨花石谱》，在南京出版社出版。他当年签名送给我一本，拜读后，我相信，这是中国第一部雨花石专著。

后来，池老在1984年就在南京创办了全国第一家“雨花石协会”，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他召集并团结了老南京一批爱石之人，利用业余时间，共同交流、研究、鉴赏，不仅提高了会员的审美情趣，也在南京乃至全国，形成了一个“雨

花石文化圈”。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选出精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过《天赐瑰宝雨花石展》，还第一次上了央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以池老个人收藏的三百多枚雨花石，摄制成纪录片《雨花石趣话》发行。值得一说的是，从那时起，《南京日报》《金陵晚报》都有了名为“雨花石”的文艺副刊，和江苏的文学杂志《雨花》相得益彰。

有一次，池老在与我谈到雨花石时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时间在不断筛选你身边的人和事，不会有人永远陪你。但是，石不能言最可人，它能陪你一生，走向永远。还说，一个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能浅尝辄止，爱就要坚持，爱到痴迷，石头也能开出花来。的确也是，他后来出版的书和见诸报刊的诗文，都印证了他的爱。可以说，他以执着的爱和渊博的学识，为南京“文学之都”开启了“雨花石赏读”的新篇章。

关于雨花石，最初，是池老从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雨花石，考证出雨花石已有六千年的观赏史。他说，中国雨花石，主要指南京雨花石。其石形体纤小，完璞端圆，不仅有“一拳一握之中，蕴千岩万壑之秀”的神奇，更有“天成幻出，令人思议不及”的魅力。

在举世林林总总的观赏石中，雨花石的观赏史最为悠久，那些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及其美丽诗意的石名，无不显示其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据“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记述，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工作是1955年至1958年分四次完成的。该遗址分为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三个文化层，各层的遗址中遗物均相当丰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76粒花石子。“发掘报告”中写道：“花石子，76粒，都是自然砾石，但这些石子不产于遗址所在的鼓楼岗一带，而是产于南京南郊雨花台



池澄先生（左）与作者合影

一带，质地多为玉髓，出土物中不乏色彩斑斓、花纹绚丽者，显系当时人有意识地在他地采集而来，其用途可供玩赏，有的出自死者口中，也许具某些原始宗教意义……”

池老告诉我，据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先生回忆，他曾多次细致观赏这些“花石子”，与现今刚从矿区出产的雨花石不完全一样，它非常光润，显示了北阴阳营先民们长期盘玩后所出现的“包浆”。话中所指产地，是南京南郊雨花台一带，当然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尔后，有研究者认为，在76粒花石子中，有部分来自江北六合等地，亦有可能。之后，更有人研究得出新论，北阴阳营遗址距今六千年时，地近江边，江中也产石，先民们所获之石，也许就在北阴阳营遗址附近。报告中将76粒奇珍称“花石子”，而不称“雨花石”，是报告编撰者严谨的态度，因为“雨花石”的定名是在宋元以后的事，洪荒时代并无“雨花石”之名。

生活于北阴阳营的先民，采集完璞自然之美石，直接作观赏之用，观赏石的原始雏形才在东

方地平线上诞生。池老说，北阴阳营的76粒花石子谱写了“雨花石文化”“观赏石文化”的开篇，开“观赏石文化”之先河，它无可匹敌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那些年，我在多次陪池老去城南雨花台市场、清凉山、六合等处选购雨花石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选石”的知识。雨花石有“粗石”和“细石”之分，这些花石子玲珑可爱，均为玛瑙质与玉髓质的细石，粒径在3至5厘米之间，其质、色、纹、形与现在出产及人们赏玩的雨花石无异。池老说，北阴阳营人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雨花石也和现在一样，并非俯拾即是，而是必须经过艰辛挖掘，沙里淘石，石中选珍，也要有一双慧眼，方可得到这为数众多、色彩斑斓的花石子。可见，当时寻觅美丽石子已是先民们一种强烈的追求。

从北阴阳营文化起，悠悠石文化之文脉，屡见于史书，历代延绵不绝。如《诗经》、六朝的诗文、梁武帝时云光说法“天赐雨花”的神话传说、盛唐的公主嫁物、宋代苏轼的宏论、明代文人的雅趣、清代孔尚任的“咏石史诗”中都有雨花石的影子。近代的“石坛三杰”：许问石、张轮远、王猩囚，也是赏石先贤。正是由于史料的记载，雨花石在六千年的观赏石文化史中，才得以留下奇幻绚丽的情影。

在世界各国的灿烂文化中，早期的人类活动无不与石头有关。池老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埃及在距今4700年前的第四王朝就建成了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用30余万块巨石砌成。尔后，又建成了世界闻名的斯芬克斯雕像。希腊古文化的造型艺术，以石雕最具特色，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的廊柱举世闻名，而雅典的石雕神像更加享有盛誉。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石文化史中独树一帜。我国不仅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制作生产和生活用具、饰物、神物的玉石文化，还有先民尊崇古朴不琢不雕、观赏自然的观赏石文化。

“盘互长干有绝径，并包佳丽入江亭”之句，而“雨花石”名，则由于“雨花台”名的出现引出了一行诗，堪比是一枝红荷出水，显露了雨花石名的最早雏形。《元至正金陵新志》称雨花石为“雨花台石”，并述及：“朱希真《猎较集》有以金陵小石种菖蒲诗云，雨花台上五色石。”从雨花台上五色石，即“雨花台石”这一美丽石名的凝练，经过了近四百年的岁月，在明末出现了著名散文家张岱写的一篇《雨花石铭》：

大父收藏雨花石，自余祖、余叔及余积三代，而得十三枚，奇形怪状，不可思议……

大致，雨花石名至明末已经定型并广为使用了。

雨花石是观赏石中体积最小者，明代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赞其“小有奇趣”。奇趣何在？池老找出一些古籍说，你看古人的咏赞就可了然。想必他们也和我们今天一样，每得一妙石，也心喜它的诸色备足，奇润可爱。元代郝径的《江石子记》写道：

每得一石则如获物外之宝，濯之以清泉，薰之以尘烟，置之于盘盂之内，而簸弄于明月之下，方为热中……

文中所云“诸色备足”一语，是雨花石的魅力之一，雨花石丰富的色彩，为它石所不及。明代孙国救《灵岩石说》也对此有描述：

灵岩山之西涧，名玛瑙涧……内有文石，雨后流露，然玉质天章，色不啻五，或一石专以一色擅美，或一

石备美众色，多作云霞、星日、峰树、山藻之状，天成幻出，思议不及。

雨花石曾名“灵岩石”，因其盛产于江北六合灵岩山。孙国敕文中的“玉质天章”“天成幻出”为赞赏雨花石之名句。到了明代，姜二酉《灵岩石记》道：

缤纷璀璨，发缕丝萦。其色白如霏雪，紫若蒸霞，绿映远山之黛，黑回瀚海之波，黄琮可荐于虞烟，赤文曾藏于禹穴。更有天成鱼鸟竹石暨大士高僧，如镜含影，自成文采。

文中描绘色彩之笔墨，令人神往。“如镜含影，自成文采”也为状石传神之笔。

池老在拜读先贤的赏石美文之余，常为“雨花石”的神秘而不能自己。他曾在《花雨缤纷录》中写道：

雨花石质为石之本，纹为石之魂，形为石之体，色为石之神。雨花石具有透明、半透明、不透明的三种质地，具有色谱中所有的色彩，具有不可名状的玄幻纹理……这三个“具有”，相互渲染，相互渗透，相互糅杂，相互挑逗，于是，“天成幻出”的奇迹发生了。

如果用石迷的一句话说，就是：世上有的，雨花石中已经有了；世上还没有的，雨花石上早已有了。

宋代欧阳修说：“万象皆从石中出。”象中生“幻”。苏东坡在《后怪石供》中论石有句：“夫幻，何适而不可？”令人惊奇的是，雨花石无象不包，无色不显，无景不呈，无物不存。或造景有层次，状物有神情；或似像非像，似是而非；或幻境迷离，抽象莫名；或有世之所有，或显世之所无，引君进入一个神奇的天然艺术世界。江苏当代作家艾煊先生赞美雨花石是“天然的艺

术，艺术的天然”，可谓经典名言。

池老是诗人，他惊叹于雨花石的美妙神奇，曾以诗论石，写七律一首：

纤小玲珑百代身，纹玄色幻质晶莹。

娲皇掷瑰填天阙，蠡子含丹落地门。

万簇青峰藏异璞，一江春水荡精英。

毕生痴觅仁人见，佛度黎鸿石有名。

池老在研究过程中，还从《尚书》中找到记载雨花石的文字；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云光说法，天赐花雨”的记载；他曾论证《红楼梦》（《石头记》）里贾宝玉“通灵宝玉”的原型就是雨花石……

2010年，池老已近八秩，年老体弱，但他对弘扬雨花石文化，总怀有一种使命感，他坚持“要为雨花石文化再创佳绩”。他在著名摄影家汤先锋^[1]先生的协助下，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工作，从全国各地选送的2万多枚雨花石藏品中，挑选和拍摄了八千余枚，又从中选出1200枚精品，编印成《中国雨花石图典》（上、中、下三册），这是弥足珍贵的精品集粹。全书近两千页，一石一页，气象生动。每一块石头都配一首诗，书中千余首诗，均为池老的原创；其中每一段精彩点评都很专业，也很有诗意。池老说，妙石得配史诗。为此，南京八秩诗家王德安先生评曰：“诗文本天成，妙手必得之”。池老编著的这套大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涵盖面广，它是雨花石艺术宝库中的富矿，是中华赏石文化、诗词艺术的优秀读物，是池老聚一生耕耘，呕心沥血之作，更是“石头城”南京的“美丽的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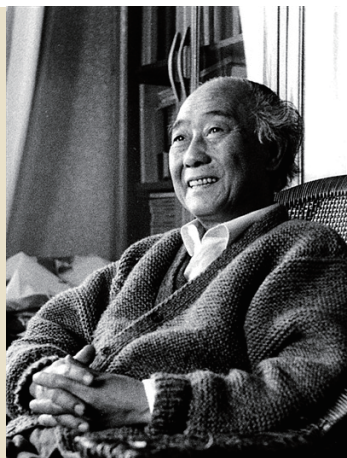
[1] 汤先锋：从军20年，转业后任《南京晨报》摄影部主任。出版有《汤先锋沙漠探险摄影艺术作品集》《注入生命的丑石》，于2014年去世。他生前与池澄先生合作编著的《中国雨花石图典》（上、中、下），成为二位先生的绝唱。

胡剑明 江苏省作协会员、《博古画报》主编。

文中半是家乡水（外一篇）

——汪曾祺与法国汉学家居里安述略

III 金实秋



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与居里安是在美国相识的。汪曾祺1987年9月应安格尔、聂华苓之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居里安得知这一信息，赶到波士顿与汪曾祺见了面，并进行了交谈。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汪曾祺在给夫人施松卿的信中高兴地“汇报”了这件事。他写道：

在波士顿遇到法国的一位 Annie 女士。此人即从法国由朱德熙的一位亲戚介绍，翻译我小说的人。她（和她的丈夫）本已购好到另一地方（我记不住外国地名）的飞机票，听说我来波士顿，特别延迟了行期。Annie 会说中文，甚能达意。她很欣赏《受戒》《晚饭花》，很想翻译。我说《受戒》很难翻，她说“可以翻”。她想把《受戒》《晚饭花》及另一组小说（好像是《小说三篇》）作为一本。我说太薄了。她说“可以”。法国小说都不太厚。Annie 很可爱。一个外国人能欣赏我的作品，说“很美”，我很感谢她。她为我推迟了行期，可惜我们只谈了半个

钟点还不到。Annie 很漂亮。我说我们不在法国，不在中国相见，而在美国相见，真是“有缘”。

这位居里安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近代现代中国研究研究员，对中国当代文学尤为关注。她翻译过陆文夫、韩少功、李锐的小说，评价过苏童、余华的作品，与张炜、史铁生、何士光、潘年英等作家亦有交谊，但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汪曾祺。

2015年11月20日下午，在一艘长江游轮上，她接受了腾讯文化记者的采访。面对记者的提问，她侃侃而谈，直言相告。

居里安告诉记者，她翻译的第一个中国作家就是汪曾祺。她说：“我特别喜欢他小说中的文化氛围。他描写20世纪80年代的眼光，使用了20世纪40年代的民间文化资料，给我很多启发。”“我非常喜欢他的审美态度。他恢复了一些传统，让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发现几十年前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性。”“他的语言朴实、深刻、很简洁、很美，让人感动。”面对长江风光，居里安赞叹地说：“汪曾祺也画画。今天我坐在船上，真的感觉是在看一幅打开的中国卷轴山水画。汪

曾祺的文学也像画一样，即视性很强。他擅长写短篇，在很短的篇幅中虚实结合。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喜欢他。”

她在论及汪曾祺的作品时深刻地指出：“汪曾祺最早尝试文学语言的非权力化，最早致力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命题。”这两个“最早”，别具慧眼，颇见卓识，可谓是“最早”阐发了汪曾祺小说的时代特质和历史价值。这两个“最早”，正是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重大贡献。为此，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居里安是对汪曾祺理解最深的汉学家。

汪曾祺对在美国与居里安的“有缘”印象甚深，他曾在1988年写的《自报家门》和1991年写的《我的家乡》中都提到了那次见面，并反复提到居里安对他作品中“充满了水的感觉”的评论的赞许。

汪曾祺说，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

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自报家门》）

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在文中一开头就从居里安说起——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行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

高邮湖



汪曾祺再三说起居里安关于“水意”的论述，这殊为少见。正如他的公子汪朗所言，“爸爸对于评论他的文章，一向都不是很在意，认为能够搔到痒处的不多。知道有写他的文章，他也会拿过来翻翻，一般看完就拉倒，好话坏话都不太往心里去，除非真能说出点道道来。”居里安对他小说的品评，显然是说出“道道”了。

汪曾祺与居里安在美国第一次见面后，还有过几次接触。1988年9月，《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召开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居里安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她撰写的《笔下浸透了诗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被收入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1989年1月，居里安翻译的法文版《岁寒三友》出版，该书收入了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居里安给汪曾祺寄了样书。1994年6月，汪曾祺与居里安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李锐。1996年7月，居里安致信汪曾祺，并给汪先生寄去了“出版授权书”，希望汪老同意在法国出版他的小说集。同时，向汪老简要说明了此书为何拖至两年未能发表的原因。此信的译本原件放大后，被置放于高邮汪曾祺纪念馆中，引起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大中学生们的好奇与关注。

据汪曾祺妹婿金家渝说，汪先生告诉过他，居里安曾提议在高邮湖畔建一个像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那样的场所，就以汪老命名，每年邀请一些作家住在这里，进行写作、交流，她来出资（聂华苓也向汪老说过），但汪老都拒绝了。

1994年6月14日，汪先生应邀到江苏省戏剧学校讲学，我拿了刚出版不久的《汪曾祺文集》（陆建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请他题词，也许是又想起了高邮、想起了居里安，他略一沉吟，提笔在小说卷的扉页上写了七个字：

文中半是家乡水。

因扬州曲艺结下的文学缘 ——汪曾祺与丹麦汉学家易德波谈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汪曾祺曾与丹麦的女汉学家易德波有过交往，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易德波，原名易伯克·卡尔达娜，易德波是她的中文名。她1945年出生于丹麦的利波市，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时即攻读中国文学，并撰写了学术论文《扬州语言音乐和古代隋唐广韵的比较》。1980年、1984年曾先后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1986年11月3日至6日，她与汪曾祺都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讨论会期间，易德波认识了汪曾祺，并与汪曾祺就扬州评话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为支持帮助易德波的学术研究，汪曾祺向易德波介绍了陈午楼和陈汝衡。

陈午楼是汪曾祺的老朋友。当年汪曾祺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用邓友梅的话说“是老舍、赵树理的大管家”；也正如黄永玉所言，“汪曾祺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他与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有广泛的联系，陈午楼就是其中之一。陈午楼与扬州曲艺艺人颇有交谊，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扬州评话的研究较为深入，所以汪曾祺向易德波介绍了陈午楼。上海的讨论会结束后不久，易德波便专程去了扬州，并在扬州停留了一个星期，不知什么缘故，她没有见到陈午楼。1989年，她第二次赴扬，这次在古城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她与陈午楼见了面，还在陈午楼的陪同、帮助下，走访了十多位扬州曲艺艺人，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无数次骑自行车的身影。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易德波竟然到扬州达十七八次之多，其间还到访过汪曾祺的家乡高邮。

在陈午楼等扬州文化学者和曲艺艺人的帮助支持下，易德波陆续编著出版了《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说唱文学》（与陈午楼合著，又作《中国说唱与陈汝衡》）、《扬州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扬州评话探讨》等多部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是有史以来西方学者对扬州曲艺和口头文化作出的最深入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她还持续四次邀请扬州评话艺人去西方演出，为在世界艺坛传播扬州曲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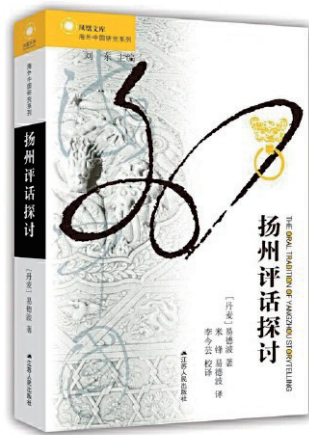
易德波没有忘记汪曾祺、陈午楼及扬州曲艺艺人给予她的扶助，她在《扬州评话探讨》的“前言”中有两段话，由衷地表达了她的感恩之心和缅怀之情。她说：

某一次的巧遇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早在1986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对我提到了扬州陈午楼教授的名字。（而与陈教授的见面，却是三年之后的事……）

在扬州艺人的环境里，我得到的友情和支援是我从来都不能想象的。把毕生精力献给扬州评话研究的陈午楼先生，毫无保留地用其所知来支援我的研究，并且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我。

汪曾祺还向易德波介绍了陈汝衡。陈汝衡其时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所撰之《说书史话》《宋代说书史》《陈汝衡曲艺文选》等，为曲艺界的重要著作。易德波与陈汝衡当有所接触，但时间不长，因陈教授1989年就去世了。陈午楼与陈汝衡既是同乡，又有同好，交流较多，交谊颇深。易德波与陈午楼合作所写的《中国说唱和陈汝衡》一书，不仅具有学术性，还有一定的纪念性。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



易德波著作书影

有汪曾祺于1990年3月19日给陈午楼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8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见到易德波女士，她向我询问有关扬州评话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一个挪威人（应为丹麦人——作者注）有意研究扬州的评话，很有意思，就向她介绍了陈汝老和你。想不到她后来当真跑到扬州找到了你。洋人治学，大都很有钻劲。不过外国人谈中国事终是隔了一层，她能否写出比较有分量的文字，我有些存疑。

现在看来，“很有钻劲”是说准了，至于“有些存疑”，若汪先生地下有知，可回眸一笑，完全消除矣！

现在有必要补说一下杜海了。在着手写这篇短文前，我特地与杜海通了电话。因为，汪曾祺写给陈午楼的那封信的原件，是陈午楼委托杜海转交捐赠给高邮汪曾祺纪念馆的。

杜海是我的老朋友，曾任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任职期间，曾多次接待过易德波，还陪她采访过不少扬州艺人。易德波与杜海闲谈时曾说到

过汪曾祺，易德波说她在认识汪曾祺之前，就看过汪先生参与编辑的《说说唱唱》。在上海是第一次见面，她对汪先生印象很深，说他喜欢眯起眼睛看人，笑嘻嘻的，是一位和善可亲的老人。

说到陈午楼，杜海话更多了。陈午楼在扬州职大任教时，杜海是他的学生。陈老师很喜欢这位尊师长、重情义、又喜好扬州曲艺与文学创作的年轻学子，他们持续了几十年的师生之谊。所以，陈午楼才在病危之际，把捐赠汪曾祺信一事郑重地嘱托给杜海去了此心愿。杜海听陈午楼说过，他与汪曾祺是老朋友，汪曾祺编《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时，就与其有联系，还向他约过稿子、通过信，交流商讨过有关扬州方言、扬州曲艺方面的学术问题。陈午楼很尊重汪先生，与杜海闲聊时若提起汪曾祺，总是那么真切，那么亲近。

易德波也与韦明铤几次谈及汪曾祺。韦明铤是知名的扬州文化学者，对扬州文史研究甚深、著述颇丰，被誉为扬州文化的守望者。他对易德波的扬州曲艺研究多有支持，易德波请教相关问题或求助相关资料，韦明铤总是尽其所能，易德波很是感动，以至在广陵书社所出版的《说书：扬州评话的口传艺术》后记中，她也要标明：“韦明铤为本书策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路。”易德波曾告诉韦明铤，她见过汪先生，对汪曾祺的作品有兴趣，对高邮也有兴趣。他们在谈及高邮到扬州的运河小轮船上卖唱的扬州曲艺艺人时，韦明铤告诉易德波，汪曾祺小说《露水》写的就是旧时小轮船上唱扬州清曲艺人在船上的卖唱生涯。易德波还问过韦明铤，汪曾祺有没有写过评话；韦明铤说没有正面写过，但在小说《皮凤山揎房子》中，一开头就写了一大段扬州评话《清风闸》中的皮五辣子皮凤山。韦明铤还陪同易德波到高邮去采访扬州评话名家康重华，他们在汪

先生的家乡转了转，走到古城南门老街时，韦明铤指着路旁的一幢两层小楼调侃说：“武松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就是这样。”易德波会意地笑了。易德波对扬州评话的痴情，达到非常的程度。她到扬州来过很多次，韦明铤亲眼看到她从一个金发女郎变成了亚麻头发的驼背老太。其间到高邮的次数，肯定不止一次。

在易德波的“前言”中，她还提到了李荣。她说，“早在做此专案的初期，我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荣教授，并与他进行过讨论，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向我推荐了一些扬州方言学方面罕见的书籍”。这位李教授，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挚友；李荣、朱德熙和汪曾祺三人是亲如兄弟的知心知音的“铁哥们”。李荣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等研究方面有优异成果和极大贡献。易德波虽未提及访问李荣为汪曾祺所介绍，但我揣度极有可能是汪先生之书面引荐或口头提及，因为，汪曾祺不但熟知李荣其人其学，且他又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老头儿”，虽目前尚无证据，但亦非我凭空臆想，且留此存照，以备待考耳！

金实秋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汪曾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秘书长等。

有感于我的外国学生受聘为国内大学博导

III 顾明道



曹伯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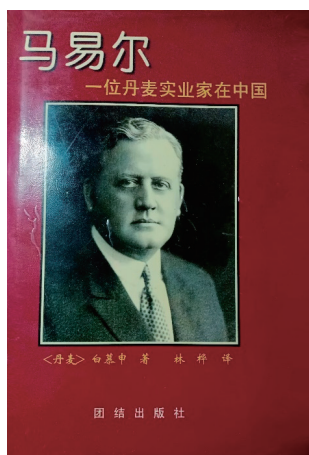
“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于2024年10月底在北京举行。在五十余位“特邀外籍嘉宾”名单中，有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曹伯义（卡斯顿，Carsten Boyer）。会议期间，曹伯义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并给我发来了聘任仪式的照片。名单上曹伯义的身份是“大使级总领事（退

役）”和“哥本哈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也就是说作为一名退休外交官，还在从事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帮助商界人士“既学中文，又了解中国”。这个讯息让我甚感欣慰，甚至有一种情理之中的意外之喜。“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和曹伯义相识交往五十载，他在中国也生活了二十年，从一个爱好中华文化的西方青年成长为致力于构建中外合作桥梁的实践者和贡献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中西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事业传承发扬的一个生动例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交流的工具。我是国家派往丹麦的首位中文教师，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和了解中国的渴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一辈的西方汉学家比较偏重于我国深邃悠远的古典哲学和诗词，年轻一代则在此基础上尤为关注现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并勇于实践探索。当曹伯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辗转在南京找到我时，我已调离工作的高校，他也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中国项目，经常深入我国的边远地区和基层考察调研。每次见



聘任仪式（左二为曹伯义，2024年10月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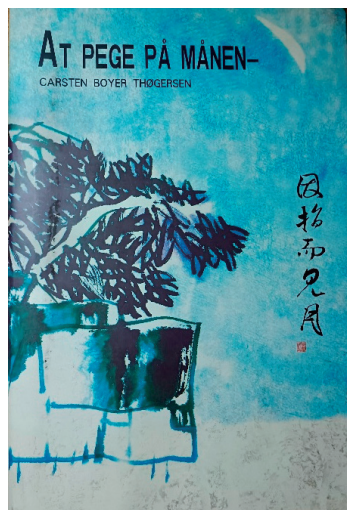
《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书影

面，他总能告诉我一些新的观感和体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曹伯义进入丹麦外交部，而我从驻美外交机构回国后一直在地方外事部门工作。曹伯义的外交生涯全部在我国，曾在驻华使馆任经济参赞，又先后在广州、上海任总领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次日清早曹伯义就匆匆来我住地，说忙，只能短暂看望，交谈也随意和亲切，告别时郑重地把丹麦大使托他转赠的著作《马易尔——一个丹麦实业家在中国》送到我手上，扉页上白慕申大使在题签中称我是“丹麦的老朋友”。马易尔是白慕申大使的外祖父，他领导的上海慎昌洋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我国兴办实业，建造工厂和铁路桥梁，从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白慕申大使在向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国书时，江主席主动提到慎昌洋行，充分肯定了马易尔家族为丹中友好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几年后，曹伯义利用出差的机会来南京时又送给我一本书，这次是他自己的著作，书名用的是佛教禅语《因指而见月》，反映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中国的经历和认知上的变化。曹伯义对我说，这期间他跑遍了中国大陆的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城市到乡村，

从官方到民间，亲身经历了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发生的深刻变革。这两本丹麦友人的著作，都蕴含着浓浓的中国情愫，如果说白慕申大使的著作是老一代丹麦人战乱时期在中国艰苦创业的历史记录，曹伯义的著作则是新一代丹麦人伴随着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共同成长的现实写照。其实，自从1731年第一艘丹麦商船抵达广州，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屡经波澜曲折，但中外文明的交融始终绵延前行，而且有了新的传承。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曹伯义年已古稀，当年的金发小伙已满头银发，但依然壮心不已，常年奔波于丹中两国之间，他说明年（2025年）已经确定的来华交流活动就有三次。他告诉我目前正在对自己的著作《因指而见月》进行扩充“修订”，篇幅从原来的350页增至500页，时间跨度也将进一步“延伸”，从东亚学院的学生时代一直到从外交部退休后继续从事“汉学”研究的当下。同时，他给我传来了一篇题为《书写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三位中国作家》的学术论文，好几年前就曾给我看过的英文稿终于“十年磨一剑”，这



《因指而见月》书影

次是在世界汉学研究期刊上正式发表的电子版。他指的“三位中国作家”分别是清朝官员陈季同（1851—1907）、晚清官员辜鸿铭（1857—1928）和现代作家林语堂（1895—1976），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直接用外语写作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历史，其中尤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均先有英文原作，后有中译本）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为西方人士对东方文明及其价值的理解打开了一扇明亮的门窗。论文从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一文化现象并进行评述，认为他们“思想开明，平易近人”的“跨文化对话”有利于克服国际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障碍。尽管林语堂之后杰出的“跨文化”人才涌现有点冷清，但还是绵延不断，特别是随着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熟练掌握外语的国人和精通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而且经常有机会聚首论道（先进的科技为交往提供了方便，但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共同价值。曹伯义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对我国具有丰富的阅历和

广泛的认知，同时又在沿着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隧道探幽索微，并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从现实中探索历史的渊源，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答案。“博导”不是一般的荣誉称号，是荣耀更是责任，需要有丰厚的学术素养和文化积淀。曹伯义深知这一点，坚持身体力行，相信他在和中国学子进行“跨文化对话”时，定能谈笑自如，共享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和交融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顾明道 曾在国内外高校执教多年、在驻美总领事馆任参赞，曾在江苏省文化、教育、外事部门任职。



1984年曹伯义（左一）来南京

好友苏南

III 邓海南

苏南去世五天了，用范泓的话来说，很不习惯。是啊，我们好友之间已经习惯了有苏南，而往后的生活中则没有苏南了！我说的好友苏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他是我的好友；第二层是给苏南下一个定义：他天生就是可以当好友的那种人。看看他去世后许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所写的悼念文字，就知道这个定义所言不虚。有的人和他并不熟络，也视他为好友，比如和我只有一面之缘的黄小初，和苏南也不过两三次见面而已，却以好友视之。他在朋友圈上有好几天看不到苏南发圈了，便来问我苏南怎么没动静了？我告诉他苏南已因病失明，不能发圈了，他非常挂念难过，嘱我一定要带问候给他！因为苏南不愿让朋友们去看望病中的他。苏南离去后，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小初，他马上就表示要送花圈以致哀情，若不是人在四川，我想他一定会来告别仪式上再见苏南一面的。

我与苏南以诗结友，已有四十多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江苏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青年诗人，又是《南京日报》的诗歌编辑，身边有一群青年诗人朋友是一点也不奇怪

的，那时常在一起喝酒谈诗的除苏南外还有范泓等。有一次一位北京诗友来南京，我提议组织一个诗社，取名为太阳风，但以诗社的名义也仅仅是聚会了一次，以后都成朋友聚会，不再是所谓诗社的活动了，因为我们都是散淡之人，没有利用诗社互相吹捧沽名钓誉之意。诗社的活动仅一次就结束了，但朋友之间的来往却从未断过，最后在南京始终保持密友关系的，只剩下我和苏南、范泓三人。

苏南为人诚恳豁达，又多才多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家住在珠江路杨家胡同82号，因地处城中，家里又没有老人同住，于是苏南家就成了我们朋友间的联络站和根据地。那时我半出于关心，半想搞点好玩的事，在报上为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回信地址就落了杨家胡同82号。那时我每天没有事就跑到苏南家去拆信看信，最后选中一位让我那位同学成就婚事。虽然征来的婚姻结果并不完美，一两年后他们就离掉了，但那一堆来信却成了我的创作素材，几年后写成了我到前线话剧团后上演的第一个戏《征婚启事》。剧中男一号和男二号的名字，

我借用了苏南儿子的名字苏影和任洪儿子的名字任然。我家搬到前线卫岗大院后，因为苏南已搬离了杨家胡同，我家便成了我们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站。《征婚启事》排练的时候，苏南、范泓没事时爱和我一起泡在排练厅看排戏，和团里的演员和导演编剧等都成了朋友。

我和苏南不仅是诗友，还是画友。苏南虽不是画家，却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和鉴赏力。而我则仅有鉴赏力，完全没有美术功底，纯粹乱画一气。对于我的“乱画”，苏南从来都给予鼓励，以至于后来我在他的策展之下，居然成了一个半吊子的野路子画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偶尔乱涂几笔油画；苏南有时也画画，我一直珍藏着的他的一幅油画小品，就是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的，色彩和笔触很有些味道，远胜于我的涂鸦。有一次北京的朋友送了我一幅画家蔡容画的《圆明园》，半写实半抽象，油画笔触很新颖，有很多用画刀的点刮效果。苏南很喜欢，也模仿着画了一幅很大的油画，挂在他杨家胡同82号的家里。后来他成了媒体人，我成了编剧，忙正事多了，就都不怎么画画了。但是有一次苏南展现出的美术功底，让我大为惊讶——

那是1988年，我在金陵诗歌节上搞了一个个人作品朗诵演唱会。演出的会标是苏南设计，由苏南、范泓和我三个人手工制作而成，又骑着三轮车拉到演出场地挂起来的。我的朗诵会一共演出了三场，第一场在我工作过的江苏省歌剧院排练厅。那个排练厅是一个小剧场，空间不大，有一个会标就够了。第二场演出是在南京大学礼堂，南大礼堂舞台的台口很高，只在舞台后面的天幕上挂一个会标，感觉单调空旷了些。南大学生会的李芸建议在舞台上框上挂一个大横幅来和会标相呼应，效果就会好得多。那时已是下午，离晚上演出只有两三个小时了，上哪里去搞

大横幅呢？只见苏南不慌不忙地对李芸说：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些大张的白纸和广告色来？李芸说那简单啊，一会儿就拿来了一些一米见方的大张白纸和广告色。只见苏南把大张白纸在地上一字排开，然后用大排笔蘸了蓝色的广告色，并不打稿，就在白纸上信手涂抹起来。等他把一溜白纸涂抹完毕，没有涂上蓝色的空白赫然形成了这样一排大字：“邓海南作品朗诵演唱会”。把大纸片别在一长条红布上，大横幅就此产生，非常美观大气！我还真不知道苏南的这一手美术字功夫是怎样练成的，竟能如此出手不凡！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的身份从诗人转变为剧作家，我的每一个戏，苏南都是忠实观众和评论者，并在他所编的报纸上，把我的戏剧作品介绍给读者。此后苏南的身份也从一个报人变成了一个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出品了百集文献纪录片《金陵文脉》和二十多集的《金陵吟》这样的优秀电视节目。其间也把我写的组诗《龙生九子》拍成了视频节目。此后的00年代和10年代，我们之间的联系有时密些，有时疏些，但始终是知心知意知根知底的朋友。我或他遇到一些不太顺的问题，也会互相通个消息，看看能否互相帮着一起解决。但是三年前他得了肺癌，却居然对我不提一字，只是在手术和化疗后恢复到接近常态时，才告诉了我们这样很亲近的朋友，才重新和我们见面言欢。

苏南是一个性情豁达、喜烟好酒之人。但是在病后康复期间，却严格地遵从医嘱，烟酒都不沾了。他不再喝酒，却不愿让朋友们知道他已是一个与酒绝交之人，虽然自己只能以茶代酒，却每每在朋友圈上发出与朋友们的饭局上好酒好菜的照片，表示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快乐酒仙，自嘲曰搞搞虚假繁荣！在手术后康复的这两年中，他在珠江路某大厦的十九楼上的工作

室，便成了各路朋友的聚会之地。他在长三角美术网上推出和介绍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画家的作品，其中有一个野路子的新晋画家，那就是我。

说起我从一个作家到半个画家的转型，虽然有各种原因，但苏南的欣赏、鼓励和支持，却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一天家里画框用完了，便随意用油画颜料在宣纸上涂抹，乱涂了两张，拍了照用微信发给苏南看着玩，谁知他大加鼓励，说独具一格！还有两位画家朋友也给予了热情鼓励，于是我干脆就在宣纸上画起了油画。一年之内画了几十幅，发给苏南看，他先是选了三十幅在长三角美术网上为我做了一个《我涂鸦——油画画在宣纸上》的小专辑。2024年4月，他又亲自操持策划，为我办了一个《写得累了，画着玩玩》的画展，并且特意要我把我写的书、发表我作品的杂志、我的戏剧诗歌作品的演出说明书，还有我的手稿等等文献和画作一同展出，这样既丰富了展品，也展示了我从一个作家向画家转型的过程。布展过程依然像当年为我办个人作品朗诵会那样，由我和苏南、范泓三个老朋友加上我弟弟自己动手布置。因为苏南病后的身体毕竟不比当年，我只要他坐镇在那里，不动手，只动口，指导一下就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气色精神都很好。在我的画展办完之后，他紧接着又为北京来的朋友陈远在十九楼举办了一个名为《日常书写》的书法沙龙展和新书签赠活动。好几拨朋友在那里相聚、相谈、相饮，大家不亦乐乎。

但是万万想不到，到了六月下旬，他发现左眼视力有些模糊，左腿走路也有点不得劲，老友任洪建议他去查一查，谁知一查，竟是癌症转移到脑部和脊椎了。但他精神依然洒脱，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应对之。六月二十三日，一位老友请了一个饭局，除我和范泓外，都是苏南



苏南

办长三角美术网后来往密切的几位画家朋友。那天苏南照常赴宴，他是从医院前来，说下午还做检查，所以吃到一半时拱手离席先走一步，但神态心境看着都还挺好。朋友们虽然担忧，但都觉得他会渡过难关。再见苏南时，他说腰部和脑部都要做放疗。两组放疗做完之后的半个月里，我去十九楼看他，他依然神态自若地与我饮茶谈天，只是人比以前消瘦了。我陪他回家时，他走路的速度也比从前慢了，但视力有所恢复。那时我和他都相信，这次治疗会和他两年前的手术一样成功，经过恢复，他还会像原来一样潇洒自如地坐镇十九楼，办长三角美术网，并为朋友们刻印策展。

谁知道进入八月之后，他的状况却急转直下，视力日渐模糊，直至失明。开始还可以扶着墙顽强地行走，后来却连行走也不能了。在还能看得见时，为怕朋友惦记，他每天都在朋友圈上发文字发照片，就像他不能喝酒了依然发那些喝酒的场面那样。那时我正在临写他送给我的一本汉简字帖《神鸟图》，他认为以我的性格，若要写



苏南在作者的画展上

毛笔字就应该临《神鸟传》那样洒脱不羁的字体。以前我一直没有好好临过，那天临了一张，在朋友圈上晒着玩时，竟然被苏南的一位新朋友王修白看了喜欢，说像探戈，要索那幅字。于是我来了兴趣，把临习的字发给他看，并说《神鸟传》的帖印得不是很清晰。我不过随便说说，苏南却马上就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高清的《神鸟传》图谱。但是谁能想到，这竟是苏南在眼睛失明之前，给我发来的最后的微信！

再以后，我和他通话，他已气息不济，声音喑哑，说自己很好，不要朋友前去看他。他虽这样说，但几十年的老友病成这样，哪能不去看呢！但是去看一次，就见人瘦一圈，说话气息也更弱一分，以至于到后来气息完全冲不动声带，发不出声音了，实在让人心忧心焦，却又帮不上一点忙！

十月六日，我和范泓到家里去看他，他气虚体弱，人瘦得脱了形，但精神依然安静平和。当天夜里，情况不好，第二天不得被送进了454医院。不知是不是因为放疗和靶向药的副作用，病程后期的苏南已完全不能进食，只是在将生命消耗到最后时光了。终于，在十月十五号，我和范

泓两位老友，握着他的手，和他的家人一起看着他的生命平静地离去了。这时候离他的七十周岁生日，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多友的好人，老天为何不肯多给他一些时间呢！

但是，从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度上讲，如果绝症已不可逆转，安然离去其实比在病痛中煎熬为好。我和范泓，悲痛中的一点安慰，是苏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有我们两位老友相伴在侧。我们虽然能比苏南多活若干年，但当我们生命临终之时，还会有像苏南这样几十年的老友在身旁握着我们的手送我们远行吗？

苏南已经离去，但他的朋友圈还在我的手机中，我会继续保留着，因为那里面还留着他的情谊和生命的信息！

2024年

邓海南 剧作家、诗人，曾任南京市作协副主席。

“文字匠”：姜克强

III 徐廷华

人们常形容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这一比喻犹如形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样，那么受人尊敬。

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审姜克强，就是这样一位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的资深老编辑。他圆脸、微胖、中等个、头发稀疏、皮肤白皙，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显现出他的文人气。他那笑口常开的模样总让人想起“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小我四岁。在当编辑之前，他先是在军营里当了几年兵，复员时分配到江苏新华印刷厂工作。不久，被厂里百里挑一推荐到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中文系深造，农民的儿子成了带工资的大学生。毕业后姜克强又回到原单位。因肚里有点墨水，分配当“七二一”工大教员兼“毛选”印制质量校对员，做起了文化人的事。他很勤奋，隔三差五地会在报刊上发表些应景之作，颇有点名气。1980年调江苏人民出版社，一晃30多个年头。2011年夏天碰到他，他乐呵呵地跟我说：“老了，年底前要办退休。”

我和他是以文会友相识的，初识的日子他还

在新华印刷厂工作。他是江苏靖江人，住印刷厂顶层的简陋单身宿舍，尚未成家。我和他一样，也是单身汉，共同的爱好，使我们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许是职业的关系，又深造过，他的知识面比我广，视野也开阔，说话风趣幽默，也很健谈，不到尽兴是不会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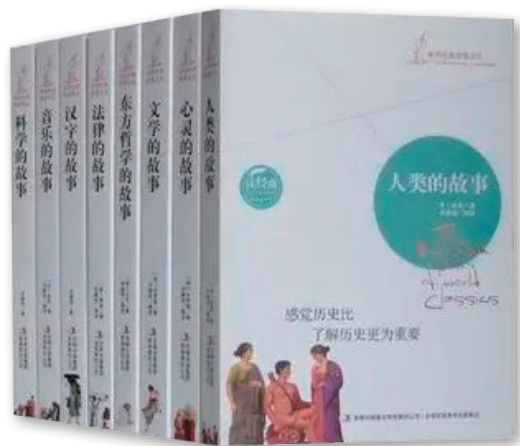
冬天的时候，外面雪花飘舞，我们相约买了几个熟菜，围炉小酌，那情景大有白居易笔下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古意。生活，在这一刻是那么的温暖甜美。逢上夏天，我去时，他有时一人在大楼顶层平台上洗冷水浴。那时条件差，宿舍也没什么空调、卫生间等设施。待他弄停当了，从屋里搬来两把竹椅到平台，泡上两杯茶，一人一把折扇，就神吹起来。天上布满星星，月光如水一样轻泻，放眼远眺，一切都笼罩在静谧的朦胧中，城市有了夜的风情，有了夜的韵致，尽管是那么的炎热难耐。

姜克强起先写小小说，后来致力于捣弄起寓言，他的不少寓言作品散见在各大报刊上。寓言虽短，写好却不易。鲁迅、郭沫若、冯雪峰、严

文井、艾青等大家，都有寓言佳作。姜克强在大学时代哲学书看得多，精读过《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乃至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等小说，故而他常能从生活中挖掘出新东西，找出新寓意，写得较有深度，没有那种“浅”的感觉。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寓言集锦》上收录了他的两篇寓言，这可算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两篇。其中《蝉的仕途史》留给我的印象最深，讽刺做官不为民办事的官僚，入木三分。

1978年，姜克强被借调到江苏科技出版社帮忙，1980年初他正式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参加农村文化月刊《垦春泥》的筹创工作，自此一干就是12年。他进出版社没有一点关系，纯属工作需要。因为新华印刷厂与省出版社隶属一个系统，编辑编好书稿，交由印刷厂付印，他常与社里的编辑打交道、有联系。负责筹创农村文化月刊的老编辑张慕林先生正在物色一个帮手，就问姜克强：“愿不愿意干农村读物的编辑？”那时也看不出到出版社与工厂有啥不同，他当时在厂里工作也很“自在”，深得领导器重。在科技出版社一段时间，觉得该社的专业与他所学的距离较大，也没想过留下来，这回听说办农村文化读物，就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根就在农村，没问题，可以干。”就这样，张慕林就把他推荐给了社领导，很快一纸调令到了厂里。姜克强说：“那时既没向张老师送一点礼，也没请张老师吃一顿饭。社会风气纯洁得像溪流的水，清澈见底。”张老师的人品在姜克强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姜克强每每提到张慕林，总说：“张老师是出版社元老级编辑，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职业的楷模、终生的老师。”

姜克强当时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编辑、记者。1981年《垦春泥》创刊，他常出差去省



姜克强编辑的书

内农村各文化馆组稿。几年下来杂志办得风生水起，颇有影响，杂志的发行量扶摇直上，最高时达一百多万份。我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过些小品。后来他被调到了人民社的政治理论编辑室，专门编辑审读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等社会科学理论图书，与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及社会各层面的作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由他策划并组织编写的《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获中国图书奖，由他承担的“中国农村文库”江苏部分的四本书，他是责任编辑，出版后，获省政府颁发的“农村文库先进工作者”奖。年近花甲之年，为了提高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他又到文化教育编辑室工作了几年。后又在审读室工作，依然是为他人作嫁衣。遇到聚会，有人问他从事的职业，他笑着说：“匠人，文字匠。”怎是“匠人”呢？他解释说：“都是修修补补嘛，与缝衣匠、修鞋匠差不多。”

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约他，说是买几样熟菜，一同去看望已退休多年的他的恩师、老编辑张慕林先生（我和他也相识），在他家中一起聚



姜克强办公照

聚叙叙。他在电话里笑了：“你老兄还是那个老观念，现在都什么时代啦，要与时俱进，下午你过来，什么都别买，晚上我做东，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几年没见，还是那爽快的性格。

在约好的时间，他早早地在出版社楼下等我。进入办公区，里面安静极了，办公桌之间都是一格一格围起来的，走近才看到，一个个低头在电脑上编辑文字。他领我到他的座位上，冒出一句：“这是我的猪圈，就这么大的活动范围。”我被他的幽默感染，差点笑出声来。

谈话间，他递上一张名片，我扫眼一看，说：“可以嘛，现在是大编审了！相当于大学的正教授。”

“没什么了不起，多年媳妇熬成婆，是用时间换来的。”这回我真笑出来了，连坐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的女编辑也抿嘴笑着。别看他说得轻描淡写，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呢？职称评定中，学历、论文、著作、业绩，差一样都上不了这个层次，我是有体会的，我被他话语中蕴藏的幽默

和哲理所吸引。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姜克强，几十年一心扑在文字中，为人作嫁衣，很少忙于写自己的东西。他的儿子在他的调教下，也子承父业，凭借自己的实力考进了江苏人民出版社。这件“嫁衣”是他做得最满意的，一如当年的那两篇寓言。他跟我说：“我只是给他把把关，路是他自己走的，师傅领进门，修身靠自己。”

一晃，走过古稀之年的姜克强，即便退休十多年了，生命依然精彩，他常给一些重大选题的出版出些点子。让他没想到的是，前几年，社里还转交给他一个省政府颁发的“精神文明工程奖”的奖牌，他惊喜之余哈哈一笑：“身外之物。”

生姜还是老的辣。我想起40多年前，我们初识时，电话中他自报家门时，那“生姜的姜、姜太公钓鱼的姜”的爽朗笑声还仿佛在耳边。看来情感的记忆要比理性的记忆要持久得多了。

徐廷华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学协会会员。

一本值得媒体人关注学习的类工具书

III 周跃敏

我极少给别人的著作写序。但拿到这本书的样稿电子版，自感耳目一新——这种专著选题、这种实操传授、这种案例精选、这种实证论述，在以前的新闻教科书和媒体业界传技书中，都是少见的。比如，涉及记者暗访的著述，大约近20年来就没有出过，所以稀罕。无论从新闻业务还是从政治站位看，它的出版都具有一定意义，于是欣然动笔力荐之——

媒体承载着社会责任，这是19世纪中叶起就引起关注、后来逐渐在全世界新闻传播界形成广泛共识了的。随着媒体介质的进化和记者编辑队伍的庞大，加上移动互联时代更多的UGC（用户生成内容，即用户原创内容）作者加入新闻报道，媒体社会责任就更加彰显、更加沉重、更加需要强化了。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沟通情况、传播知识、刊播广告等权限，传媒人必须认清自己肩负的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任、道德责任、保障权益责任等。记者编辑在履职履责过程中，应当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个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同时，也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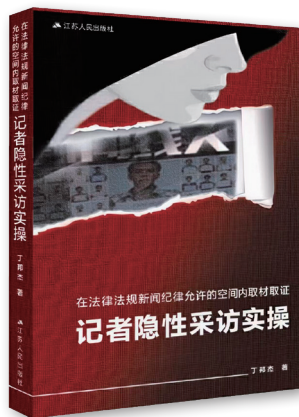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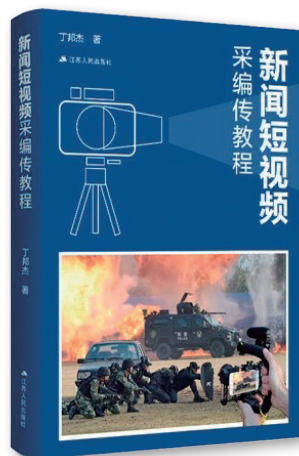
住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映多的问题，要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惑，引导心理预期，推动改进工作”。它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脉相承的，在马恩有关媒体社会责任的经典语录中，就有著名的“报刊使命说”，明确舆论监督是报刊捍卫公众利益与生俱来的天职。我们各级党委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始终支持媒体行使正当舆论监督权，而且从未禁止过记者暗访。

中国新闻奖2021年、2022年获奖作品中，有26篇暗访作品获得一、二等奖。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都名列其中。如《人民日报》的《长江禁渔，为何还有禁而不停的现象》《湖心岛咋就被“全垦”成这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香港暴力升级现场追踪报道》、新华社的《每斤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谁是“天价岩茶”幕后推手？》《“全民拍”》等，都在全国甚至海外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获得第32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揭露“抽血验子”的黑色

利益链》、《证券时报》的《900亿“专网通信”骗局：神秘人操刀13家上市公司卷入》等作品，看了令人触目惊心。这些通过记者隐性采访所获得的新闻素材及报道效果，是更多主流正面报道的一个映衬和补充，而且是主流舆论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实践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的楷模。他三次就《新京报》记者陈杰关于腾格里沙漠地下水污染问题的暗访报道作出重要批示，最终解决了那里的环保问题。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提出40多项整改意见，所有污染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整改，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改为旅游发展规划。这一系列报道的宣传效果是：整个腾格里沙漠恢复到它最好的状态。这样的报道恰恰贯彻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论坛》：2020 [01]）

解决了对记者暗访报道的认识，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规范管理、谨慎使用、制度约束、安全操作等一系列问题。多少年来，新闻媒体由于缺乏系统指导，也无一本类教科书可以学习参照，总是在摸索中前行，尝试后完善，教训里吸取。为此许多年轻记者付出了惨重代价，老马失足也时有所闻。《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兰成长暗访暴露，被黑煤矿主打死。《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机场暗访，被示威者非法拘禁殴打。《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某暗访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警方刑拘。南京女记者暗访盗车团伙参与“行窃”，遭到司法追究。这些更是暗访中不当操作所铸成的职业悔恨……它正警示我们，记者暗访是把双刃剑，稍有闪失或使用不当，就有可能伤到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自己。我想，这正是丁邦杰这



此著被评为“江苏省‘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丁邦杰著作书影

本专著出版的意义之一。该著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记者暗访的三大前提条件：公开身份无法获得、暗访对象违法犯罪、棘手情况亟待捕捉。这三条一般还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且，记者没有司法豁免权，暗访不能超越法律界限。用它可以清晰规范媒体使用暗访监督报道的“出手”选择基本原则。不仅如此，该著更有条理缕析的记者七种暗访手段介绍：旁观记录型、体验感受型、声东击西型、猎取获得型、寻机捕捉型、卧底彻查型、混合交替型。这是在新闻学院课堂和媒体内部培训中，都难以获得的新闻业务真经。学好了可以长足提高我们的记者编辑猎取报道

素材的水平，更可以减少可能遭到的不法伤害。

这本专著更有价值之处，在于它立足于政治站位的高度，对与记者暗访有法律关联、新闻纪律关联、风险处置关联、万一侵权如何善后的关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书中都逐一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合理解析。作为一个媒体业内行家，他当然不是用生硬的宣法教育和管理腔调，对记者编辑气指颐使说三道四，而是循循善诱地讲述。甚至对在媒体内部如何请示汇报批准程序，如何说服领导等，都有一整套传授。我们可以在其篇章架构字里行间，既看到规范行为的严肃，又看到热心帮助的善意，还看到传道授业的认真。它对于党和国家管理好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单位内部制度化约束暗访行为、记者自己有效使用这类特殊手段，都十分有益。像这种实战实用实惠的媒体新闻业务专著，还是太少了！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在主流媒体包括新媒体，以及广大UGC作者中，会受到广泛欢迎。管理部门也可以从中受到专业启发，在制定相关政策策略时，引为参照。

我和著者丁邦杰相识多年，在《扬子晚报》当副总编时每天研究市场竞争对手的报纸，我就经常会看到他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后来他调到《南京日报》《江苏商报》《金陵晚报》，曾经4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这在一个区域化媒体中，是极不容易、出类拔萃的。我俩还同一年获得了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的荣誉，他的高级记者职称面试，也是我主持通过的，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再后来我到《新华日报》和江苏省记者协会任职，得知他受邀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现改名南京传媒学院）做了专任教授。新闻江湖之外再得音讯，是邦杰兄又创佳绩，写作出版了《新闻纷争处置方略》《时评要领》《新闻短视频采编传教程》《企业危机公关中的媒体攻略》《秉笔写春

秋》等八部专著。其中有几本已经被国内一些著名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列为教材。江苏是媒体大省文化大省，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的数量与影响力，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新闻单位记者队伍和UGC报道者的规模数量也够得上庞大，每天生产的新闻作品多如牛毛。可是，像他这样能将丰富的从业经验与新闻理论相结合研究并出丰富成果的老记，很难找出几个。高产，对于记者的新闻报道可能并不十分艰难，但对于新闻学专著的多部出版发行，就是一件特别难以企及的峰值目标。听说，他经常受邀去全国各地大学、媒体、企业去讲座讲课，我作为他曾经的同道和省级记协负责人，真心感到荣光。

值此《记者隐性采访实操》即将面世之际，写下如上肯定褒扬的话语，最后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记者暗访“刀用多了就钝”，过度使用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应该将记者的这一特殊采集报道素材的方法，留给那些值得和应当使用的特殊报道。而且，所有暗访都必须将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

是为序。

周跃敏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曾任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社长、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等职。

历史记忆的脆弱与坚韧

III 李风宇

田野调查滥觞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这一深入实地、直面研究对象的方法，于二十世纪初崛起为社会研究的核心路径之一。费孝通教授，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在国际上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典范。随后，此方法广泛渗透至社会科学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范式。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田野”的内涵也愈发丰富多样，任何能够摆脱书斋局限，深入研究对象生活情境的研究探索，均可纳入“田野”实践的范畴。

《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纪念碑下》）是一部以历史伤痕为经纬、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肖振才与顾茂富深入南京 24 处遇难同胞丛葬地，结合权威调研与幸存者口述，以纪念碑为线索，重新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南京大屠杀悲怆图景。例如，江东门丛葬地纪念碑上刻印着斑斑血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将已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

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之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截至 2021 年 12 月，共有 24 座纪念碑，这些碑分别位于南京的多个地点，如草鞋峡、下关电厂、汤山、西岗头等。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深刻唤醒。

书中采用“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成功跨越了传统史料的束缚，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作者耗时两年，沿着日军侵略南京的足迹，遍访江宁、栖霞直至雨花台、下关，精心探寻 24 处纪念碑，通过档案文献与实地踏勘的双重验证，细腻重现了南京大屠杀在城乡各处的惨烈场景。这种以“纪念碑”为切入点的独特视角，不仅追溯了地理空间的变迁，更深刻地缝合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本书作者肖振才与顾茂富两位先生选择了一条鲜为人知的“田野”之路，用一张张实景照

片打开《纪念碑下》叙事的胶片,投影在 1937 年至 1938 年的至暗时空,沿着寻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墓碑这条主线,进行探索和描述。这种调查具有解释性和研究性的特征,调查点聚焦放在了“纪念碑”上,显然,这件事颇费时间和心力,因为时间久远,实地探访和史料的对应,这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也是必要的环节。人们通过图片直观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而“纪念碑”上的铭文与地下冤屈的亡灵安息地,总能让人们的视觉上有沉重感、压抑感。作者从“牢记历史”责任感出发,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至暗一页,将那些大量的、特定的细节重新组成一个个全新的清晰图景,提出尝试性的理论解释,通过“纪念碑”这个“田野点”,来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与战争的残酷,以警示人们“不忘国耻”“珍爱和平”。

田野调查离不开人和事件,历史事件发生久远,现场早已褪去斑痕,本书作者之一肖振才早在 2006 年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情况调查。2006 年 3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统一领导,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课题名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国家重大课题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也可以称之为抗日战争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的课题。调查工作过去多年,沧海桑田,有些纪念碑、纪念地几经变更,幸存者和见证者逐年减少。《纪念碑下》作为南京市 2019 年文化建设工作目标的重点项目,两位作者不辞辛苦,肩负着“留住历史”和“警示未来”的责任感,开始历经两年的实地探访和田野调查。《纪念碑下》一叶知秋。村民、守墓者、见证者的回忆,就像一片片树叶,构建起一棵布满血泪的悲情树,与历史记载相对应。



《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书影

《纪念碑下》以南京现存 24 座遇难同胞纪念碑（馆）为线索,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将冰冷的石碑转化为鲜活的集体记忆载体。这些纪念碑散落在城市各处,如湖山、西岗头、草鞋峡、江东门等,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记忆的锚点。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许多丛葬地已演变为繁华街区或公园,纪念碑的存在与周边环境的割裂,折射出历史记忆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脆弱性。

本书通过翔实的档案数据、幸存者口述、加害者证词,重构了纪念碑背后的血腥历史。例如,江宁区湖山村村民自发集资建碑,纪念 64 名被日军屠杀的村民;下关电厂工人纪念碑的守护者邓成翠数十年如一日祭扫,以行动对抗遗忘。这些细节揭示了记忆的坚韧——它既依赖于物理符号,更需要人的主动传承。

记忆的脆弱性首先源于时间的侵蚀。书中提到,大屠杀幸存者逐渐离世,口述史料的抢救迫在眉睫。其次,空间变迁模糊了历史痕迹:上新河丛葬地变为滨江公园,马群战场成为科技园区,物理场景的消逝使后人难以直观感受历史之痛。

更严峻的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否认暴行，试图篡改历史叙事。作者指出，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便是以铁证回击这种扭曲，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如掩埋尸体数量、日军暴行细节）形成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2014年，《雨花》编辑部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为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出版一期专刊——《不可磨灭的记忆》，用它来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笔者时任《雨花》编辑部主编，特邀肖振才先生为专刊写一篇专稿。不久，他传来《揭开一角看历史》的稿子，披阅之后被其内容震撼了，洋洋洒洒近两万字，要不是有字数约定，就其内容可以写一本书。之后，在一次座谈中，我与文史专家张国防先生提议，以他手中的资料完全可以写一本专著了，并建议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来写作，本书的创作笔者与张国防先生都是主要策划人，从头至尾追踪着两位作者的写作脚步。鉴于鼓楼区（2013年原鼓楼区、下关区合并成新鼓楼区）也是日寇大屠杀的重灾区，他邀请了在鼓楼区工作的顾茂富一同参加。没想到，他们没有在现成的资料中进行重新整合，而是不辞辛劳，实地踏访每一块纪念碑。他们说，在每一块碑前，感受到历史的沉重、空气的凝固，好像听到死难者的呼喊，看到日寇的狰狞面目。因此，此部书字字浸透他们的心血与泪水。

注重细节的描述，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对日寇进行的每一次屠杀，作者在做整体的陈述中还对细节进行充分挖掘与描述。如三汊河屠杀、下关码头江边的屠杀、煤炭港大屠杀、草鞋峡大屠杀、难民区的“良民登记”……情节有始有终，细致入微，且过程完整，能吸引人、感染人。翻开此书，细节描写无一处不存，一改以前专著的

枯燥，让读者在心中树立一座“无形纪念碑”，使此书增色。

概述中有分述，内容全面不冗繁，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的重点在于陈述日寇的大屠杀，但在陈述之中，添加了国际安全区、难民区、红十字会等相关内容，是对事件内容的补充与佐证；在细述日寇凶残的同时还突出了国际友人约翰·马吉、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等人的善举，展现人性中的善，让读者在严寒中感受到春天，在窒息中得到一点喘息，有张有弛。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论——将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结合。作者肖振才、顾茂富历时26个月，走访南京及周边地区，查阅档案、采访亲历者，甚至追踪湘鄂籍木材商后人，挖掘出如盛世征、昌开运等人冒险掩埋28730具尸体的壮举。这种“拉网式”调查不仅填补了郊区、农村屠杀史料的空白，还揭露了日军暴行的系统性：从城区到乡村、从战俘营到寺庙，无一处幸免。

田野调查的成果被转化为具象的文字与数据，例如附录中列出的集中屠杀统计表、尸体掩埋记录等，使历史记忆从模糊的集体创伤升华为可量化、可追溯的学术实证。其意义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

本书的出版恰逢国家公祭日，其意义不仅在于揭露真相，更在于为青少年提供了一部紧贴实际的爱国主义教材。作者强调，南京大屠杀的悲痛历史应成为年轻一代“心中的无形纪念碑”，激励他们以史为鉴、振兴中华。书中对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批驳，以及对幸存者口述的重视，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证言。

战争是残酷的非人道的，书中在叙述南京大屠杀那些血雨腥风的历史事件时，也用温情的笔墨记下“大屠杀的逆行者”。在南京受苦受难同胞守望相助时，众多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手，冒着

生命危险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们当中有人们熟知的外国友人：拯救了几十万中国人生命的德国商人、被誉为“南京辛德勒”的约翰·拉贝，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和美国人约翰·马吉，还有金陵文理学院的“守护女神”——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这些释放出人性光芒的无畏义举被人们所铭记。

作者走访了由政府出资建造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21 座，而那些鲜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栖霞山难民所，还有那些民间资助和私人建造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也被作者采集到，进行了调查走访。特别是湖山村守墓老人、守诺祭扫 18 年的清洁女工，令人尤为印象深刻。

作者强调，年轻一代需通过了解具体案例（如汉中门街头刑场、清凉山佛门之难等），在心中树立“无形的纪念碑”。书中收录的日本人视角（如松冈环的证词）和跨国档案（如《日内瓦条约》被日军践踏的史实），则打破了单一叙事，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与本书的创作互为呼应，前者以仪式强化记忆，后者以文本固化真相。这种“双重叙事”构建了抵御遗忘的防线，《纪念碑下》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它揭示了记忆的脆弱——随时间流逝、空间变迁、政治干扰而褪色，更展现了记忆的坚韧——通过纪念碑、文本、仪式和个体坚守得以延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这本书提醒我们：记忆的存续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个民族的身份与未来。

循迹追索，在《纪念碑下》的思路导向和结构聚力中，释放着深刻意义；国家危亡与民族受难，彼此交织的剧痛，永难愈合。掩卷《纪念碑下》，读者沉浸在悲愤中，获得牢记历史、勿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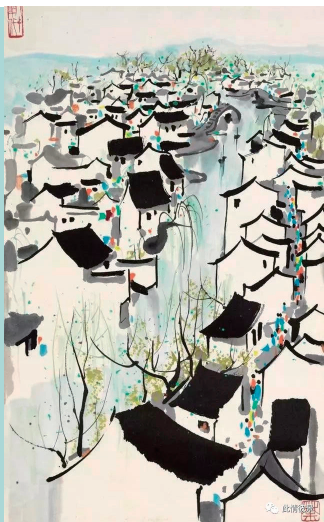
国耻、守望和平的现实重心始终得以保持。

好的田野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辅助资料，甚至可以引入教科书，让每一个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从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深刻思考，居安思危，使命担当，在共赴复兴追梦之路上，聚集民族力量。显然，《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做到了。

李风宇 《雨花》杂志原主编、江苏省作协原副巡视员。

读在江南的春光里

III 张永祎



不经意地打开自家的窗子，一阵软暖的春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筋骨酥透。赶忙到楼下走走，忽然发现，满面春风，满眼是绿，新绿、嫩绿、鲜绿、翠绿，轰轰烈烈。即使不畅游远足，怀揣对诗和远方的思念和牵挂，透过温婉的阅读时光，也同样能够走进江南的梦里水乡。

烟雨入江南，山水入墨染，江南的春天就像一帧浸染着生命之色的画布，不仅拥有色彩斑斓、超凡脱俗的盛世美颜，也寄寓着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的人生梦想和生命归宿。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篇介绍三毛初到周庄的文章。阅后方知原委。1989年4月1日，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三毛来到周庄，看到枕河人家的美丽景色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她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着这里，就好像遇到了久别重逢的祖母一样，孤苦寂寞的心灵忽然迎来了喜出望外的温情慰藉。作者通过优美的文字书写，记录下了这个遭遇惊喜的过程。那天中午，她在河岸的一家小饭店吃了饭，对周庄的“三味圆”、新鲜鱼虾和万三蹄髈等美食，连声叫好，赞不绝口，认为这才“是家乡的味道”。下午乘车离开，途中还专门下车，在路边亲了亲金黄的油菜花，那是周庄递

给她的“黄手帕”，也是让她终生难忘的“兴奋灶”。当她在还没离开的时候，就不停地对周围人说，下次还会再来。“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可见对江南的恋恋不舍已臻须臾难离的地步。这位浪迹天涯的传奇女子，能够把江南作为生命的归宿，希望能够再来，甚至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这里定居，这也足以证明江南魅力的不同凡响。那弯曲的青石板路、幽静的小巷、河岸的人家、古朴的风味，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因你弑去心中难灭的魔，此生不悔与你一朝轰轰烈烈”，这大概就是 we 读出的当年三毛置身江南春天的激动心情吧。

诗人余光中于1928年10月21日生于南京，而后常州又给了他完整的童年，这种童年的记忆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江南”是植根于他情感深处的一种最痴心、最虔诚的怀念和向往。每每提及都会情不自禁，甚至泪流满面，许多文字也情随梦迁，不断地飘向曾经的过去和诗意的远方。1962年4月29日，他把对江南的满腔情思化作了一首名叫《春天，遂想起》的诗歌。该诗从自己的儿时落笔，“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如此天真烂漫，如此童

趣十足，一下子就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纯粹的童真世界，接下来诗人连篇累牍地写出了20多个“江南”：“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多燕子的江南”等等。诗人首先从大处着眼，直接领起江南文化的总体意象，之后又深入细致具体而微地写出了蜻蜓、莲、菱、螃蟹、垂柳、风筝等象征物象，通过排比博喻的叠加，努力在尘封的记忆中拂去岁月的尘埃，不断地去唤醒似水流年的江南梦境：依稀还记得吴王和越王的战场，以及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以及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当然也没有忘记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点点滴滴的历史遗落，魂牵于杏花春雨、遍地杨柳，感动在碧水天籁、锦鳞游泳，欣赏着桨声欸乃、烟波画船，深情于夹岸芳草、美人顾盼，“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想全都荟萃于笔下，让这些经年历久的沉淀和累积，不断升华为同宗同祖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寻根问祖的渴望和不可阻挡的思念因此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力，汹涌澎湃。一湾浅浅的海峡几乎填满了诗人绵绵不绝的乡愁：这里有（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有（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江南、有（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的）江南。说实话，以前没有见过这种诗行还要运用括号进行加注的写法，“出人意料者，就在人意中”，这应该是诗人寻找到的能够表达深刻内涵的最好方式。余光中的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也是一位温婉善良、知书达理的女性。“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也把一个江南的小男孩变成了“江南人”。他对母亲温暖的怀抱充满感恩和深情怀念，这是生命赐予的原初感觉，也是吸吮乳汁得以滋养的生命源泉。母亲确实是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祖国母亲的象征，彼此重叠，

合二为一，水乳交融，形神兼备。自己的母亲在呼唤着诗人，祖国的母亲也在呼唤着诗人，“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怀乡思亲的个人情怀和朴素纯真的乡土意识，同时也蕴含着更为宏大的历史机缘、文化际遇、精神追求以及现实叙事。因此，对于余光中来说，通过这样的描写所凸显的充盈独特的江南意象之美，既是对江南春天的热情赞美，也是对精神原乡的深切怀恋，更是对祖国大陆的深情向往。

徜徉在江南的春天里，吸进去的是图画，吐出来的都是诗句，到处呼吸的都是美，白居易的那首经典名作《忆江南》更是美中之美：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看似兴之所至、随物赋形，却是精到骨髓、画龙点睛：江边的花朵红得胜过火焰，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如此美轮美奂，又怎不让人怀念江南呢？这不仅写出了自己的独到感受，也写出了大家的共同美感，其见也美，其思也新，其情也真，其意也实。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唐人许稷的《江南春》：

江南正月春花早，

梅花柳花夹长道。

江南二月春光半，

杏白桃红香蕊散。

江南三月春光暮，

蝴蝶闲飞绕深圃。

与白居易瞬间把握的写法不同，这首诗把春天的渐进过程写得惟妙惟肖、暗香四溢。作者虽不见经传，诗作却可圈可点。江南的春意早、春情浓和春景美，被诗人紧抓不放，提炼精准，循序渐进，娓娓道来，堤柳垂丝间野梅，杏白桃红百花香，彩蝶双双绕圃飞，万紫千红总是春。其

实对于江南春天如此敏感又何止是许稷，历代文人墨客都抵御不了这种致命的诱惑，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希望梦圆江南。林语堂《春日游杭记》中写道：

到西湖时，微雨。拣定一间房间，凭窗远眺，内湖、孤山、长堤、宝俣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近窗的树木，雨后特别苍翠，细茸茸绿得可爱。雨细蒙蒙的几乎看不见，只听见草叶上及四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村屋五六座，排列山下，屋虽矮陋，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茑、蹊径、草坪。其经营毫不费工夫，而清华朗润，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回想上海居民，家资十万始敢购置一二亩宅地，把草地碾平，花木剪成三角、圆锥、平头等体，花圃砌成几何学怪状，造一五尺假山，七尺鱼池。便有不可一世之概，真要令人痛哭流涕。

这篇散文通过焦距的不停调节，把西湖的许多景物尽收眼底，从远处到近处，从视觉到听觉，从前景到背景，从现实到想象，多维观察，多重视野，多点撷取，把春日西湖描写得纤毫毕现，但作者始终没有忘记雨做的江南，所写的景色全是笼罩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之中，烟雨江南，景色空濛，无论是粉墙瓦舍、修竹桃杏、短巷石径、小院篱笆，还是田野河流蜿蜒、田塍阡陌交错、青山远隐、岸柳斜逸，都以安静空幽的柔绵意蕴赋予西湖独特的艺术风情。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更进一层，把西湖的自然景色与居民的人造景观进行了直接对比，阐明了那种经过粉饰后的唯美意境永远都赶不上大自然的本色创造。张岱在《西湖寻梦》自序中说：

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如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

一声绝唱，飘然落尘，本以为是来兑现前世的一场盟约，但所见非所想，所感非所梦，他不无遗憾，只得扫兴而归。同样的江南，同样的西湖，为何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前者是如约而至的现实之美，后者是迥然有别的想象之趣，不同时代的不同风光，不同时间的不同情景，不同追求的不同结果，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一样的，都是来自对西湖春光的那种身心俱澄的顶礼膜拜。

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了他和女邻居之间从素昧平生到同病相怜的逐步融洽过程。男主人公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就业无果和房租涨价，总是在不停地搬家，最后落脚在外白渡桥北岸邓脱路的贫民窟之中，一间矮小不堪的房子，被隔成了两间。里面住着一位17岁的姑娘，外面住着作者本人。一个是囊中很羞涩、生活无着的赋闲文人，一个是“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的辛苦女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们都认为非常有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彼此的同频共振，即便是在清贫寡味的日子里，也会渐渐地浇灌出一朵春天之花，绚烂至极。这篇小说我在大学时就读过，但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回味无穷。男女邂逅，讲述了一段温馨故事，写下了一行动情文字，弹奏了一曲琴瑟之音，但男欢女爱不等于花好月圆，男主人公也认为此时根本没有资格谈情说爱。但不管怎样，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晚上，他们相互体恤和相互关心的一刹那，所传递出来的人间真情，就如春风吹拂，让人沉醉，即便短暂，也让人难忘！

是啊！人生的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人景如是，人事如是，人人如是，人地也如是。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江南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更是他驰骋才情、挥洒笔墨的梦乡，他热爱江南，喜欢江南，了解江南，理解江南，更能从骨子里去深入地探究江南，他画作的许多题材都是江南的水乡，多少年来，几乎不停歇地游走在喧闹与宁静、细密与疏朗、熟悉与陌生、普通与特别、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之间，不断地在桃红柳绿中寻找梦幻般的唯美感觉，在灵魂深处秉持着对粉墙黛瓦始终如一的执着追求。《谁家大宅院飞尽堂前燕》《燕子寻故人》《春风桃柳》《春》《姹紫嫣红又一春》《梨花开》《桃花季节》《春满人间》《桃花开》《富春江畔又一春》《绍兴湖》《春江水暖》《春》《春山新雨后》《春风又绿江南岸》等，这一幅幅代表着他不断探索江南春天的系列作品，通过或横或竖的平直线条，在点、线、面的细微变化中，构成了浪漫、飘舞、流动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远近薄厚的交织、长短不一的穿插、大小不等的变幻，总是能让人感受到无限生机和神奇美感。你画你的欲言又止，我读你的言外之意。江南的春天在吴冠中的笔下基本都是风景画，人烟稀少，但他实际所要表达的都是人生主题——人的情感、人的视角、人的选择尽在不言之中。薄薄的雾霭，水边村舍，黑瓦白墙，和谐清新的色调，宁静淡美的境界，虽说这些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抒情诗，我们却可以从中读出浓浓的春天乡情和独特的江南美感以及人格倾向和审美理想的极致呈现。其中一幅名为《春到江南》，尤为旖旎，是体现“点线面，黑白灰，红黄绿”吴氏风格的经典之作。画家乘着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思乡情怀，把散发着不可抑制的人生况味，投入生动的丹青之中，既有空灵的轻盈，也有无言的凝重。一条小河唱着春天的歌从远处蜿

蜒而来，岸上伫立着几间白墙黑瓦的民居，还有几棵稀松的柳树泛着点点新绿，让人们从这些刚发出的嫩芽中感受到江南春天已经袅袅婷婷地走到了面前；背景部分是一黛远山时隐时现，其中蕴含着林木的繁茂和花草的叠翠，远远望去，郁然蔚然，充满着引人入胜的魅力。该画构思不落俗套，构图疏密相间，构想错落有致，一派和谐静谧的江南春景图置于目前，乡情的浓烈、岁月的悠远、生活的美满与自然的生机也随之扑面而来。

通过网上网下的阅读，接触到了许多有关江南春天的作品，自己也仿佛在江南的春天里行走很远。这时的江南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符号，这时的春天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对于阅读者来说，就应该是那种已在字里行间涌动的生命激情不断迸发出来的多重意象、遥远乡愁和精神力量：无论是破土而出的，还是含苞待放的；无论是慢慢舒展的，还是缓缓流淌的；无论是悄无声息的，还是莺歌燕舞的，江南的春天，已势如破竹，大幕拉开。声声婉转清脆的鸟语，片片馥郁醉人的花香，都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不负韶光，不负青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张永祯 作家、文艺评论家、江南文化研究者，著有《与我有约》《水做的江南》《此情此景》等。

请听，《想念南京》

III 向隆鸣



某日，在南京“西祠胡同”平台的“珍藏散落的珍珠”版读到一篇散文《想念南京》。作者谢舒，美籍华人。文章奇好。作者不是坐在书斋里细数六朝古都的种种典故，也非罗列古城南京的市井文化，甚至没有一句“六朝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类，而是一个人隔着千山万水，在大洋彼岸想念南京。那种想念，似在夜深人静之时与闺蜜隔着太平洋煲电话，喃喃絮语，时断时续，又似挽着友人在树影婆娑的小路上漫步，不停地向对方叙说着她心中的那个南京，东扯西拉甚至絮絮叨叨的。

我对那些从故纸堆里或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陈迹旧事故物习俗，兴趣不是很大。依我愚见，能进入普通百姓心里的历史，还是要有人，要有“活人”，古人也可以“活”在今天。沈三白笔下

如果没有他的芸娘，《浮生六记》怕是不能流传至今的。

《想念南京》，从头至尾想的都是南京，但从头至尾都在写人，标题就在写人，在这想念之中，你能清晰地感觉到作者的脉动。与那些众多的静态地描述南京历史文化的文字相比，谢舒笔下的南京，有着人的体温。此文发表在1999年的《雨花》杂志上，孤陋寡闻之我却在十几年后才偶尔读到，文末最后一句动情的话：

南京，就是这样一座梦里梦外、海内海外都让我流连忘返的城市。我为她流过多少眼泪，我就有多想念它。

当年帅气的柳云龙不会想到，他在南京西站上车时，眼前这个娇小青涩给他检票的女列车员

日后会成为一名著名朗诵家。

这是陈静美唯一一次“触电”经历，扮演一个给柳云龙扮演的角色检票上车的列车员。那时她在列车上当餐车服务员、广播员，途中休班，回到宿营车，别的乘务员大都抓紧时间睡觉，而她，却捧着一大本手抄的诗集在轻声地反复吟诵着。她喜欢诗歌，更喜欢读诗，当她用自己轻柔的声音读那些自己喜欢的诗句时，所有的劳累烦恼都化作无形。

后来，她师从南艺教授查曼若学习配音艺术。跑车之余所有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她所痴迷的朗诵和配音。她的作品广泛涉猎中外影视剧、诗歌朗诵、专题片和新闻播音等。在她成为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工会主席的时候，她已先后参与几百部（集）的电影电视剧的配音，音频作品达数千件。她的配音跨度可以从6岁的稚童到80多岁的老奶奶，她配叶塞尼亚、简·爱之类的角色得心应手，赵慎之配的阿崎婆、刘广宁配的莫妮卡，她都试着配过，都有那个味道。电影《芳华》中何小萍给父亲写信那段，她的配音似乎比原音更好。

作为外行，我的鲁拙之笔难以描绘她的语言艺术。我只觉着她的声音好听，甜、润、醇、厚，听来句句入心，令人沉醉其间。

我建议她搞些大作品，让自己的声音和那些经典文字一同流传下去。

我向她推荐了《想念南京》。

静美十分喜欢，觉得《想念南京》非常好，很适合朗读。

谢舒这边却似乎不太热心。

这倒让我感到意外。这是一件好事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纸质书呢？当“喜马拉雅”等音频分享平台兴起后，一副耳机，连着手机，吃饭、走路、睡觉，等等，随时随地都可以选择那些自

己最喜欢的文章和名著来听。一篇纸质文章十年下来读者可能只有几万，但上了喜马拉雅，短短几个月，听众可能会成几何数字往上翻。

难道我的感觉错了？

谢舒说，旅美三十多年，在外听惯了诸如好莱坞影片中那些平实而又生活化的人物对白，再听国内的一些语言作品，什么演讲、朗诵之类，不习惯了。

呵，懂了。其实我有同感。一方面，对于一些内容空泛口号震天或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高妙诗句，大都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对一些朗诵者的“用情太过”也敬而远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小魏老师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时，每句唱词都要做个动作，手脚忙个不停，观众看了发笑，而朱明瑛的《回娘家》，也是边唱边舞，她只那么轻摆几下杨柳腰，手臂划一划，肩膀摇一摇，就把那个娇憨的小媳妇演绎得风情万种。

试想一下，如果诵者采用夸张的语调来诵读这篇自认为充满情感的文字，那就与作者的叙述风格相背而行。如果诵者用自认为平实其实是平而淡的语调来诵读这篇看似平静的文字，那又如何表达作者内心的汹涌澎湃？

静心想来，谢舒所谓的“不习惯”，其实是很客气的托辞了。

我反复梳理：谢舒的文章，气势雄阔，文字激扬。她的行文犹如海燕，俊逸洒脱，上下翻飞；她的叙述简洁自然，充分留白，更有那行文如曲，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似有曼妙韵律，读得舒服，听得享受。而静美的声音，甜而不腻，润而不燥，绵软醇厚，亲切温馨，端庄而不端，深情不煽情。谢舒的文字，静美的声音，实在是珠联璧合啊。

我固执己见，一心想当好这个“红娘”。

当静美静静地站在谢舒面前时，所有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

谢舒说，啊你的声音真好，同时也没忘了以她收藏家的眼光品鉴一下静美中式旗袍上面那颗玉石般的墨绿色的纽扣。

她对静美说，这个作品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只管按照你们的设想去做吧，别考虑我。

《想念南京》一万六千多字，原文七段，音频也是七段，每段大约十来分钟。序曲从天际轻轻飘来，随即便是铁佛的声音：想——念——南——京，作者，谢舒，诵读，静美、铁佛。

铁佛，真名刘丹心，西安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曾参与《白鹿原》等多部影视剧的创作工作。他的声音一如他的网名，深沉、凝重、厚实、稳当。那种稳，是每临大事有静气，风吹帽落心不惊的稳。静美也一样。他俩的声音都有一种特质，澄明、醇厚，没有一丝杂质，没有一点杂念。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文品即人品，诵品亦人品。在这方面，文字、声音都是做不得假的。

《想念南京》在“喜马拉雅”“和声社”等音频平台播出后，好评如潮，播放量成几何数字上升。

感触最深也最奇妙的当属谢舒本人了。她不断收到来自休斯敦、纽约、海南、上海、北京的朋友转发给她的这个音频版《想念南京》，问谁做的，声音那么好听，有的还追问有没有下集。出口转内销，谢舒想淡定也淡定不下来了。

她给我发来一个长帖，请我转给静美：

静美、铁佛：在远远远远的纽约听很多年前自己的文章，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岁月去了重又回来……。我对南京的想念在你们动人心弦的声音里流动，这简直是奇迹！发给我海政文工团的战友听，她高度赞扬了你们，从对文句和节奏的处理，到对文章内涵的理解及呈现，无不达到几近

完美的高度。这使我想起那年，我在杰克逊高地开笔写这篇文章时的情景……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再去听了，我要在你们的声音里寻找谢舒。

在别人的声音中寻找自己？真是妙不可言。这种感觉和语言也只有谢舒才会有。

我自己，记不清听了多少遍《想念南京》了。有次住院手术，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听它，就像少年时代听样板戏，百听不厌的感觉。

前年谢舒回国，约我和静美喝茶聊天，话题依然是南京、纽约和朗诵、文学，以及她这几十年间的一些经历、感受，和写了已发表或仍压箱底的各种故事，整整9个小时。别后我对她说，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与人交谈了。她说她也是。

向隆鸣 1952年生于南京，江苏省高级检察官、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渐渐靠近（外两篇）

III 庞余亮



晚饭花开了

1985年于我，是一个最值得记取的年份。十八岁的我，师范毕业，从扬州去了乡下做了小先生。

同时跟着我去乡下的，还有一本好书，汪曾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一个人的读书，就像爱上的第一个人，她会奠定我们一生的品位。这本淡绿色封面的《晚饭花集》就是我爱上的第一本书。

说句实话，这本书第一个打动我的，并不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笔，而是书名：晚饭花。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这是汪曾祺先生一开头就告诉我的话。我想了一会儿，终于在我的头脑中找到了对应的花朵，这不是我父亲口中的“懒婆娘花”吗？父亲的意思是这花太懒了，像一个懒女人，一直睡到黄昏才起床梳头开花。

同样一朵花，两个不同的称呼，就有了不同

的意味。我觉得汪曾祺的“晚饭花”真的太恰当了，“懒婆娘花”实在太粗卑了。

这是我的秘不示人的自我教育。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文学的成长同样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晚饭花集》给了我很多次这样的自我教育。还有自我的暗示。

非常庆幸的是，在那所非常偏远的乡村学校，我的行囊里有一本《晚饭花集》，我们的校园因为没有绿化的经费，一位老教师给校园的各个角落遍种了晚饭花。每当放学的时候，晚饭花正好开放，在空旷的校园里，我就捧着《晚饭花集》，对着正在开放的晚饭花读书。

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是知道少年李小龙的。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也是知道那个王玉英的。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窖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

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
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
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
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
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
个王玉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美的时光，我以为，
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就是十八岁的我，在晚饭花
前读《晚饭花集》的那个时光。那时候，有忧伤，
有寂寞，但那忧伤是纯粹的，寂寞也是纯粹的，
热爱同样是纯粹的。

我爱上了汪曾祺的文字。

我悄悄去了趟高邮。

从我的乡村学校去高邮得绕道界首，也就是
高邮的那个界首镇。我在界首镇停留一个小时，
看了会小镇，也看了会大运河，大运河的水很浑
浊。开始很失望，后来想通了，浑浊才是有历史
的大运河啊。

到了高邮已是黄昏。但不是夏天的黄昏，是
冬天的黄昏。冬天的高邮给我印象和我老家兴化
城差不多，但是高邮的面条的确好吃啊。

吃完了面条我去找我的李小龙。那时候的大
淖已快成垃圾场了，竺家巷上空全是不同形状的
电视天线。

我依旧闻见了晚饭花的芬芳。

我的行囊里还是那本《晚饭花集》。

这本《晚饭花集》跟我走了多少个地方啊，
也跟着我做过多有关晚饭花的梦。

有了微信之后，每个夏天，我都会拍摄晚饭
花。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跟着回忆，说起了晚饭
花在他们那里的名字。北京的朋友叫它“地雷
花”：晚饭花的果实就像小小的地雷。山西的朋
友叫它“考试花”：每当它开得最盛的时候，升
学考试就要到来了。也有叫“烧汤花”和“洗澡

花”的：每当晚饭花开大家就需要洗澡了。也有
叫“潮来花”，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说的，晚饭
花唤来了大海的潮汐。还有直接叫“五点半”
的。当然，叫得最多的还是“胭脂花”和“紫
茉莉”。

我热切回应着，同时也在回应我心中的李小
龙和王玉英，当然还有那个好玩的老头汪曾祺，
与我的文盲老父亲同龄的汪曾祺。

那一年，我又带着《晚饭花集》去湘西看汪
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故居里的人
很多，像凤凰的姜糖一样，多而诡秘。我在故居
买了一本《从文自传》，准备去沈从文的墓，可
熟悉吊脚楼的导游并不清楚先生的墓地在什么
地方。出门打听了一位当地老者，她给我们指点
了方向：城东南岸。

我们立即过桥，穿越长长的小巷，出城，找
到了先生的墓地，这是十二岁就离开家乡的凤凰
游子的终点。在小小的半山坡上。墓碑上有十六
个字：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令我惊奇的是，墓碑边就是一丛灿烂的晚饭
花，不是我常见的红色、黄色或者紫红色，而是
白色晚饭花。

我在白色晚饭花前停了很久。

我要记住这芳香的寂寞的白色的晚饭花。老
师的晚饭花。先生的晚饭花。学生的晚饭花。

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我又来到了高邮，来到
了竺家巷，敲开了汪曾祺先生家的门。汪曾祺先
生的妹妹和妹夫在。他们请我们都在签名簿上写
行字，我想了想，写了五个字：

晚饭花开了。

渐渐靠近

那个梦。还是那个梦。

渐渐靠近你了。

这是我在暮色里的抚河上在心里对抚州说的话。

刚刚在心中默念完这句话，抚河大桥上的路灯就亮了。

有八个字也跟着亮了。

汤翁故里。

才子之乡。

在路灯的照耀下，我再次眺望初见到的抚河，灌溉出那么多才子的抚河，波澜不惊。

波澜不惊，也叫深水静流。

谢灵运，王安石，曾巩，晏殊，晏几道，汤显祖……灌溉的力量，痛饮的恩情，清冽而明亮的抚河有这个自信。

我的梦，开始在扬州。梦圆在抚州。

所以，“渐渐”这个词，有时间的长度，也有空间的宽度。1983年，一个十六岁的师范生，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来扬州，就穿着一双老布鞋在扬州城闲逛。

那时扬州的道路和古巷实在是太老了。

老文昌阁。老四望亭。老石塔寺。

当然，还有老的树。

道路两边不是梧桐，而是高大的榆树。

最高大的榆树都长在汶河路上。

在榆树和老房子中间，当然有老银杏树，老苦楝树，老玉兰树，当然，肯定有老槐树。

怎么可能没有老槐树呢？

在那条叫驼岭巷里闲逛的我，就这样和那棵著名的老槐树迎头相遇了。

满枝头的槐豆叮当叮当响。

为什么要说到槐豆？



汤显祖画像

为什么槐豆会在老扬州的古巷里叮当叮当响？相遇就是击中。

首先，是有关老槐树的成语：“南柯一梦”。

巷子里肯定养过骆驼。这个不稀奇。1983年的扬州，骆驼们已被关在瘦西湖动物园里了。但动物园的外面，全是驴车。每当我想到1983年的扬州，耳朵里还会响起那悠长的驴叫。

驼岭巷里竟然有成语。

而且是我们高中语文老师常常用来讽刺喜欢上课睡懒觉的学生的成语。

“你是不是做了个南柯一梦？”

驼岭巷10号。昔日的槐古道院不见了，但是“南柯”还在，那是一株国家级保护的千年古槐啊。

南柯一梦的主角，那个成全了淮南节度使门下小官淳于梦的好唐槐啊。

也许，那年成全的力量耗尽了全部的能量。一千三百岁的唐槐只剩下半圈树皮了，它的梦还在继续，槐树荫落在我的头上，槐花已谢，满枝



临川四梦

头全是饱满的槐豆。

槐豆叮当作响。

淳于棼梦醒之后，那酒依旧温热。我俯视地上，有蚂蚁出没，就在那个下午，我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理解了另外的时间和空间。

似蚁人中不可寻。

观音讲下遇知音。

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阴。

——《南柯记》

我的阅读就这样开始了。先是找到了唐朝李公佐所著的《南柯太守传》。读完之后，我又去了离我的师范不远的驼岭巷。那已是冬天。槐叶落尽，蚂蚁无踪影，清冷的巷子里，我吸拉着两根清水鼻涕，越想越兴奋。

在时间之外有时间。在空间之外有空间。

比如，在冬天的扬州之外有冬天的大槐安国。

然后就是汤显祖的《南柯记》了。读完《南柯记》，又去读《邯郸记》，再后来是《牡丹亭》和《紫钗记》。很多人喜欢《牡丹亭》，但可能心中有了那一棵唐槐，我更加偏爱《南柯记》。我一点点读，一点点悟。从一棵槐树开始的文学启蒙是那样的神奇。

槐花开的时候，我是捧着书去的。

淡黄色的槐花落在我的头上。

时空叠加。

时空穿越。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淳于棼：我们的名字中间的音是相同的。

骥子书有隔。

鸾倚镜乍辉。

绿槐无限好。

能借一枝栖。

——《南柯记》

再回来就去乡下教书了。像梦一样的十五年。在那个十五年的蚂蚁洞穴里，我和我的学生



《南柯记》剧照

们共同成长。我写诗。我写童话。寂寞的时光里，最爱做的事就是和邮递员去河边等待每天抵达的邮包。因为太渴望远方来的好消息了，邮递员后来直接把剪开邮包锡封的事交给我了。不大的邮包里有信件，有杂志和报纸。报纸是两天前的，到达乡村的时候，还算是新闻。这也是另外的时间和空间。很多时候，是没有消息传递到我的“小槐安国”的。世界把我遗忘了。

好在还有文学慰藉着我。

书本上那些寂寞的文字多么像蚂蚁啊。我的蚂蚁王。我的蚂蚁兵。在反复搬运着我的时空。友人送了一套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厚厚的8大本。说非常难读。但我觉得好读。里面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和解构。梦与梦。梦之梦。梦里梦。梦外梦。

现代派 = 天才汤显祖。

多么神奇的古今中外的时空链接啊。

临川四梦。

我记住了一个词：临川。

上天如圆盖。

下地似棋局。

淳于梦中人。

安知荣与辱。

——《南柯记》

现在，我也进入临川了。这个“川”，就是抚河。越过抚河大桥，我就渐渐靠近了40年前的那个梦。玉茗堂里，那天才般的汤显祖必定芳华绽放，他的文学经历，他的人生准备，他的人生境界，他的灵慧无比的悟性……我还看到了泰州——他是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学生。

不乱财 手香

不淫色 体香

不诳语 口香

不嫉害 心香

多么好啊，纯正的二度桂花的香气。渐渐靠近了那个梦。我不知道我是在做梦还是在醒来。我几乎深陷在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汤显祖纪念馆”里了。

临川四梦，又不止四梦。

几乎概括了中国人所有的梦。

有限的梦。无限的梦。

《紫钗记》的初版和完成版之旅里妥协和包容。

《牡丹亭》里后花园的青春和爱里的明亮和绝望。

《邯郸记》里那碗永远无法醒来的黄粱饭。

当然，还有亲爱的《南柯记》里的槐树，从山西大槐树下开始流浪，一直流浪。

我们共同背负着扬州驼岭巷里的槐花树。

那仅剩了一张树皮依旧枝繁叶茂的唐槐，现在已经是扬州002号古树了。001号，是一棵相隔不远的古银杏。著名的“饭后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棵银杏树下。

人间君臣眷属。

蝼蚁何殊。

一切苦乐兴衰。

南柯无二。

——《南柯记》

我低头寻找纪念馆里的那些蚂蚁们。还有那些我们，那些书本上的蚂蚁们，那些我们藏在电脑里的蚂蚁们。他们爬行，他们搬运，他们的名利，他们的喜悦，他们的崩溃，还有我们共同的欢乐和悲哀。

文学多么好，抚州多么好，有汤显祖，还有纪念馆里和汤显祖比肩的莎士比亚，还有带来了出生证明的塞万提斯。

谢谢文学和抚州，还有深水静流的抚河，请继续关爱我。

我那紫藤花的南方

临海是靖江老县长陈函辉的老家。

也是你匆匆的故乡。

来浙江临海的动车上，我一直在想着你，想着你的浙江省第六师范的紫藤花。

我是深夜抵达浙江临海的。

满大街的灯光，都像是紫藤花做的。

一步步，一串串，都是你的紫藤花，都是你的南方。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那儿是山乡水乡，

五年来的彷徨，

羽毛般的飞扬！

山乡。水乡。左手山。右手水。山和水都在24岁的眼中。多么好的春天啊，你忙着备课，忙着和学生说话，忙着管理图书，似乎没空注意那一直蔓延的紫藤花，但紫藤花明白你内心的山水秩序，那是一个作家必须拥有的开源性的山水秩序啊。

……永远不能忘记。

这样的爱叫做铭记。

你的“六师”已是台州中学西校区，“佩弦楼”边，“匆匆墙”下，朝气蓬勃的少年们，他们的脚步那样轻盈，他们的笑容那样明朗，一切都是清清爽爽的，因为紫藤花每年都在盛开，盛开在你的半身铜像前。无数的蜜蜂在紫藤花中间出没，它们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呢？它们又会飞到哪里去呢？聪明的它们专心致志，唯有校园里下课的钟声拽着我继续向前。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去来的中间，

又怎样地匆匆呢？

那年春天，我站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带着满身的疲倦摸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就像骄傲的白杨树，我在他们中间用浓重家乡口音寻找你的荷塘，他们热情指点每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没有荷塘，每个方向都是有荷塘，你的荷塘你的月光。

那年冬天，南京中山码头，我带着忧伤的我在浑浊的江面缓行，汽笛声响，我靠近了江北浦口，沿着码头的台阶而上，找到了已经封闭放弃的老火车站。我的背包里是一本《背影》。透过满是铁锈味的大铁门，我看到那列火车上，刚刚和父亲分别的你。你好像对刚失去父亲一年的我说了句什么。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再读你的长诗《毁灭》，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那是有巴金先生金手印的现代文学馆。全是现代著名作家的印痕。我身边的作家同学们一阵又一阵惊叹。刚刚失去母亲的我，则被陈列在馆里的刺目的“白”所吸引。那是1948年的一幅长达三米的孝幛。上面有毛笔的署名。白如积雪，黑如血痕。那是吊唁你的亲友的署名。很多熟悉的名字，很多陌生的名字。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孝幛还是那样醒目的雪白？

我坐在紫藤花南边的那棵大银杏树下，又想起了那块孝幛。那是你的也是我的疼痛的冬天。要抵御那样的冬天，我必须借走这个紫藤花的春天啊。

那株郑鹤春校长的紫藤花。

那株六师学生们的紫藤花。

紫藤花蔓延，紫藤花葳蕤。你的南方和我的南方都是那个大运河边的那个叫扬州的城市开始的。十六岁的我，第一次摸到了琼花观附近的安乐巷，后来我又走进了27号，满目的灰色，灰墙灰瓦，还有灰色的天空，就像冬天的紫藤花的根。还有那列老火车也在那个藏青色的冬天里等待春天。在那个冬天里，父亲的背影后面，是儿子的目光。儿子的目光深处，是那几只柔软的橘子。

那几只橘子的光泽，多像努力模仿南方夏夜里的小小萤火虫啊。

小小萤火虫也是我的想象，就像是我把临海的灯光永远记成了怒放的紫藤花。古老的兴善门。古老的紫阳街。望江楼上的江风阵阵。东湖萤火虫点点。拥有无数脚印的古长城，又有了一双带着扬州针脚的脚步。

一步步踏在泥土上，一步步跟着你踏在南方的泥土上。

南方，到处盛开着我想象中的紫藤花。

我近乎“贪婪”地注视着同行的朱小涛先生。他的个子很高，有些紫藤花能够碰到他的头顶，像调皮的心，也像怜爱的手。

他说到了他像他的曾祖父。

他说到了他在当年你所爱过的紫藤花旁种下的新紫藤花。

我用手机想拍出祖孙紫藤花，但新紫藤花和老紫藤花已经完全拥抱在一起，就像新旧的时光已经拥抱在这所古老而年轻的校园里，你护佑的校园，有着无限文学才气的校园。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朱自清先生铜像屹立校园

这文字很适合少年们的嗓音。

这文字很适合紫藤花开的时节。

这文字，这嗓音，这紫藤花的临海的春天里，我内心的积雪全部融成了溪水，溪水沿着我中年的枝头攀越而上，一直到了春天的顶端。

谢谢啊，就在你的紫藤花的临海，在我老县长的临海，在那个刹那间，我学会了绽放。

庞余亮 作家，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颐和路风情（一）

III 杨应奇

摄影 许兴永

蔷薇

蔷薇蔷薇处处开，
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
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
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

这浪漫的旋律、优美的歌词，仿佛是为颐和路订制的。颐和路一家咖啡馆，一台老式唱片机常年只循环播放一首歌曲，就是周璇所唱的民国十大流行金曲之一《蔷薇处处开》。

每年春末夏初，颐和路街区便进入蔷薇高光时刻，属于南京最美背景墙悄然上线。从琅琊路到天竺路，再到普陀路，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

面墙的主角都属于蔷薇，或震撼，或静美，或艳丽，或浅淡。天竺路的蔷薇是颐和路街区打卡的顶流，这里的蔷薇每年都是南京城最先一批开放的，但又不像其他地方瀑布一般倾泻下来，而是一丛一丛地冒出淡黄色的墙头，借着老式的路灯和民国建筑作为背景，每一丛蔷薇都能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红花当然绿叶配，万绿丛中点点红。与颐和路街区蔷薇搭配的，不只有绿叶，还有黄墙、路灯和单车，共同定格着别具一格的浪漫风情。天竺路10号路灯下，永远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共享单车。恋人情侣选择来这里拍照，是因为蔷薇代表着爱情。据“花痴”者说，不一样的蔷薇有着不一样的花语，红蔷薇代表热恋，粉蔷薇代表爱

的誓言，白蔷薇代表纯洁的爱情，黄蔷薇代表永恒的微笑，深红蔷薇代表只想和你在一起，粉红蔷薇代表我要与你一起一辈子，圣诞蔷薇代表追忆的爱情，野蔷薇代表浪漫的爱情。

蔷薇花通常特指多花蔷薇，为蔷薇科落叶小灌木野蔷薇的花朵，是一种蔓藤爬篱笆的小花。蔷薇科以月季、玫瑰、蔷薇三姐妹出名——月季以花期长著称，花色极多，玫瑰自不用说，而妹妹蔷薇花一直很低调，直到近年来被贴上文艺标签才逐渐出名。蔷薇很好养，对土壤要求不严，耐干旱耐瘠薄，喜生于路旁、田边、墙上或丘陵地的灌木丛中，南京的气候应该很对蔷薇的胃口，每年暮春，蔷薇花墙便成为南京颐和路的一张明信片。

“结屏之花，蔷薇居首”是李渔《闲情偶寄》中的句子，意思是：蔷薇用作结篱笆的花，最适合不过了。蔷薇花在人们印象中最具生活气息，是与住宅关联最亲密的花种之一。颐和路街区的蔷薇依傍着院墙生长繁茂，每年春天，鲜妍的花朵从颇有些隐秘的院墙内探出头来，逐渐拉近了历史与现在的距离。李渔曾长期在金陵居住生活，他在《闲情偶寄》中建议木香配蔷薇，因为木香花密香浓枝长，蔷薇花色繁多鲜妍。事实上，颐和路街区蔷薇花旁也往往伴随着木香花的身影。

每一处花开的地方，都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故事。南京的蔷薇花也是有故事的。明代朱元璋在南京城东设立军马养殖基地，种植马草的地方也选在中山门外，就是今天的“苜蓿园”“下马坊”一带。当年马草园和囤兵营四周都设有木栅栏，每到春末夏初，木栅栏上爬满了蔷薇花，既加固了栅栏，又美化了兵营。后来得到了明朝皇室的推广，自此蔷薇花逐渐开遍了南京城。曾经的喧嚣，已化为历史的尘烟，但今天南京城里的蔷薇，依然能让人们深切地领略到那份岁月的味道。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很多人对余光中的印象源于那首《乡愁》，短短几行诗句，穿越浅浅的海峡，牵起两岸情思，也让“乡愁诗人”这一符号伴随了余光中几十年。余光中是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诗，出自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和未来》，原句是“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余光中将其翻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意思是，即使是凶猛的老虎，也会有温柔的一面，会细细品味蔷薇的香气。猛虎和蔷薇就如同人性中的两面性，一面象征着凶残、刚烈，一面寓意着慈善、柔和，又如同人性中的爱与恨、情与仇，或者是水与火——热烈真挚的爱可以感化和融化仇恨，可以消解一个人内心的阴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诗，用在曾经波谲云诡的颐和路，再贴切不过了。

春去春又归，花开花又落。尘封的历史在时光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而颐和路街区的蔷薇花每年会依旧热烈地绽放。

茗 茶

“白玫瑰与红玫瑰”“金粉世家”“背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在颐和路先锋书店品味这些民国风味的独特奶茶，仿佛是邂逅了民国时期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张爱玲、张恨水、朱自清、郁达夫……他们笔下凄美婉转的爱情故事，也会伴随着茶香浮现在你的眼前。

颐和公馆推出的“美龄下午茶”，可谓是中西式茶点的“跨界”之作。众所周知，民国第一

夫人宋美龄女士生平钟爱旗袍，颐和公馆独创一款“旗袍曲奇”，湿润清新的茶香，绵软细腻的糕点，让人流连唇齿。坊间传说，蒋介石并不喜欢喝茶，偏偏对白开水情有独钟，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温开水，水温严格控制在30至40度之间。宋美龄女士喜欢饮用绿茶，每天清早和晚上就寝前，都要喝上几口绿茶。1931年，宋美龄为了点缀中山陵园的周边环境，在灵谷寺、梅花山、美龄宫一带种植了300余亩茶树，间种梅花，设立总理陵园种植厂，茶园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坏。1949年后，中山陵园茶园恢复种植，生产的春茶具有特殊的芬芳，并创造出“茶梅共生”的生态环境。

颐和路街区不只有中式茶馆、茶社，也有英式皇家下午茶。位于宁海路48号的“英园”，是建于1936年的民国建筑，整个建筑为红墙青瓦、双坡顶西式风格。这里曾集合了十余个英国皇室御准品牌，从典雅温馨的家居装饰到精致独特的艺术珍品，如现代摩登英国之家一般。来这里品茶大多是年轻人，其中不少是附近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在英国人看来，下午茶是一天里最美好最放松的时间。在百年颐和路品尝一杯英式下午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和感受。

如今，颐和公馆附近更多的是年轻人喜爱的网红茶。瑞幸咖啡、喜茶、拾叁茶、熊姬手作茶物、茶颜悦色……新开张的一家名为“十七间茶馆”，禅意满满，处处都透露出宁静与和谐，宛如尘世中的清幽一隅。茶馆推出的冷泡茶系列，沁人心脾，回甘悠长。询问店长何为“十七间”，原来有着特定的含义——“爱你”这两个字的笔画刚好是十七画。

南京人爱喝茶，那是出了名的。据说从六朝时候起，南京就有了卖茶水的地方。到了明清，南京的茶馆遍及大街小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记载了南京的饮茶盛况：

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

民国时期南京的茶馆更多了一份雅致，成为商贾政要、社会名流的流连之所。

秦淮河孕育了金陵古城，也孕育了南京的茶馆。民国时期，流经夫子庙的这段秦淮河两岸就有茶馆二三十家之多，而这块地区总面积还不足一平方公里，至于秦淮河畔究竟有多少茶馆，已不见详细记载。1934年，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曾统计，仅到清唱茶社品茗听唱的游客每月多达七万余人，在茶馆的从艺人员有514人。南京不仅有陆上茶馆，还有水上茶舫，每入夏季，桨声灯影，茶舫轻弋，笙歌彻夜。张恨水每忆及南京往事，大多要提到夫子庙一带的茶馆，叙述细致而亲切，他写道：“人去惯了，每早不去吃二三十分钟茶，这一天也不会舒服。”“无论你去得多么早，这茶楼上下已是人声哄哄，高朋满座。”

民国时期的南京，既有专卖粗茶水的野茶馆，亦有卖茶又卖点心酒菜的茶酒馆；既有说评书唱鼓词的书茶馆，亦有供茶客品茗对弈的棋茶馆；既有供生意人集会牟利、手艺人待雇的清茶馆，亦有供高级聚会议事的茶馆。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光顾的茶客亦是三教九流，上自颐指气使的达官贵人，下至打流混世的小混混，无所不有。茶馆内发生的各类故事，更是千奇百怪。来南京新奇芳阁品茗的茶客很多是学术界、艺术界名流。如著名画家傅抱石、陈之佛，名教授胡小石、黄季刚，著名作家张恨水、张友鸾等，他们都时常前来品茗会友。还有相当一批工商界的巨头、社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的一些达官

贵人，也都是新奇芳阁的常客。至于外地来夫子庙游逛的社会贤达、军政要员，没有不到新奇芳阁品茶的。

民国时期南京各公园及风景胜地也设有茶馆。莫愁湖胜棋楼、清凉山扫叶楼和鸡鸣寺豁蒙楼，因环境优雅、人文底蕴深厚，深受文人学者的青睐。1905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主事伍仲文与学者苏曼珠一起来到鸡鸣寺豁蒙楼。伍仲文《曼珠杂记》记载：

豁蒙楼茶叙，俯视北湖，田田碧叶，
出水芙蓉，掩映山光，招来游子，扁
舟容与，何必西湖。

在颐和路，无论你是来一杯网红奶茶，还是品尝英式下午茶；无论是本地的雨花茶，还是南方的功夫茶，都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人生如茶，每一泡都有不同的味道，无论是浓烈还是淡雅，都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和珍惜。

邮 筒

南京颐和路有两个邮筒，一个是红色的，在先锋书店大门前，一个是绿色的，在宁海中学学院墙外。先锋书店门前的邮筒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邮筒，是为外地游客拍照打卡设计的“特色邮筒”，或在书店购买明信片，盖上书店的特章戳后投进邮筒，寄给自己或自己喜爱的人。

宁海中学学院墙外梧桐树下的绿色邮筒，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都有邮递员定时开筒取件，不过大多空空如也。负责颐和片区投递的邮递员曾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每天邮筒能有几十封信件，逢年过节邮筒的人气就旺了，箱门一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贺卡、明信片，近几年信件变少了，现在两三天能有一封就不错了！

邮筒亦作“邮筩”，古时封寄书信的竹筒，今指邮局设在路旁供投寄信件的信筒。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街头邮筒已越来越少见了。在2024年第55届世界邮政日之际，江苏省邮政管理部门曾对全省邮筒进行统计，据统计，全省共有邮筒总数为4478个，其中南京邮筒总数为644个（包括邮局网点门前信箱筒180个，离点式邮筒464个）。这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绿色邮筒，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邮筒也是一种城市文化的象征，尽管写信的人变少了，但是邮筒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哪怕还有一个市民写信，我们也会及时送达。”

中华民国建立后，将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1913年重新划分邮政区域，每省为一邮务区，省内设邮务管理局。1927年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南京设立邮政总局。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一系列邮政法规，1919年印发的《邮政纲要》，是历年邮政总局的通令汇编，是邮政内部工作的依据。1921年公布实施《中华民国邮政条例》，1935年公布《中华民国邮政法》，规定了邮政的性质、业务范围、法定地位及与民众的关系等，是邮政通讯的法律保障。

如今南京街头除了中国邮政布设的邮局、邮筒处，还有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邮局、邮筒。其中夫子庙邮局、大马路62号邮局、新街口民国邮局以及中山陵“陵园邮局”，是南京留存最为完好的“民国邮局”。建于1934年的陵园新村邮局，是当年为出入陵园新村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提供邮政服务的专用邮局，因离美龄宫不远，宋美龄经常来这里邮寄信件，人们又把它叫做“美龄宫邮局”，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2012年，南京市对该邮局进行修缮，将其改建为民国邮政

博物馆。如今，民国邮政博物馆里还有一封贴了12枚邮票的老信件，因当年战事频繁，邮运不畅，这封信最终没有被寄到目的地，而是滞留在了邮局里。民国邮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封家书复制品，是朱自清父亲1928年在扬州写给朱自清的，“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读着这封家书，朱自清悲从中来，后来就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背影》。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此时岁月静好，站在馆内读着当年的信，深刻感受到彼时战火连绵，亲人间对彼此有多牵挂，对彼此的消息有多期盼。

南京最老的邮局在哪？可能不少人会想到新街口邮局。其实，新街口邮局在民国时是银行，正宗的“最老邮局”是位于建康路110号的“南京邮电局旧址”。它曾有过三个名字：奇望街支局、建康路邮政支局、夫子庙邮局。它最早叫奇望街支局，由英国人于1919年开始设计建造，1923年1月1日建成开业，是目前南京年龄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邮局之一。如今这里复原了民国时期的邮局风貌，大厅营业柜台也是沿用老旧的木式柜台，柜台背后的墙上挂着复古的木质匾额，上题“夫子庙邮政局”六个字，墙上还挂了十几幅民国邮筒、邮亭、邮政大楼的老照片。

南京还是全国率先开设汽车行动邮局的都市，1947年3月由江苏邮政管理局首创。汽车行动邮局如公交车一般逐站停靠，车身开窗，车内邮务员、司机、办公桌椅等一应俱全，为附近机关、学校、居民提供办理收寄各类普通、航空、挂号、快递邮件，并有小款汇票等各项业务。其中一号汽车行动邮局经停地点为：回龙桥—萨家湾行政院—萨家湾交通部—大方巷兵工署—西康路监察院—东瓜市金陵女大—天津路金陵大学—成贤路教育部—试院路考试院。南京汽车行

动邮局十分便利，提高了邮件运输速度，也让老百姓邮寄更便捷，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各地纷纷效仿。1947年6月，上海开设汽车行动邮局，随后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开设。

刘元《老南京三百六十行》漫画集中有一幅“代写书信”的漫画，其文字是这样介绍的：代写书信的人在邮局门口，或者在城门口，以及其他闹市街口，摆一张条桌，两张板凳，就可以工作了。只不过是桌上放一块“代写书信”的牌子。民国时期中华路邮局门口的书信摊有一溜排，夫子庙广场也有好几张桌子。不过老先生都是用毛笔书写，信纸上一排排竖行小楷，显出写信的老先生书法功底不凡。后来代写书信的老先生们都开始用钢笔了，那时叫自来水笔。在中华门城门口代写书信的摊子一直没换地方，农民进城，马上就有人为他们写信，那些农民是十分高兴的。水西门、通济门等地都有代写书信的摊子。邮局门口的生意最好，以四五十岁的妇女居多。她们一般都梳着巴巴头，穿着大襟斜扣袄，说起话来“啪啪啪啪”的，像放机关枪似的直响。老先生边听边问，笔下不停地写，等妇女讲完了，信也写好了。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句话出自诗人木心的《从前慢》，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如今，人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方式快速地交流和传递信息，思念和离别也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也许你的第一封情书是从邮筒寄出的，也许你创作的第一篇稿件是从邮筒发出的，也许“内有照片，勿折！谢谢！”“内详”这些信封背面的文字带给你的惊喜和快乐，你已经不记得了。

杨应奇 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报》原首席记者、江苏记者站站长。现工作于江苏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组，著有作品《牌楼巷思语》《水西门印象》等。

“扁竹匠”与他的家人（外一篇）

III 明前茶



将五六根两年生的巨大毛竹抱在怀里，又将靠近毛竹根的一头用棕绳扣紧，抬上右肩，继而在山道上拖曳，竹子的顶梢摩擦泥地与落叶发出的声响，就像一只恐龙拖着它巨大的尾翼在走。一路上，不停地有端着饭碗或鸡食盆的村人，跟拖竹子的人打招呼：“王家婆婆，你又来砍竹？你家盘荣这会儿，手里的竹篾正唱戏甩水袖呢，他一个大男人，也不知道心疼一下你。”

那位被称为“王家婆婆”的女人，看上去个子不到一米六，她猛抬头，若发现对方是她的老姐妹，多半会嗔怪道：“你又忘了？盘荣前几年挑毛桃出去卖，摔了一跤，腰椎骨上还打着3个钢钉。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若是发现对方没有那么熟，她便半真半假地笑着回嘴：“我家盘荣正喂鸡呢，一大盘子滚热的鸡食，也堵不住鸡咯咯乱叫的嘴。”

“王家婆婆”七十三岁，嫁来宜兴太华村已超过半个世纪，肩上驮过的竹子起码有三万根。谁叫她嫁了当地有名的竹编艺人王盘荣呢？手艺不如丈夫好，就得给他打下手，这打下手的重要方式，就是去竹园砍竹并运回来。不过，对老一代来说，计较谁出力的多少，是不存在的。你砍竹来我编篮，你烤竹来我“装戗”，这等绵密的协作，已渗透了五六十年的婚姻。

去太华村的路，是一条远离喧嚣、去往清幽的路。一条柏油马路钻入大山深处，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竹海，等到路边整洁气派的农家庭院出现时，太华村的地界就到了。

听到“王家婆婆”与喂鸡人斗嘴，我们便知道，跟着她，可以找到篾匠王盘荣，目睹蚕匾、挑箕、秧篮、鱼篓、稻箩的制作方法。是的，在此地，篾匠又称“扁竹匠”，所做的器物，都蕴含

着江南稻作文化不可或缺的精髓，篾匠手编的竹器通常圆润光洁，筛落了此地民众养蚕、捉鱼、摸虾、插秧、采摘等一系列繁杂劳作的斑驳光影。

我去问了腰板笔直的王盘荣一个外行问题：“您是‘扁竹匠’，那此地是不是还有‘圆竹匠’啊？”老王瞅我的眼神，竟饱含怜悯，对，那是对无知的城里人的怜悯，他耐心解释：“当然有‘圆竹匠’，编竹椅、躺床，做小孩座车，打碗橱、竹制的书橱，都要用到整竹加工，那就是‘圆竹匠’的活儿。他们要花大力气‘煨’毛竹，就是把毛竹放在火上烤一烤，弯出各式各样的弧度；这种吃力活计，我们只有给挑箕和稻箩‘装戗’时才会碰到。”

作为篾匠，王盘荣显然为他活计的“灵巧”深感自豪。“扁竹匠”不管编什么，都要用到千丝万缕的竹篾，这需将整棵毛竹剖开，再将每一根竹篾处理得光滑如玉。这是一项考验耐心的工作，王盘荣会特意换上粗麻衣裳来“做生活”，因为无论他如何小心，竹篾在编制的过程中都像一只弹跳自如的活的小兽，随时可能在衣裳上挠一把。只有粗麻衣裳，被竹篾“挠”过后，不容易破口。

看王盘荣与老伴剖竹篾、刮竹篾、编竹篾，绝对令人神清气爽。老王熟练到几乎都不用眼睛看，只见他左手捏着竹片的头，右手虎口卡着竹刀，拇指和食指娴熟地抵着锋利的刀口，摸索竹片中间疏松的位置，继而像武侠电影里的高人一样，刀口轻轻一动，竹刀顺势穿梭，就像一叶飞舟掠过水面，这竹片已经在一声裂帛脆响中齐齐地分成上下两道竹篾，一边是篾青，一边是篾黄，空气中飞溅的看不见的竹汁释放出浓烈的清香味，就像一条青色的无形的丝巾，扇了一下你的鼻头。

王盘荣介绍：编席子，要全用篾青，要是用

了篾黄，夏天，穿了无袖衫躺在这种竹席上的女人和孩子，就会感觉这竹席长了小牙齿，会夹到两只胳膊上的汗毛，而且，竹席的凉度也不够。编织秧篮、淘米箩和鱼篓这类成天在水中浸着的竹器，可以用篾黄，柔韧度更大；而晒匾、蚕匾、菜篮等竹器，可以用篾青与篾黄穿插着编出连续不断的花样来，看上去格外精巧。特别细巧的竹器，比如，替茶壶、保温杯编一身“竹丝筒裙”，就要将小小的竹片剖出三四层来，颜色由青绿到米黄。抽一条竹篾，薄如蝉翼，透着暖光，而且每一条都宽度匀整。

剖开的竹篾，两侧还要刮平，这道活计舒展得就像叶问在打太极，气沉丹田，平心敛神，手臂伸展的幅度特别圆融。刮竹篾用的刮刀是特制的，牢牢地固定在长条板凳上，平时要束之高阁，生怕打闹的小孩子撞到，需要用时，要赶走家里的孙儿，将它拖出来摆到客堂间。细看，这宽宽的朝外刀口与众不同，一边是平口，一边是连续S形。王盘荣手持竹篾，左手捏起一小块皮垫，垫着刀口，只听竹篾在刀口上“刺啦”一声滑过，说时迟那时快，一片竹花如舞者的薄裙，旋转着落下，这面刮平后，反面再来一次，竹篾的上下两面都刨平了。紧接着，王盘荣捏着皮垫的手指，迅速移到S形的刀口上，让竹篾再在这里走一下，同样是“刺啦”一声，竹子的清香娇嗔地挥一下手帕，又一次打在旁观者的鼻尖上。原来这S形刀口的用处在这里，竹篾从这里一走过，两个侧边就变得圆滑了。

山里人心灵手巧，通常竹篾手艺只要学三个月，就够用一辈子了。一个成熟的工匠，能编好看的稻箩是基本功。以前，这是挑稻子的必备工具，到了今天，稻子的收获全部机械化了，这种竹箩筐还是村民们赶集的必备：箩筐买回去，以两股扁扁的行军打包带，从箩底交叉穿过，并在

箩口将带子扎牢，底下打个结，紧贴自己后背的这一侧，带子留长一点，这就是一个赶集必备的双肩背箩筐啦。那些骑着摩托车或开着小面包车赶集的人都知道，大号的竹箩可装茶叶、笋干、白米、核桃，小号的竹箩可装腊肉、梅干菜、鸡蛋，中号的竹箩可装一个四处张望的小娃娃，兴奋时口水会流到你的肩头。尺寸多样的箩，卖完东西可以套放，不会占地方。

编稻箩，要先从底部做起，山里人把这活叫“依底”。在宜兴话里，“依”读四声，有照着样子的意思。王盘荣先抽出四根刮光的竹篾，“依”好长度，两根一组搭起一个叉，再抽一组竹篾，三两下，一个六角形的箩筐底部，就地上摊好了。“依底”就像女人织毛衣的“起针”一样重要，依好底，下面的工作就轻松了，只要顺着一圈圈编织即可。

只见数十支竹篾在老王面前舞动，轻细的竹篾从他的掌尖弹出，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这活计王盘荣已经做熟了，心、手、眼的配合可谓炉火纯青。他一面与老伴聊天，一面编织，力度与方向丝毫不乱。他问老伴，糯米粉几时去打，山上的冬笋何时去挖，咸菜啥时可开缸来吃，以及何时赶集去买肋条肉最合适。宜兴当地的风俗，过年时每家每户要做团子数百个，以各种咸鲜口味为主，萝卜丝肉末馅，冬笋咸菜肉末馅，猪油荠菜虾仁馅，都相当美味，团子上蒸笼前，每个下面要垫一两张竹叶，蒸好的团子在半阴处吹干，其中约一半要装在稻箩里，去送给出嫁的闺女。

闺女曾接王盘荣和老伴去城里住，但老王说，住上半个月，就想家里的剖竹刀、刮竹凳了，马上赶公交回家“做箩”，几天不做箩，手艺人心里就空空落落的。

老王脸色滋润明朗，眼神锐利精明。稻箩编



竹器

好了，还要在底部“上箩戗”，就是装上竹片，增加稻箩的承重力。合格的稻箩，每只需要装稻谷八九十斤。

做“箩戗”，需要老伴来帮忙，她负责生火，并抓着一把削好的两头尖竹片，将竹片的中段搁在火上不停翻烤，直到竹片上“滋滋滋”地冒出水泡。不能等它燃着了，立刻就要拿下来，递给王盘荣。后者一脚踏牢箩底，两只手配合着折弯那竹片，只听“嗞”一声，那竹片弯成了直角，老王瞄着竹篾的间隙，将竹片的尖头“戗”进去，与此同时，他的脚在箩底轻轻一踏，使硬竹片与竹篾完全贴合，一道“箩戗”便衬在箩底了。一只稻箩最少要上四道“箩戗”，也有上六道的，等“箩戗”在底部形成对称图案，稻箩就变得硬朗有型了。

“箩戗”上好，老王与老伴还要为箩口扎上一圈硬竹片。“扎箩口”就好比织毛衣时，要给毛衣的领口换一套针法，使之硬挺。两根长长的粗竹片，一里一外将软塌的箩口夹住，用麻绳里外穿梭，扎牢，一只可以经得起十年时光磋磨的大稻箩就做好了。虽然，单凭一卷红色塑料绳也能紧固箩口，但竹编稻箩有两道“红眉毛”，多丑呀！买稻箩的都是几十年的种田人，老农一定会

在箩口上下狠劲捏两把，再手举稻箩，在地上攒两下，就知道“扁竹匠”的功夫到不到家了。客人的脸色晴朗，王盘荣的脸色就晴朗。

编席或做箩，挣的是一点辛苦钱。如今，一只中号的买菜竹篮，也不过卖三十元，中号稻箩卖六十五元，至少可以用十年。自家竹园里的竹子，是不够用的，需要买乡邻的毛竹，刨去材料费，忙一年，王盘荣与老伴在这一项工作上不过挣个两三万元。但他们很满足，手艺人在乡间很受尊敬，加上太华山中空气好、水好，他们过得十分安逸。

最近，七十五岁的王盘荣收了00后小许当学徒。小许的目标，是要学做各种镂空的竹编玩偶，有耳朵没眼睛，或者有嘴巴没眉毛的那种，准备卖给年轻人挂在包上，还要学竹编小鞋子，想卖给茶社和民宿当装饰。王盘荣提起徒弟，像提起小儿子一样，又是骄傲，又是无可奈何：“我只把这通身的本事教给他，至于他怎么折腾，我是管不了的。我也想开了，将来，哪怕在农村，可能真用不上多少稻箩和晒匾了，要是年轻人能欣赏竹编的美，咱的手艺就没荒废。”

做一把石瓢壶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刚见到这个句子时，老张才十四岁，还是小张，刚上初二，数学课上新开了平面几何的章节，老张听得昏昏欲睡。他是丁蜀镇人，爷爷、老爸、叔叔都是做紫砂壶的，当年，爷爷家中新造了七间房，又在门前的池塘里堆叠了假山，种了不少果树，一时手紧，没有钱买家具，老张的爷爷就怀揣一团珍藏的上好紫砂泥与一包工具，去卖红木家具的老板家中做壶，现场做了两把壶，老板就把一房家具送了爷爷。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老张打小就知道自己迟早凭手艺吃饭，读书的心气就泄了。以数学为例，学代数的时候他还在努力跟上进度，毕竟以后做生意要算账；到了平面几何的课堂上，他便很不耐烦，既然自己长大了必然捏个壶就换得了彩电与真皮沙发，还要学几何作甚？

正好，同桌借给老张言情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迷得他欲罢不能，除了课间与自习课，他还在数学练习册里夹带着言情小说，上课也忙着追看，某一次，在数学课上，老张正对着练习册傻笑，老师在他面前停下来，敲了敲桌子，将小说收走，轻柔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老张的心被一盆凉水浇透，他以为，老师会祭出“敦促向学三板斧”：罚站、批评、请家长，但数学老师只是拿出一把正在泡茶的壶，推到他面前，和蔼地问：“你将来是一定会做壶为业的？那你倒是说说看，这把石瓢壶的横切面上，到底隐藏着几个三角形？友情提醒哦，正的与倒的三角形你都要看到，大的三角形中还套着小三角形，你不要漏数哦。”老师又许诺：“数对了，书就还你，今天的事，既往不咎。”

老张以手指虚描轮廓，犹豫良久才说：“里面有四个三角形？”

“不对。”

“那就是六个，不会再多了。”

“也不对。”

老张为之气结。他出身制壶世家，这天，竟被一把器型单纯的石瓢壶打败了，爷爷说过，在宜兴，成千上万的紫砂壶款式中，石瓢壶的地位不可动摇，这是陈曼生始创的壶型，元气充沛又似谦谦君子。爷爷曾经当着孙子的面，欣赏自家的“镇宅之宝”——那是一把顾景舟做的石瓢壶，爷爷发出的叹息是：“前辈的壶都能做到这种程

度了，这叫我们可怎么活。”爷爷也跟孙儿谈论“工巧之极是圆浑，质朴之极是风雅”这种半大小子听不懂的话，老张从前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这会儿，他在老师办公室里的真实想法是：老师一定欺他不懂行，这平平无奇的壶，所蕴含的三角形，还能超过六个？

见老张拧着脖子不服气，数学老师在办公室的台板上，铺平一张白纸，写下“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又以流（壶嘴）、壶把与壶钮为节点，画下了石瓢壶一个个似有若无的三角形，老师以笔帽点着那张素纸说：“石瓢壶舒展挺拔，壶身呈梯形，底置三足，盖设桥钮，它的美，在于简洁流畅的线条中，其实隐藏着多个虚虚实实的三角形。看到这只壶，你就会明白，咱们在课堂上学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都是有用的。将来做壶，你没有空间意识，做出来的壶就没有气力。”

时光荏苒，转眼离老张看言情小说的年纪，忽忽已过去四十年，他的徒弟都带徒弟了，已经当了师爷的他，还经常给前来学艺的青年讲起“一把石瓢壶里蕴藏多少个三角形”的故事。

是的，紫砂壶的创作可不是按部就班地走一套工艺流程，制壶艺人要从千百人中脱颖而出，关键是要做一个杂家，书法、绘画、篆刻、建筑，都要懂，甚至紫砂艺人调制泥料，都要懂得养生学与材料学的原理。练出自家独有的紫砂泥之后，做一把壶，还要融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一种微妙的哲思，艺人要不厌其烦地通过“打、围、上、蓖、复、清、搓、通、装、捻、光、推、敲”这十三个步骤来做壶，并且，透过这十三个重达千钧的字，来呈现手中的壶独步天下的生命力。

当年不肯学平面几何的老张，已成为专家， he 可以从博物馆中的一把名家之壶，倒推出紫砂壶蕴含的几何结构，又可从一团紫砂泥开始，通过十三个步骤，向我们细说一把石瓢壶的塑造之法。



石瓢壶

譬如“打”的步骤，老张手持木拍子，轻柔而均匀地将紫砂泥打成泥片、泥条与身筒，让紫砂壶的每个部分厚度均匀。紧接着，他开始施展“围”字法，只见他双手合拢，像是武侠高手将全身的内力聚拢在双手的掌心之间，小心将壶身的围片与泥条连接，再轻柔地拍打泥片，做成壶的基本造型。这一步需要极其耐烦，使力太过，壶就做塌了。

接下来的步骤也很重要，就是一个“上”字，指的是在围好的壶身上，“上”好壶底泥片与嘴片。“嘴片”指的是壶身上方封住空气的泥片，需封入多少空气，什么时候放、放多少，这就是老张大半辈子的经验了。另外，老张还要“上”壶颈、“上”壶口的线片，做壶盖时还要“上”泥片、“上”壶帽、“上”子口，子口指的是壶盖上的凸起圆圈，用来增加壶盖的密封性并固定壶盖的。总之，“上”这个步骤就像是建筑中的硬装，决定了一把壶的整体造型。

这就算完了吗？远没有。一把光洁如玉的紫砂壶，“软装”才是其气质禀赋得以展露的关键。下面，老张要着手美化这把石瓢壶。例如，他要施展“蓖”的功夫，即利用竹子的圆弧，处理壶身外部，使得造型光洁规正。紫砂壶的造型不同，用以“蓖”的工具种类繁多，老张打开帆布工具包，他的竹子工具竟有十八样，每一样，都是他

自己琢磨设计的。好在宜兴竹子多，倒也容易找到趁手的老竹来做这些工具。接着，是“复”的步骤，指的是在壶身上，以脂泥来加入线条感，比如，在壶身上“复”上一枝清雅脱俗的竹枝，或一枝旁支斜出的梅花，塑造竹枝或梅花的脂泥，和做壶的泥料是一种，但含水量更高，这样，线条与壶体的粘连才牢固。脂泥的准备也讲究，里面的空气越少越好，因此要不断地揉捏，排出其中的空气。石瓢壶的壶底还有圆而矮的三足，加上它们，也要靠“复”的手法来安排。“复”完了还要“清”，老张会将壶身外的线条图案，以及各部件衔接处的“毛刺”缓缓处理干净，看他不慌不忙地“清”壶，似乎能感受到他的耐心像一股源源不绝的清泉，不断地从山间涌出。

壶身做得差不多了，该来做壶嘴和壶把了。第一个动作就是“搓”，搓出来的圆柱状部件，需要一头大，一头小，表面光滑，里面没有任何空气，否则在烧制时，壶嘴和壶把处会断裂。壶上装饰的松、竹、梅等植物的细枝干，也要用搓的方式来塑造；接着，就要来“通”壶嘴了，这也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壶嘴、壶身上的出水孔、壶盖上的出气孔都是正圆形，壶的出水才流畅。通好后，着手安装壶嘴、壶把和壶钮，要保证壶嘴、壶把、壶钮在一条直线上，石瓢壶才能焕发敦实、安详的韵味。石瓢壶的壶钮是江南的拱桥形，因此，用“捻”的方法来制作球体壶钮的方法就略过，马上就直接进入壶体的“打磨”程序了。

壶身外面的“打磨”要用到“光明针”（一种牛角薄片），光壶身的和光壶嘴、壶把的光明针，结构完全不同，老张一直将这些“光明针”泡在水中，使之有一定的柔韧性。依靠光明针反复“光”出来的壶，忽然有了皎洁之气，就像一个暗沉黝黑的毛孩子，某一天突然懂事了，浑身

散发出沉静、安宁、胸有成竹之清辉。接着，是壶里面的“打磨”，这一步骤，行话叫做“推墙刮底”，是指用竹子工具探入壶底，推刮壶底和壶身的连接处，让内部的紫砂泥更紧密，推刮时，要顺手把壶嘴与壶身连接处的细小缝隙都处理掉。推刮后，再细看壶底，可见里面有竹器扫过的纹路，呈优美的放射螺旋状，老张踌躇满志地说：“其实一把好壶，内里也要经得起考验啊。”到这里，一把石瓢壶就基本做好了，老张用小的四方木柱，在壶中抵住打印章的部位，将壶倒置，壶口朝下，在壶底敲打上自己的印章。

这样，一把造型古朴的石瓢壶就完成了，阴干后，再经过窑里的高温，它就能显露出大智若愚、抱朴守拙的容颜。

老张告诉我们，宋代只是紫砂的初创阶段，那时的紫砂壶器，是用龙窑裸坯烧制的，常有火疵现象，就是壶身不够细腻平滑，有小疙瘩。而真正的宜兴紫砂壶上品，要到明代中期才发展起来。我笑问他：“做壶几十年，文史、书画、金石，你都手到拈来了，但你有一个谜还没给我们解开，按照数学老师的眼光，一把石瓢壶里，究竟虚虚实实藏着几个三角形呢？”

老张蘸取茶杯中的一点残茶，以壶嘴、壶钮、壶把为顶点，在八仙桌上画出石瓢壶蕴含的三角形，大小不一，竟有九个。原来，这才是这把壶的造型如此稳健迷人的根源。

明前茶 本名华明玥，《扬子晚报》编辑。



小镇上的大学校长群

III 周桐淦

位于姜堰溱潼的院士旧居

小镇，是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

溱潼镇的区位比较特殊，在苏中里下河地区三个市（区）交界的犄角之间：姜堰区的东北角、兴化市的东南角、东台市的西南角。这里河网密布，镇区位于东西走向的泰东河（泰州至东台）南侧、南北走向的姜溱河（姜堰至溱潼）西侧、万亩溱湖的北侧。谓其小，是因四面环水的地貌形成中，有一块 0.54 平方公里的垛田式或小岛式的冲积平原，宋末明初开始，这里逐渐成为一座商埠茂盛的两万人聚居的集镇。

八百年过去了，小镇的繁荣延续至今，但面积还是 0.5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还是两万多人，数据发生显著变化的是，小镇上走出去的莘莘学子之中，居然有近 20 位国内知名大学的校长（书

记、院长）。溱潼籍高校领导涉及的大学有：武汉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山东艺术学院、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太湖学院、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些高校校长、院长、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除了山东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铭、原南京气象学院院长朱乾根离世以外，其他各位仍然在行政、教学、指导研究生和所在学校顾问等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而且，他们各人头上一方天，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科研领域开疆拓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笔者在采写会船风情小镇溱潼的散记《水上

狂欢到溱潼》时，走进小镇上的大学校长群，忍不住记下了几位代表性人物的趣事和轶事。

园林学博导的授课从拔草开始

1963年出生的王浩，本科就读的是同济大学的风景园林设计专业，担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之前，他从林大园林系普通教师开始，由系副主任到主任，由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风景园林学院）副院长到院长，再由南京林大副校长到校长，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学校领导的顶层。他所从事的专业上的进步，也从工学学士到生态学博士，再到林业工程博士后。除了南京林业大学校长的头衔以外，王浩还有不少带“国”字号的桂冠，譬如，园林规划设计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园林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园林国家级特色专业负责人、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有记者采访他，风景园林也就等同于林木盆景，这在当时，包括现在，都是一个小专业，他怎么做出了这么大的成就？王浩回答，这是受了爸爸的影响，爸爸很有艺术修养，王浩小时候钓几条小鱼回来，爸爸往盆中一放，加两根水草，就是一件鲜活的盆景。妈妈采几朵野花，爸爸往瓶中一插，就成了插花艺术。王浩的爸爸做了一辈子的溱潼中心小学校长，乐天知命，兢兢业业，溱潼走出来的大小才俊，都这样称呼和怀念他：“我们伟大的王校长！”所以，王浩说，再小的专业，只要你专注投入，埋头二十年、三十年，你就会被专家，你就可能取得大成就。

王浩在教学中，特别在与研究生的互动中，也常有一些小中寓大的神来之笔。他时不时把几个博士生叫到他郊区住地的院子里，和大家一道

并排蹲着拔草。这年头的准博士们，一个个细皮嫩肉，蹲在地上一两个小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边拔草，心中一边嘀咕，这位博导要什么花枪？请学生拔一次草，自己要赔上一桌菜和一两瓶好酒，还不如两百元钱找个钟点工干干，既省事，又省钱。前不久，博士生董琳要去加拿大一所大学交流学习，送行宴会，有人趁着酒劲劝老师不要再做这“赔本买卖”，导师也喝了几杯酒了，说话也就直白了，反问大家，这仅仅是拔草吗？这仅仅是吃饭吗？这是在上课！王浩说，园林设计也好，花木盆景也好，都是理科中的文科，文科中的艺术专业。这种特殊的“艺术专业”，就像舞台上的舞蹈功夫、武打功夫一样，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园林设计、盆景雕琢这一行，除了扎实的书本知识之外，你没有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蹲功和站功，你是入不了门、成不了“家”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土地，敬畏劳动，敬畏专业。

这个细节，我是从王浩校长早几年的博士生汤鹏那儿听来的，他参加了那次活动。

作为国家级城市园林规划和湿地建设的高参，王浩还一直致力于“公园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说，小时候的儿歌就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种“鲜艳”不是见缝插绿，不是屋顶花园，而是要有全盘的、生态的规划。他很反对全年常绿，满眼是花，认为四季转换、树木枯荣是人间正道。就如同饮食科学提倡生态绿色，反对转基因、反季节一样，老百姓喜欢的“绿水青山”，应该是大道自然。他在浙江、吉林、河北等全国各地的讲座和专家活动中，不断“掏出”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两张名片：

公园城市的样板——泰州；

湿地建设的典型——溱湖。

“上天”“入地”的南信大校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2004年由南京气象学院更名的，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该校原来在国内排名靠前的大气科学专业和气象学专业，都遇到了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困难。2006年初，李廉水由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调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李廉水是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科博士，调任南信大之前，他的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讲座火遍大江南北。经济学专家能带“火”老牌的气象学院校吗？在校内外的一片怀疑声中，李廉水一番调研之后，提出并实施了“上天入地”，振兴信大的目标管理策略。

“上天”，就是瞄准品牌专业的世界一流水准，“垂直拉升”，迎头赶上。李廉水解释，为什么提“垂直拉升”，不搞弯道超车？因为弯道超车有时容易犯规，甚至不“犯规”就难以“超车”，有投机取巧之嫌。而垂直拉升，靠的是实力、功夫和超常的努力。李廉水是如何“垂直拉升”的呢？他了解到联合国气象组织的实力官员多为原南京气象学院校友，就立即与他们建立联系，及时了解信息，申请主办前沿学术活动，以此扩大学校影响，也逼着自己的师资队伍“观云识天”，苦练内功。为了争取主办2006年第十届世界气象组织教育与培训会议，李廉水从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后的病床上，被抬上了飞机。在去日内瓦的飞机上，一个小时调节一次腰带，硬是用真情、用诚意，迎来了世界气象组织官员和各国气象专家，迎来了国家气象局和省政府领导。论坛的举办，也“逼”着学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大大上了一个台阶。

李廉水在南信大期间，还干了件搅动业内池水的新闻事件：“招女婿、促儿子”。南信大2006年开始，连续多年面向全球，百万年薪招聘二级

学院院长，人称“招女婿”。2006年，百万年薪还是有诱惑力的。招“女婿”如此，本校毕业或已在学校工作的土生土长的“儿子”呢？李廉水说，一样看待，条件一经制定和公布，“女婿”抢到了“绣球”，有出息的“儿子”也在“业精于勤”的较劲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入地”，就是要让南信大的毕业生“接地气”，适应社会的需要，尽快在社会发展中找到自己的适合位置。南京气象学院改校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后，由原来气象专业院校，变为包含气象专业、人文专业、理工专业的综合性大学。由于高校体制改革后的扩大招生，原有人文类、理工类高校的品牌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都遇到“粥少僧多”的难题，更何况南信大这样新开办院校的新开办专业呢？面对早期南信大毕业生就业难的实际状况，校务委员会做出决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品牌专业，最强的是气象专业，南信大要扬长避短，把“观云测天”当作自己的“大学语文”，所有专业都要开设气象学中的五门基础课程，鼓励人人拿辅修专业证书，有条件的修气象学的第二学位。人才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信息，各地气象部门在招收南信大气象专业毕业生时，文科、工科、理科类的同学“搭伙”投档，也很受欢迎。因为，全国各地各级气象单位和部门招收新员工时，除了需要气象专业，也需要中文、财会、经济类、计算机类等专业的毕业生，同样专业的学生应聘，南信大的非气象类毕业生手上，大多都有张《气象专业辅修证书》，你说，哪家的毕业生更受气象部门欢迎呢？即使是政府的其他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只要是与气象管理稍微沾点边的，谁见了不为之心动呢？南信大毕业生的就业率，一下子跃居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前几位。

所以，李廉水的“上天入地”战略成功了，

南京气象学院更改校名后，又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名义，重新入选全国双一流高校。百度上这样介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A类建设高校。学校的大气科学专业为“世界一流学科”，在教育部最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蝉联第一和A+等级，实力顶尖。

李廉水2017年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岗位退休后，继续担任太湖学院的执行校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监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他还是国务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兼管理学部主任、教育部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李家三位院士兄弟

根据网络信息记载，截至202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87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978名，两者相加，一共1851名，若按全国人口14亿计算，两院院士与全国人口的比值大约为1/760万，也就是说，平均760万人中才有1名两院院士，真可谓寥若晨星了。所以，在统计两院院士时，一般都是以地级市为单位介绍的。

小镇溧潼有个例外，李家一门三院士，弟兄仨：李德仁、李德毅、李德群。

李德仁，1939年生，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测绘学院院长。

李德毅，1944年生，人工智能研究专家，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当选国际

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德群，1945年生，材料成型专家，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咱们先从李德群说起。李德群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冶金系，1981年获得华中工学院塑性加工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至198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归来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德群长期从事材料成形模拟、工艺与智能装备等领域的研发，不少带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被国防、汽车、电子技能等高新领域采用，2007年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同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李德群与他的团队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博士点基金项目、国家“七五”“八五”“十五”重点攻关项目，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0多项。李德群还主撰著作8部，合撰著作3部。可惜，天不假年，2022年，李德群院士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李德毅是三兄弟中的军中院士，少将军衔。196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198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征召入伍，以后，一直从事指挥自动化系统工程和军队信息化工作，李德毅除担负军中相关专业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首席科学顾问等重要工作。在人工智能领域，李德毅的代号是：“AI之父”“人工智能的领舞者”。早在2012年，北京到天津高速公路的部分封闭路段，李德毅的团队就开始了无人驾驶的试验。2015年，从郑州到开封的全开放公路上，李德毅的无人驾驶汽车试行

成功。2018年4月12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日子，全世界第一辆无人驾驶的电动卡车，从天津港启动出发，投入运营。驾驶座空着，李德毅院士与助手微笑着端坐后排。这辆卡车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和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国产设备，同时辅以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保证在夜间、大雾、雨雪等恶劣天气和现场人员、车辆、作业设备交混的复杂情况下全天候运行。这是震惊世界的记录。

李德毅院士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某些“领先”世界水平的成果时，他的胞兄李德仁院士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放了卫星。李德仁院士1963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1981年获武汉测绘学院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武汉测绘学院任教，1986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年开始担任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延续了他从事的遥感、全球卫星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地球空间信息学的教学和研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李德仁院士于2005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理论与设想，把高空的卫星、低空的飞机、地上的移动测量系统与网上的GIS全放在一起，叫“广义空间信息网络”；把图像处理、GPS处理由信息传回地面合成，改为在天上及时处理，叫“在轨数据处理”。他当时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能构成一个天上、地上合在一起，能够实时更新、处理数据的实时或准实时系统，相关领域将其称为“通导遥理论”，即通讯、导航、遥感三方面的数据一体化处理，又称为“李德仁方法”。

“通导遥”成功了，“李德仁方法”成功了！2024年6月24日，北京，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李德仁院士颁发了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李德仁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他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的系列难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航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德仁院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借助了其弟李德毅的AI智慧。有细心的记者发现，8年前开始，在全国两院院士会议及其他相关会议上，兄弟俩只要一见面，就少不了交流相互的科研信息，他俩还跨学科交流，合著了具有国际前沿意义的专著《空间数据挖掘理论与应用》，并且，兄弟俩联手招收和指导跨学科的博士生。中国有句成语叫“如虎添翼”，这样一专多能、如虎添翼的博士，从李德仁李德毅身边已经走出去两位，而且正在继续培养中。

两位老院长遗留的人间佳话

说起溱潼籍的大学校长，不能忘记已经去世的朱乾根教授（1934—2004）和朱铭教授（1937—2011）。

朱乾根教授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博士生导师，专业为大气科学与研究。学术著作有《华南前汛期暴雨》《东亚季风》《天气学原理与方法》等。朱乾根教授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委员、全国季风科学研究协会技术组组长、中美季风合作研究中方科学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特约编审等。俗话说，南美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可以酿成一场太平洋上的热带风暴。这则由气象学上的研究术语，逐渐演变成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名言，就是朱乾根教授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他的中国暴雨与季风研究、东南亚季风的分

带、东亚季风体系等研究成果，至今都是中国乃至亚洲同类课题的代表性论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朱乾根教授担任南京气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非常巧合的是，21世纪初，又一位溧潼人李廉水担任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前后相隔不足20年的时间，同一所大学，由同一个小镇走出的两位教授先后执掌，这应该是共和国教育史上罕见的佳话。

朱铭教授生前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山东省主委、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等。朱铭教授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在美术史、美术原理、设计艺术学理论和设计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独到见解，是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外国美术史》、《设计史》（上、下）、《雕塑名作欣赏》、《设计家的再觉醒》等。朱铭教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长期在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执教并担任领导工作。

金秋十月，在李德仁、李德毅、李德群三兄弟的旧宅，亦即现在已成文旅景点开放的院士旧居，姜堰区委副书记、溧湖风景区党工委书记黄卫平，与笔者聊起了小镇上的大学校长群话题。我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溧潼的特有现象，与小镇清代兴起的书院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大致可追溯至宋明时期，像长沙的岳麓书院和无锡的东林书院。这类书院开办的目标单一，基本都是为科举考试而办的预科班，是为地方绅士后代或富家子弟日后跻身社会精英阶层服务的。而清同治八年（1869）创办的溧湖书院，开院之日即不同凡响，书院董事会呈准在溧湖书院内成立了“溧湖义学”，又名“溧湖

义塾”。用今天的说法，当年的溧湖书院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溧湖书院全日制学习，收费入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等。溧湖义塾面向社会免费招生，节假日和晚间授课，有点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夜校和扫盲班之类。开设课程除以上内容外，更多的是讲析社会应用常识和市场营销规则。总之，经世致用是义塾教学的第一准则。或许，正是得力于当年溧湖书院这种对文化和文明有教无类的传道，溧潼古镇虽小，但在崇尚道德礼仪、追求公平正义、发展区域经济、提高民众文化方面，一直提高与普及两条腿并重，走在同类型城镇的前列，甚至领跑里下河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建设。一个两万多人的小镇，居然为国家贡献了近一个排的大学校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黄卫平书记说，地方政府正准备放大小镇大学校长群的文化推进效应，在院士旧居的附近，利用现有的明清时代旧宅，开辟集阅读、研究、观光和休闲一体的大学校长书房，让各个学科的大学校长，在自己的家乡“复制”一至两间自己的“专业”书房，配套文化古镇建设，开辟文旅新的业态，也光大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

周桐淦 泰州溧潼人，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少年英豪

III 高万祥



盛李豪

盛李豪，巴黎奥运会双冠王。中国之光，东莱之光。

一束光，光源在张家港市东莱镇，在东莱小学。

盛李豪特别爱家乡，向别人介绍他是哪里人时，他骄傲地说，我是江苏省张家港市东莱镇东莱村的人。

盛李豪的名字，和东莱小镇连在了一起，也在东莱小学的校史上增添了重墨浓彩的一笔。

1922年，乡绅杨家父子建镇，用紫气东来的典故，给小镇取名“东来”，后人为书写好看，把来字改成莱。紫气东来，小镇从问世起就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比如带领张家港人创造城市发展奇迹的秦振华老书记，就是东莱人。建镇102年后，盛李豪夺冠的喜讯从巴黎传来。世人羡慕的目光聚焦在了东莱小学。东莱小学出了一个盛李豪，东莱小学也成了一块金子，在人们的心里闪闪发亮。

盛李豪才20岁，少年英豪，超世拔俗，他首先要感谢的，是东莱小学老校长唐建华，因为2001年，在他任内，东莱小学组建了射击队。

唐校长是我老朋友，他告诉我，当时，苏州

市即将组织中小学生射击比赛，张家港市体育局要找一个学校组队参赛，因为是小众冷门项目，不容易出成绩，许多学校不愿意接手。唐校长没有急功近利，他觉得让孩子拿起枪学射击，蛮好玩的，孩子会喜欢，于是毅然承担重任。

这是张家港市中小学校的第一个射击队，而且经历几任校长延续至今。正是这支队伍，给了农家子弟盛李豪摸枪的机会，让他从小镇走向全国，并登上了世界舞台。好玩，孩子喜欢，这不就是教育和办学的追求吗？

唐校长比较重视体育艺术方面的特色办学。除射击项目，当年的东莱小学，民乐队和音乐教育也搞得风生水起。每个年级重点开展一门乐器教学，葫芦丝、竖笛、二胡、口琴等，每一个孩子都带着一种器乐技能离开母校。学校民乐队更是在全市独领风骚。校园里，有了歌声，有了乐器声的悠扬婉转，就有了欢乐，有了蓬勃的生机。二十年前的一所农村小学，能够搞得如此有声有色，难能可贵。

东莱小学是好学校。唐建华是有眼光的好校长，现任校长苏海峰也是有抱负的好校长。我是学校文学社的志愿者教师，记得2022年春天第

一次踏进校门，苏校长就把我领到校门不远处靠着墙根的一丛小草前，上面是一块标语牌，写着“东莱小学，梦想开始的地方！”牌子下边是一棵棵随风摇曳的野生小草。他深情地告诉我，这叫莱草，东莱的莱字，是我们江南沙土上特有的一种野草，不要看它其貌不扬，但生命力极其旺盛，我们把它作为学校的精神象征，激励每一个师生，要做一棵有梦想的莱草，日出东方，明知脚下荒芜，也要像这种劲草一样蓬勃生长。

感谢母校，盛李豪就是一棵有梦想的劲草！也许，东莱小学能够诞生盛李豪这样的英豪，是办学发展的必然收获。

今天的东莱小学，位置仍在市郊，生源仍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主，真正的平民教育。然而，让我十分欣赏的，正是体育艺术和兴趣特长培养的特色办学。平民家庭，平民教育，为孩子的人生发展着想，盛李豪永远不会忘了母校精心培育他的恩情。

作为居住在东莱的盛李豪老乡，在他奥运夺冠的第一时间，我怀着喜悦和骄傲，电话采访了苏校长、体育教师倪娟、班主任俞敏、射击启蒙教练袁康。还和盛李豪的邻居，以及东莱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先后做了简要访谈。苏校长介绍，我是盛李豪的科学老师，盛李豪去苏州体校时我是学校副校长。我认为，小学母校对于盛李豪的成长来说，不起眼，但很重要。不起眼是指，在他的射击技术指导上，学校的帮助有限，但对他的成长十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比如给了他第一次摸枪的机会。学校的食堂餐厅，是他第一个射击练习场地，他是从我们的校园、我们的食堂餐厅，走向世界的。

苏校长高兴地说，几年不见，小盛同学不仅长高了，更可喜的是眼神变了，从充满好奇，到现在的充满自信，我看到了他的成长和成熟。

倪娟是学校2001年组建射击队的第一个带队老师，而且一直坚守岗位。这几天她一直沉浸在事业成就的快乐和幸福中，学生成为奥运冠军，是她一辈子的荣耀。班主任俞敏对盛李豪的评价是，很机灵，很聪明，能吃苦，人缘好。邻居刘女士说，看着这孩子长大，他从小很文静，有点腼腆，想不到现在一下子成了世界名人。

盛李豪成为奥运双冠王，最高兴的一定是他的父母，最值得祝贺和致敬的也应该是他的父母。怀着好奇，带着崇敬，7月30日下午，在苏校长的陪同下，我来到了盛李豪的家里。年轻，质朴，沉稳，这是盛李豪父母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我把省、市和张家港的几份报纸都带了过去，盛李豪母亲看到儿子整版的大幅照片，脸上瞬间绽开满满的笑容。盛爸反复强调，媒体喜欢用“天才”称呼我儿子，其实哪里有什么天才，儿子平时流下的汗水太多太多。看着盛爸超乎寻常的淡定，我一下子明白，盛李豪比赛时特别良好的心态，原来是从小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可贵的基因延续和传承的力量。

八月份，盛李豪回过一次母校，但这是政府组织的，主要是接待各级媒体人员采访的活动，加上正值暑假，见到这位奥运冠军校友的师生很少。2024年11月6日，在又一次拿到世界冠军——2024年射击世界杯德国站10米气步枪男子个人冠军，实现个人世界冠军大满贯以后，盛李豪又一次回到了母校东莱小学。这是盛李豪英雄凯旋，也是他的感恩之旅。

校园内，对着校门的大屏幕上，霸屏的是盛李豪的大幅照片，还有标语“热烈欢迎奥运冠军盛李豪回到母校！”一排排站立着的孩子，一个个都带着比阳光更加灿烂的笑容，早就等候在学校里边的小广场上。

等在校门口的孩子们沸腾了，使劲地高喊：



盛李豪回母校

“盛李豪！盛李豪！盛李豪！”杰出校友盛李豪大哥的回来，成了全校孩子的狂欢节。连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还有许多比我年轻的教师，都激动得有点欢呼雀跃了，紧紧跟随着盛李豪，见证和分享这难得的欢庆时刻。

正在射击馆训练的孩子们应该是盼望得两眼欲穿了。能得到奥运冠军手把手地示范指点，他们是最幸运的。他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听着。我想，今天晚上，他们一定会做好梦的，而且这样的好梦，会成为一辈子的幸福回忆和精神营养。

书法教室、拓片教室、葫芦雕刻教室……盛李豪看得两眼放光，苏校长讲得滔滔不绝，孩子们都听得入迷了。

苏校长曾几次带着得意的神情跟我说过，射击、国画、文学社、葫芦雕刻等社团，我都是克服困难，尽量找校外优秀的专业老师来上课，努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课堂和最好的教育。我想，我这样做，坚持下去，现在也许看不到多少明显的效果，但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孩子一定会特

别感谢母校的。当然，校友中能涌现出盛李豪这样的奥运冠军，那就更加值得，更加让人高兴了。

东莱小学出了一个盛李豪，我们为盛李豪喝彩。我们的教育，最缺少的就是多样性，盛李豪正是一个成功的样本。作为一束光，他能照亮我们的教育，照亮更多孩子的前途和人生。

2024年

高万祥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泰州如梦

III 郭宏冰



夜游凤城河

水

四海之内有八荒，八荒之内有九州。

州从“川”，为大江大水。“、”为住，近水驻之。这样说来，州一字，更像是一个漫长的动词——演绎了先民依水而生、筑城而养的历史进程。

一座城，比如泰州，也是如此。

几年前，收到泰州同窗的来信，除去日常寒暄，内里还附着一首小词，毛笔誊录于宣纸之上，乃易安居士的《一剪梅》。信外是普通的牛皮纸封，右下角赫然写着“泰州海陵徐氏”。

海陵，海边高地吗？能看到海吗？我懒得去

翻现实中的地图，却在内心的江南版图上做了标注，这是一座能看见大海的城。

客居江南多年，虽游历大小城池，却数次与泰州擦肩。对于江南的理解，我是生了狭隘且浅薄的毛病的——后来站在望海楼的观景台上，我问身边的海陵徐氏，海在哪里？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伸出手，指向了远方。

望海楼里的确挂着一幅巨画。东方欲晓，红日欲出，波涛汹涌，云蒸霞蔚。一座古楼以悬望之势，矗然屹立于碣石之上。画作所描述的正是清代泰州古景之一——城楼眺海。没有所谓的失望，我早已习惯站在那些抽象或写实的遗址前凭吊一点往事，追忆一点当年。就像那天，我站在

巨幅的“大海”前想象着海陵旧貌，于是，人世间的兴衰荣辱，杀戮权谋，就都有了沧溟的底色。

大海是浅色的，无边无际。泰州城是深色的，沉重坚硬。而望海楼是展翅欲飞的大鸟，凌然于泰州城之上。“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站在“鸟翼”上的离人骚客，真正看到了什么，仙山、浮云、孤帆远影，还是心中那一块无法消弭的肿胀？我无聊时会想象他们的表情，但那时那地，我站在望海楼上，眼里盛满的、心中流动的，只有面前这逶迤流淌的凤城河。她宽阔，浩大，温柔，缄默，像年迈的祖母，张开了温暖的臂膀。泰州城很老了，不远处的钟声传来，像一声轻唤，银铃般的质地，扑进凤城河，被水汽一挡，又轻盈起来。

我对凤城河的传说毫无兴趣，它自身的盛大，已经足够成为传奇。当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当历史在岁月的磨蚀中面目全非。大海隐退，城墙已毁。这座古老的凤凰城，还留有一条凤城河，柔情坚贞地守护着她，这本身就是一种传说。

凤城河是泰州城给我的第一个惊喜。在泰州的两日，她总是相伴于我左右，走过的桥，路过的路，仿佛有无数河流湖汊贯穿这座城市。但我最爱的还是凤城河的绵长与宽阔，以及她带给我的妥帖与安稳。人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得幸福一些，我喝多了酒，就开始羡慕我的朋友。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三分水意，浩浩汤汤。——外域人笔下羡慕几多的幸福，至今仍潋洄流连在长衢水街，在小巷舟市间熙熙攘攘。”

借着酒意跳上一艘游船，沿着凤城河绕城一圈，只觉得河水悠悠，人生悠悠，天上有月，水中有月。梅园的梅、柳园的柳、桃园的桃都向我聚拢来，但我并不想听他们的故事。我闭着眼，随小船摇晃，仿佛回到了童年，在奶奶暖香的怀

抱里昏昏欲睡。船行未半，海陵徐氏巧遇了他的另一伙朋友，趁着酒兴，他亮开嗓子，为我们唱了一段京戏，有风从水上来，润湿了他的唱腔，那余韵里便多了几分水的温柔。我闭着眼睛假装陶醉，心里想着那一定是奶奶爱听的曲调。

月

月亮从海上来，温柔地抚上我的发丝，我正在合意小院里赏鱼。

合意小院淹没在稻河旁的一群仿古建筑里，形制似北京四合院。东西皆有厢房，圆拱门隔开两个院子，南面为正房，我住在西厢房。对面的屋檐上挂着一排咸鸡，一，二，三，四，五，六，七，伸长了脖子，排好了队。可笑的是，咸鸡旁，同挂着一只鸟笼，两只翠绿小鸟正跳上跳下，啾啾成韵。一边是死亡，一边是生机，这一幕倒是诠释了生活的常态。主人家三世同堂，老奶奶已至耄耋，小孙子和小女冷然同岁，正是活泼好动时节。除我们是来客，还有一对小姊弟，听闻是堂叔家的孩子，大的文静些，小的凑成一对，很快和冷然熟络起来。

因未出正月，院子里还满溢着年的气息，剁肉，杀鱼，包小馄饨。大人忙得团团转，二三孩童就地打闹，绕了圈子跑来跑去。内院西侧放了一张青石桌子，桌子上摆着圆圆的瓷钵，两尾小鱼，游曳其中。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散酒气，天上有一轮月亮，钵中有一轮月亮，而合意也似一轮月亮——人间的圆满幻化成的月亮。

几乎所有的文人都生过月亮病，我也不例外。到了江南，我一直以为月亮是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波心荡，冷月无声”，没有月亮，扬州怎么能称之为扬州。到了泰州才知道，江南的月亮生在扬州，却也养

在泰州。

海陵徐氏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扬州如父，泰州如母》，洋洋洒洒，自是道不尽扬泰之渊藪。我是过客，自然不在意这些。我只喜欢月亮，小时候，奶奶在中秋指给我看，我咬着月饼看它，甜甜的，像是月饼里的一颗豆沙。后来恋爱了，失恋了，结婚了。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再后来，我把这个毛病遗传给了冷然，不论走到哪里，我们总要带上月亮。我和她曾一起看过东北平原上的月亮，橙黄色的一轮，从黑土地里慢慢地长了出来。敦煌的月亮，披着铠甲，带着毛边，从大漠飞沙中滚了出来。还有西安，从古城墙上升起的血红的月亮——

当然，我们最常看的还是江南的月亮。湿糯的一团，水汽氤氲，像是满怀心事的离人。泰州的月亮又不一样，它是江和海养大的，所以它浑厚，磅礴，大气，热情。它不是我惯常所看到的江南的月亮，有着欲语还休、小家碧玉似的拘谨，它就那样大方地从海上来，款款地跟着我们走。我们的船走在凤城河上，它就走在河沿上。我们的船停在码头上，它就停在码头上。我们穿过街道，楼群，小桥，庙宇，各种开花的树，它突然不见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它的无数个分身里，有路灯，琉璃瓦，青石板砖，花瓣的夜露，冷然的眼睛，还有我的醉意。

我们是酒后游的凤城河。喝酒的时候我看不到月亮，它被我们关在了屋外，但是我却因想着它，多喝了几杯。后来，我醉了，便把尘世关在了身外，只剩下了我与它、它与我。小船在凤城河上漂移，漂过一处水榭，近水楼台先得月，亭上立一位伊人，红裙袅袅，雾蒙霜淡。她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听不懂她唱了什么，但我想它一定懂，她也以为它会懂，所以她才唱。她不是唱给我们这些匆匆过客、碌碌俗人听的，她就是唱给

它听的。就像我，在这个尘世里打磨，一部分已经光滑，一部分正在氧化。而它不会，它修行有道，盈亏有序。它悠然地在世界之中徘徊，没有冲突，没有黏滞，只有我们为它赋予的那些可笑的色彩。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我坐在合意小院子里，看着两尾小鱼游曳在一轮圆月里。月华如水，深情且温柔。小院的主人，刚刚也在宴客，院内存留着还未散尽的茶香，酒香，人影香。夜，愈发深沉，孩子们在暖窗的鹅黄光影里嬉戏，酒醉人的鼾声已起——又一次的，在这个安宁的夜晚，在这个合意的小院里，我感受到了人生而为人，在庸庸碌碌、蝇营狗苟之外的那一点写意，那一点冰凉的甜美。

我那么爱月亮，不过是想求得片刻的圆满罢了，如果这刻有了，那么，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人生不必有缺憾，当下就是圆满。

梅

此次泰州行的第一站便是梅苑。

梅苑是为了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修建的纪念馆。

泰州城又称凤凰城，护城河也称凤城河。相传泰州城内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曾是凤凰栖息的地方，后来泰州人称这里为凤凰墩。非梧桐不栖的凤凰自然极具品位和眼光，此地碧波环绕，林木幽深，可谓是泰州最美的地方。

梅兰芳纪念馆就建在凤凰墩上，泰州人以梅兰芳为荣，把他视为凤凰城里飞出去的金凤凰。所以修建梅苑时，可谓煞费苦心。比如梅亭的结构、形制、雕刻，都与梅花有关，就连地面和天花板上的图案也是梅花。我游览时正值早春，梅苑里花影憧憧，晚开的蜡梅尚娇艳，早开的红梅

更是烂漫。满园色彩缤纷，暗香浮动，大梅亭隐于小梅花之间，着实有相得益彰的美。在一个展馆里看到梅兰芳晚年画的梅花，不禁有时光错落之感。他画中的那一枝，不正是眼前疏窗碧影里的那一枝吗？

小时候陪奶奶看过许多电视剧，记得有《上海一家人》《围城》。陪奶奶听过许多评书，记得有《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唯独不肯陪奶奶看戏，嚷着换台换台，半天也唱不出一个字，好生无趣。还是到了江南，认识了“海陵徐氏”。当然，他什么戏都会唱，却独推荐给我听了越剧，单是《奉汤》一段，“姑娘啊——”只这三个字一出，我便丢盔弃甲，放下所有防备，心柔软得像化开了一样。我曾认真地问过海陵徐氏，无家传，零基础，你缘何学戏？隐约记得他说，一次梅家祭祖，作为举着小彩旗夹道欢迎的泰州小学生，他第一次知道了梅兰芳，知道了戏曲。后来在我等青少年跟风学唱流行歌曲之时，他的零用钱都消耗在了和戏曲有关的卡带、碟片上，不仅跟着学唱，他还用家中毛巾等物围在身上给自己扮上——说实话，我听到此处不厚道地笑了。事后又觉得他的可爱，一次普通的迎宾活动，就在海陵徐氏稚嫩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后来又长出了一棵梅树，再后来就开出了朵朵梅花。

在通往合意小院的路上，也有一株梅树，它与我们夹道相逢，不期而遇。也许是凤城的水汽滋养了它，也许是那晚的月亮圆润且清白，我路过它时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朵朵梅花绽放至美而凝成一股气，一个壮阔的气场，就像大江大海翻涌的浪花，它浩浩荡荡地开出了比春天还盛大的盛大。

世人喜爱梅花，皆爱它的清简、坚贞、桀骜。我眼前的这一株却不同，它洋洋洒洒，仿佛不知人间疾苦的少年，只管与你烂漫相对。胡兰成在

《今生今世》中说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在我看来，花于季候，也是如此。梅花的不畏严寒，孑然独立，总觉似斗，但也不全然如此。那晚来来回回几度从它身边经过，酒后醉眼朦胧间去看它，又觉它似披着梅花大氅的女子，独倚于墙角，仿佛刚刚从觥筹交错、酒翻裙污的热闹中出走，那情景又非舞非斗，而是凄清之一种了。

打了一个酒嗝，才想起，送下肚子的酒叫“梅兰春”。这样的夜晚，一切与梅有关的，在月亮底下的，都可以起舞了。

第二日，我告别泰州，傍晚时在扬州与朋友斗酒。酒酣之时，海陵徐氏在微信上传来一张照片，他站在昨日那株梅树下寂然地看向远方。酒再入喉便有了一丝苦涩，再看那梅也不再是梅，那花也不全是花。只觉得人间湛湛，到处都是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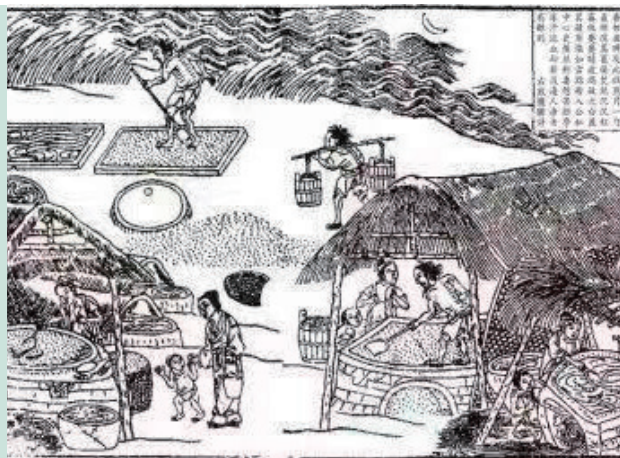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那一天，梅花落满了我的南山，梅花落满了你的肩头。

郭宏冰 江苏省签约作家，在省市级刊物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

匪患中的“徐队长”

III 周世康



盐场图

潮起

1901年10月22日,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农业近代化先声的淮南盐垦(又称苏北盐垦),在南通吕四往南的沿海滩地拉开帷幕。这一天,由张謇一手组织筹办并任董事长的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

6年后,1907年7月的一天,公司第一次邀股东现场参观。每个股东都发到了一把折扇,扇子正面是公司地图,反面是张謇写的题语。文字概述了公司大堤屡遭风暴潮袭击,筑了毁毁了筑,“增格堤,辟沟渠,且垦且筑,潜气自转”的艰难过程。“丁未(1907年)七月,入资诸君,惠临公司”,张謇自当向导,“自牧场至七堤已成未成之所,咸请观览”。并且“绘图制扇,以为纪念”。在题语结尾处,张謇写道:“缕缕心血,贯以十年。农夫同瘁,赤亿万肩,有此沧海之田。”

这区区22个字,一下子点明成果来之不易:贯穿这近十年(自筹办起)的,是决策者管理者的无限心血,是无数农民的肩膀、无数农民的劳累,才使当初“仰维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

已”的“一片荒滩”,终成为这沧海桑田!寥寥数语中,包含着张謇的感慨感悟,渗透着张謇的感动感激!专家们后来曾做过测算:通海垦牧公司规定条沟由佃户开挖,仅此一项就要挖土220万立方,更何谈大堤里堤格堤沟渠,几倍于此数!

那天,“股东们顺道参观已成未成之堤,已垦未垦之地,及所建筑种植之事状,经查七年之簿账,皆赞:穷海之滨一新世界也!”

清宣统三年三月初二日(1911年3月31日),张謇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的演讲中,以愉快的心情向各股东报告了开垦成果:“今各股东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张謇身处清末衰世乱世,眼见国将不国,民生水火,他一介儒生,遵循“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千古名言,要去救民救国,为此,兴实业,办盐垦。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使他坚定了信心,要在自吕四至连云港的700多里的黄海边,废灶兴垦,拓荒植棉。

黄海边的两淮盐场,汉代就开始熬海煮盐,宋元明清,历代都是国家税收重地。但自清代中



大有晋盐垦公司

期往后，因黄河夺淮而海滩淤长，海水后退，卤气渐淡，盐产量下降。至1910年，所产官盐占全国总量已退居第二位，仅占全国总销量的18%弱。就淮南盐场而言，在四川、山东长芦、东三省盐区之后，列第四位，占全国总销量的11%。盐民收入减少，生活艰辛困苦。他们为生计所迫而私垦荡地，日益增多，不断蔓延。1900年，鉴于淮南盐场的新兴、伍佑两场私垦现象严重，当地盐民因争地不时发生械斗，清政府委派官员对这两场进行放垦，揭开了这一地区废灶兴垦的序幕。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两淮盐场产草荡地的放垦，在一定程度上为盐垦公司的继起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使盐商渐渐觉得蓄草烧盐不如开荒植棉。尤其是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先侵吞我国的列强已无暇东顾，国内的棉纺织业一下子有了市场，从棉花到棉织品行情上涨，一片兴旺景象，这给整个苏北盐垦造成一个有利的大环境。

1914年大有晋盐垦公司由张謇（张謇三兄）发起成立。公司地跨余东、余中和余西三个盐场，占地24万亩，资本额72万元。此后，一个个公司相继创办，一时间，豪绅地主、盐商巨贾、军政要员，如岑春煊、朱庆澜、汪大燮、韩国钧、殷汝耕、陈仪、冷遹等纷纷加入或者带头创办盐垦公司。1917年草堰场的两大盐商周扶九、刘梯

青共同推举张謇、张謇出面组织创办大丰盐垦公司，得到了张氏兄弟的同意。该公司收购土地约110万亩，先后两期招股200万元。次年，公司正式成立。大丰公司在投资资金和兴垦面积上，都属苏北各盐垦公司之最，将当时废灶兴垦运动推向了高潮。

由通海垦牧公司最初扬波的盐垦大潮，终于一浪接一浪地沿黄海边北向涌去。构成这一浪潮的主要是银圆货币、盐场盐灶、煎盐草荡及新淤滩地等生产要素，以及水利与垦地规划及一批管理人员。接着涌来的是以海门人为主的移民大潮，他们是把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变成生产力的关键，是一支能吃大苦担重任敢实践有技能的劳动大军，这一浪潮同样后浪推前浪，翻腾奔涌，滚滚向前。

匪患

从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个苏北盐垦面临的外部挑战，第一是自然灾害，东潮西水、旱涝风虫，第二是匪患和战乱。尤其是从清末民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战火连连，败兵散勇到处游荡，有的打家劫舍，沦为强盗。同时，整个基层社会秩序接近崩溃，地痞流氓啸聚，为非作歹，少数活不下去的难民走投无路，被迫落草为寇。由此，土匪滋生，而且不断增多，出现多股队伍，有的居然拥有几百人众。土匪，不仅有本地的，更有来自海上。海匪于月黑风高夜登岸，抢了便走，驾船而去，机动性与自身的安全性更高。

当年的匪踪、匪害几乎遍及从吕四到连云港的整个沿海区域，又以东台、大丰、射阳为最。而大丰公司面积广，移民多，公司实力强，海岸线长，情况就复杂得多。

1926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五),匪船从三角圩抵达刘庄(当时属兴化县),几十个土匪先到刘庄警察分局,打死巡士四五人,包围刘庄警备队,打死警备队排长和号兵徐三保等10多人,然后抢劫了恒怡昌商号、南复圣杂货店、复德圣钱庄等,被劫的金银财物为数甚巨。

1927年8月24日夜,海匪80余人抢劫泰和公司、和益里、和均里,攻入警察所,劫去财物部分,计损失1400余元。

1929年9月2日,以张亚东、肖月波为首的一股海匪,突然侵入小海镇抢劫。9日夜,有匪船十余艘,匪徒约七八十人,从斗龙港侵入,泊于东子午河,然后登陆扑至新丰镇抢劫。翌日,大丰公司一个报告称:该镇被洗劫,流弹打死三人,被绑架商民二十余人。同时大丰盐垦公司军事档案还记载,匪患不仅大丰垦区一区“海匪肆掠,始则安、梁、东、何、丁溪等场叠遭劫掠”“斗龙港西,匪氛最炽(马玉仁部),与我境地仅隔一港”,大丰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自春以至秋末,苏北各盐垦公司无一不受骚扰,损失最大者是阜宁之华成、合德、大纲,盐城之大佑、泰和(均马部),次即通属之大有晋、大豫等公司”。据云东南吕四、泰田一带海匪(潘开渠、潘开道部)至为猖獗,他们白昼出没,狂吃狂赌,有时甚至盘踞一个地方,几天不走。

新丰镇被劫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大丰垦区各公司垦团极度恐慌,许多公司职员怕绑架,不敢在公司住宿,纷纷到民间去避难,影响正常办事。集镇商民更是人心惶惶,闭户歇业。公司担心:如治安没有保障,必至商旅裹足,棉花不能销运,粮食不能进口,直接威胁到公司和农商事业的生存。于是便在惊慌失措中,请求军警当局派兵剿匪保护。出面申请的是淮南盐垦各公司联合会,报告直接呈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

10月3日得农矿部批示:“前据呈称盗匪横行,吁请迅筹海陆会剿,……比经……咨请海军部、江苏省政府迅派军队、兵轮前往兜剿……兹准海军部咨复……查东台县在北纬 $32^{\circ}45'$ 东经 $120^{\circ}20'$,又盐城县在北纬 $33^{\circ}15'$ 东经 120° (原文如此——笔者注),该两处港口一带沙泥淤塞,敝军备海船及鱼雷艇吃水较深,只能驶到东经 $120^{\circ}30'$ 以东,距该两县海岸有五百里之遥。至于浅水炮艇,又因构造上关系,只适于长江之用,不耐风浪,未便在海上航行。敝军船队殊觉无可派遣。”

农矿部批示的第二天,即10月4日,大丰盐垦公司董事会致函“企林局长”(可能是南通警察局长),“拟请贵局赐派巡船一只,并队士四十名,日至港口巡缉,夜泊新丰镇,以资维护。”

海军虽没有请到,江苏省及南通方面却派出了许多名目的“客军”来到大丰。在大丰、裕华两公司的招待费用账目中,依次出现的军警名称有:苏团、刘支队、甘团、省警骑兵团、省警一连及缉私队等等,依次出现的军警官佐有张参谋长、刘(支)队长、谢排长、岑营长、李队长、张团长、张科长等。其中大丰公司对甘团的招待费就有21笔。两公司共支出招待费15609.856元,大丰公司为12120.706元,裕华公司为3489.15元。这些招待费均出各公司垦团按田亩均摊的,每亩已垦地摊认二分一厘。

这次“会剿”不仅费用浩大,招待服侍亦难以招架。用大兵来所谓“剿匪”,实际是用拳头来打跳蚤,毫无作用。公司垦团认识到靠“客军”保护,终非长久之计,不如自己办军队。是年12月22日、26日,在各公司垦团代表的两次摊款会议上,倡议进一步筹款,招兵建军。这个倡议迅速付诸实施,第二年,即1930年的春夏之间,一支大丰垦区实业保安警察队建成了。

海门人徐队长

有一位海门临江徐氏后裔，名徐式瑄，她的高外祖母是海门“田祖”陈朝玉的孙女或玄孙女，她们家祖上曾经得到陈朝玉儿孙中一位赠送的“沙案”——即花钱买下的一块江中沙洲。徐式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年老时移居美国，写下了《眷眷双桂仓》（徐式瑄，美国汉光出版社，2010年5月）和《眷眷双桂仓续集》（徐式瑄，美国汉光出版社，2014年8月）。双桂仓是她家在海门临江乡住屋的名称，她自小就住在那里。第一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记录了她们徐家当年与通州洪家争夺沙地的过程，前因后果清晰，具体场景令今人称奇，为当年延续一两个世纪、名闻大江南北的“沙案”官司，留下了珍贵生动的资料。第二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在第四部分《我的父母亲大人——徐雨时和徐陈梵音》中，专门写了他父亲在垦区与海匪斗争的经历，为垦区匪患的具体情况留下了记载。

她父亲徐雨时，出生于1892年农历11月1日。1913年，21岁的徐雨时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法律学科。走出校门后，他先在上海当记者，后于1914年暮春，被聘为海门中学历史、地理教员。在海门他遇到了张佐虞。

张佐虞是海门麒麟乡人，出生于1873年，为徐雨时父执辈的人。张本人是前清秀才，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警察学校，回国后任南通警察学校校长。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海门议事会会长，后又任县路二处处长、款产处处长。张佐虞结识徐雨时，是请他给海门县制作详细地图，徐雨时的工作使他很满意。

1915年4月，张督张佐虞等发起创建大赉盐垦公司，公司所在地原属角斜场和富安场，地跨海安东台两县。公司于1916年正式成立，计地

20.1万亩。第二年下半年，徐雨时到张佐虞的大赉公司工作。

位于公司总部东南的角斜、栟茶两镇，是海匪经常袭扰的地方。就在1916年和1917年两年，发生了两件劫案。公司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寻找领头人时，徐雨时主动请缨，担任公司自卫队队长。张佐虞很感动于徐雨时这种勇挑重担的精神，他决定先培养徐雨时的武备能力。好在他当过南通警校校长，学生遍布南通公安部门。他先安排徐雨时于1918年农历8月，以警佐身份去东台县警察局学习数月；然后又让他去如皋县警察局熟悉了解情况。在他掌握基本技能，熟悉各种关系，了解这一带海匪以往出没的情况后，让他组建自卫队。

自卫队成员分别来自公司南片中片北片，南片北片各有15名战斗队员，中片20名，步枪人手一支，伏地爬行、打靶射击等训练，除雨天外，差不多天天进行。副队长臧再明住在中片，他原是海门汤家镇人，就在灵甸镇西边十五六里之处。汤家镇坍海厉害，他家好好的屋宅田地都坍到长江里去了。万般无奈，在舅舅帮助下到大赉公司试验地上写下（即租下）一条田（25亩），安下了家。上一年（1917）那次来抢劫的海匪有十多人，他们其实是先到北边的大赉公司总部去抢的。公司有人负责看更，见情况不对，急忙通知大家，员工就都躲到了蒿枝田里去了，门都敞开着，强盗搜走了几十个银圆和角子，没有更多的东西可拿，就分头到镇上和中片的埭上去抢。凡是公司附近的垦户都被抢到了。再明的父亲，起初不肯把钱交出来，被强盗端掉大锅要架在灶上烧，再明无法忍受了就跳出来，把钱从埋着的地下瓮头中拿出来交给了强盗，才算把老父救下，只是老父惊吓过度，从此一病不起，终于亡故。

再明的中片有十个排，每一排直到海边有

二十多条田。头排二排三排上一共已有四十多户人家，都是海门过来的种田人。四十多户中共有三十五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个个都恨死了那些海匪强盗。南片的海门人垦户中，中间夹着几家本地人，心不大齐。他们也能和海门人团在一起，每家也准备了响器，万一发现强盗来抢，有镗锣的就敲镗锣，有洋油箱的就敲洋油箱，呼叫“捉强盗”，也能吓退这些土匪，至少不敢再到别家抢。北片的警惕性也很高，每夜轮着有人望风，北片靠近九门头闸，前五年也遭过抢，同样对海匪恨之入骨。

徐雨时的自卫队与海匪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922年农历9月，前后长达“七天七夜”，在当地影响很大。

9月上旬，如皋警察局获得情报：“9月中旬，海匪将发动夜间袭击，公司、镇口、农户都是目标。”随后又补来消息：“开始两夜，是探察的小船，第四、五天会分进合击，大船也会进来。”最后又送来一信：海匪还请来一个日本浪人。

徐雨时很快获得信息，他立即着手“备战”，首先对双方实力作了评估。人数上，自卫队50人，海匪30人，我方占优势；多一个日本浪人，并不会增加海匪多少战斗力。武器上，驳壳枪我方只有正、副队长拥有，队员只有步枪，可是从战斗需要说，海匪从海上进来，对付他们需要的正是步枪。再说战术选择。我们是被动一方，选择的只能是守势。我们的目标只在保护百姓和自卫队员不受重大伤亡。防御工事上，三仓河口的九门头闸和北凌河口的闸，两闸左右两边的岸滩上，都设有五个掩体，深挖下去5尺，人站在里边，海面上看过来很难看得见。北凌河中的中岛也设有四个掩体。其他的海岸线上，每150米就安下一个掩体。掩体里从8月下旬开始就有普通队员，每夜轮流值班。战斗队员则机动地分布在

各掩体里。掩体用公司次级棉的棉轧子作屏障，即使机枪子弹也不会洞穿，而且还可随时移动。

农历的9月12日很快来到了。用望远镜观察了一天，只见盗匪的厨房船上整天烟雾腾腾，这说明他们在准备干粮，要动手了。

12日晚上，月光淡淡，清风微微。十时不到，不大的潮头慢慢涌动。匪船两艘，向着中片两边的两个河闸驶来。海岸一线一片寂静，唯一引人注意的是看闸小屋的灯光，明亮地射向四野。船停了，在看闸小屋一百米外。只见船上土匪东看西看，一个多小时后，小船上的盗匪回到大船上。看来是作侦察。

13日刮起西南风，天气闷热。黄昏时西北天乌头云起，电闪雷鸣。海匪对神祇万分敬惧，他们一向相信，闷雷如一个又一个，就是警告你：“不可做坏事、不可做坏事。”估计今夜不会有事。

14日是大汛，潮涨足时小划子可以直接驶过滩涂靠到岸边。果然，午夜潮涨到最高时，一艘小小的划子划近了中片海岸边的养畜场。养畜场的风灯四处都点着，平时从不点灯的养鸡场也点上了灯，害得母鸡、公鸡“咯咯咯、喔喔喔”叫个不停。养猪、养羊、养兔的窝棚更是一棚一盏灯，点得明晃晃、亮堂堂。海匪的小船靠近海岸兜了一圈，又飘了回去，估计还是侦察。

15日的白天，自卫队员们棉轧子都装到了位置上。天气很热，南风劲吹，晚上十点过后，海上起了雾。本来该是朗朗的月圆夜，这一夜月亮却是晕晕乎乎的，看也看不清。到午夜时分，潮头汹涌奔腾。三仓河道里和北凌河道里从海面上有大船往岸边开来了。持枪待命的自卫队员们，心跳立刻加速。他们的任务是排号分工的。基本上第1号掩体的队员，对准第一个下船的盗匪射击，一枪不中，就打第二、第三枪。第2号掩体的队员，对准第二个下船的盗匪射击……以此类

推，务必做到不漏不掉，不让一个上岸。

这晚看闸屋的灯光又变了花样，三仓河闸的守闸屋里灯光亮堂堂，北凌河闸的守闸屋里却黑沉沉。小船、大船越来越远越清楚起来了，距离北凌河闸外面200米处，大船停了，两艘小船加快速度驶来。大约离闸30米处，前后小船都停下了，一艘往南岸靠，一艘往北岸靠。匪徒们下船前，先密集地打了一阵盒子炮。“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一连串的警报声，老百姓们匆匆地拖着衣被，抱着孩子，撤离家宅，退到棉田里或蒿枝田里。公司上下，也一致行动，躲避出去。

“下来了！”徐队长轻声说。一个高个子匪徒，正跨出船，向着岸滩准备跳，“叭！叭！”步枪子弹从第一号掩体里射出，北边的岸滩上，也是如此，一个匪徒刚落到岸滩上，“叭！叭！”两声连响。两个匪徒都一歪，倒向船边。船上的同伙把他们一把拖进去。

盒子炮又密集地响起来，枪声中又有人下了船。第2号掩体里，“叭！叭！”又射出了子弹，步枪子弹一个一个往匪徒身上打，又是两个倒下了，又被迅速拖上船。有人大叫了：“大哥呀，四个人挂掉了。”这时听到有人大叫：“快撤退！”小船、大船都向大海退去。

16日，出人意料的平静。

17日早晨又是大雾，三朝迷雾发西风，这是当地深秋的气候规律。这晚的海潮应在午夜过后才达到最高位。果然，深夜一点左右，小船大船又从海上向岸边来了！徐队长发现了不同于上次的异状。上次是分开的，是从南北两个河道里分开着进来的；这一次是合在一起的，都是小船两艘、大船一艘，分成前后两批，一条龙向岸边驶来。

忽然间徐队长看到前进的小船旁带着一只

小划子，眼前正把小划子前移到最前面。小划子装的什么？派什么用场？他脑子飞快地转起来……很快他就明白了：是炸药。大概就是那个日本浪人的名堂，他们是想先炸掉闸门，然后让大船长驱直入，大肆抢掠公司、商店、百姓的财物。目前船队的最前哨还在150米之外，他们要炸闸门，必须把小划子推到闸门下，经过点燃引信，才能达到目的。这一个过程，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徐队长决定开枪射击炸药，引发炸药爆炸，消除这一危险。不过这个办法要估计好距离，不能让小划子太靠近岸边，又不能太远。太远了，不容易瞄准打中。太靠近，闸门和队员都有被炸危险。最好的角度应该在守闸屋的屋顶上。守闸屋的屋顶离河面有6米的高度，向下俯射，容易射中，只要射中，炸药就能引爆。全部灾难，就能在一爆中解决。谁去？决定由副队长再明带两个队员上。

守闸屋的屋顶是水泥浇筑的平屋顶，四周还有栏杆。上面本来就设置一个掩体，有两个队员守在那里。再明利用内侧的梯级，和另一队员又推上两个棉轧子，把掩体堆到了六尺高。他们可站直身体，利用棉轧子的缝隙，目测盗匪船只的行进速度。岸边掩体里的队员，全部都瞄准小划子底下推划子前行的那个人射击，如果那个人先被射中，小划子就会横过来转圈子，守闸屋上的队员瞄准就更容易。

100米……90米……85米……掩体里的队员，全体开始向小划子水下打枪，也许是距离还太远，小划子还在向岸边飘来，下面的人还在推着。守闸屋上的队员，大约在80米左右，再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方形的东西。“打！”再明第一个发了枪，第二个随着也发，第三个也跟上。也许是目测还不够准，加上目标在移动，第一轮枪弹都没有打中。再明说：“我们不要停，距离

移近一点。”说时迟那时快，等到第三轮子弹射出后，终于听到震耳欲聋的“轰！轰！”。声音响处，烟雾也顿时冒起，求救的声音也听到了。

一切都解决了！等到烟雾消掉后，看到的是后面一组两小一大的船队早已逃之夭夭，前面一组的船队还在拉拖他的伤员。小划子早已粉碎，一片惨状，半小时后，剩下的几只船也退向大海了。

18日早晨，又是大雾天，海上的情况看不见。不过，老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不让万一出现，徐队长下令再小心守一夜。到19日的上午，队长们碰了头，一致认为，危险已经过去，才下令恢复原来的状态。晚间巡逻，白天回家种田过日子。

那个生死关头的七天七夜终于过去了。

徐雨时年轻时一场舍生忘死、轰轰烈烈的作为，保卫了海门移民和当地百姓，保卫了大赉公司正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徐队长”的大名，已留存于当地历史，流传在当地人们的口中。徐式瑄在书中记了两件事：

1976年丹平大哥（作者的亲哥哥）的女儿徐海渊从黑龙江同江县的下放地转调到从前大赉公司所在地的公社插队两年。最近，海渊给我的信上说：“记得我刚到东台时，那里的老人，看到我后，总窃窃私语：‘你看，那是徐队长的孙女。’当时我还不知道徐队长是谁呢，听了那话，才明白徐队长是我父亲的父亲！”

1978年住在我们角斜小农庄的大姨母逝世了，我在1979年春节时去补送奠仪并祭祀。表弟戴敦忠告诉乡亲，我是徐队长的三女儿。好些老人跑来看我。从头看到脚，满脸的兴奋，好

像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我谢谢他们还记得徐队长，父亲已过世五十多年了，他们竟还记得。他们说，我们怎么会忘记呢，我们代代相传，都知道从前有个徐队长是保护我们的好人。一个年轻姑娘点着头说，爷爷告诉我们，他是打走海匪的头等好汉。

此时的徐式瑄已是泪流满面，她接下来写道：“徐队长！我的好汉父亲！我为能做你的女儿而深感荣幸！”

徐雨时腹有诗书，志存高远，敢作敢为，从自卫队长岗位上直接被调任岔河县长，后又接到六合县长的委任状。可惜是天不假寿，1927年农历10月15日英年早逝，病殁于肺结核。

周世康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曾经在新华日报社、省广播电视(厅)局、省委宣传部等单位 and 部门工作过。

命运的天涯海角

——儋州“桄榔庵”散记

III 江锡民

一

命运的作弄，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几遭贬谪的苏轼，最终被流放到时称“瘴气作祟”之海南岛儋州。已年过六旬的苏轼突遭打击，用“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尽述内心悲怆（《到昌化军谢表》），更在《与王敏仲八首（之一）》里，再写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断肠词句。

谁知蛮荒之地三年，东坡先生命运又被神奇改写：因旧君薨逝新王执朝，得以于元符三年（1100年）离岛北归，却在儋州返回中原的漫长旅途中病逝于常州府。

儋州三年，由此成为一代文豪诗书画道集大成之最后驿站。苏轼在荒地上自建并自嘲命名的草舍“桄榔庵”，因寓寄独特命运，亦成为宋元后中华士子学人追踪先师之重镇。

二

甲辰孟冬命运垂青，笔者从三亚亚龙湾驾车北上，高速公路疾行3小时多，始达儋州市中和

镇南郊“桄榔庵”旧址。出发时天阴欲雨，到达后云开日出，更未想到的是，恰逢新修建“东坡桄榔庵纪念馆”开放第三天。

“桄榔庵”遗址正部分封闭扩建，紧挨着的纪念馆则已庭院初成屋宇俨然。被东坡老人盛赞为“木韧而坚”的桄榔树挺立庭院C位，绿叶葳蕤条缕下垂，在冬日阳光下自成一景。

史料记载，“桄榔庵”自苏子北归后废弛，元海南道肃正廉访司照磨范梈巡边在此建“东坡祠”，经明清两代沿扩成书院，并于民国时更名为“中和高初小学校”，却不幸于民国九年毁于一炬。经历过近百年残碑漫漶杂草丛生不堪光景后，终于迎来文脉赓续时代，“琼儋两府，携手共建”，经过两度考古确认“桄榔庵”遗址，大规模扩建为东坡文脉开张新篇。

新建成的“东坡桄榔庵纪念馆”，东侧有草屋三间，茅草覆顶木格为窗，其中一间放置马扎椅、藤条宽凳等旧家具，仿当年“桄榔庵”苏子生活场景。纪念馆主体则焕然一新，用隔窗、图轴、悬挂长卷、玻璃展示柜、电子屏等物理手段，展示苏轼主要生平尤其是贬谪儋州期间大事场景，以及儋州博物馆收藏的青瓷钵、木质围棋罐等文

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口处，用电子触摸屏答题方式吸引观者，成功者可获和桄榔庵相关的彩色书签，尤得童稚欢心。

馆后西南侧不及百米，就是大名鼎鼎“东坡井”遗址，相传由东坡先生挖土开凿。

冬日暖阳下的“东坡井”，三面为未经修葺的树木绿植环绕，惟入口处已铺设大青石地坪广场。由广场进入“东坡井”圆形遗址，四周青石砌就大半人高围栏，边沿呈波浪形；地面亦用长条青石铺设，簇拥井壁，自然风化痕迹一目了然。目测井口直径约1米，凸起井壁因经年使用磨损痕迹道明显，上覆金属条管焊接镂空井盖。井栏后绿荫下，道光丙午年四月吉日勒石而就的“重修东坡井序碑”，如时光老者默默伫立。这个落款“儋州儒学正堂林、副堂蔡敬撰”的序文云，“桄榔庵西，是曰坡口，一井沛然，凿自公手，公之归也，水倍清冽，阅世重甃，培源须厚，先分一勺，诗肠涤垢，用足千瓶，崧乔比寿。”多次描红的朱色辞章，在历经岁月淘洗砂孔叠布的石碑上，仍旧古意盎然。

时值午餐时分，“东坡井”景点游客寥寥，倒是两两三骑小轮自行车的当地小女孩，光脚穿拖鞋，嘴里啃水果，眼珠子骨碌骨碌转悠，打量我们这些在井畔蹀躞不已的外来行者。

微风穿林打叶而过，真发思古之幽情佳时也！

三

笔者对儋州东坡“桄榔庵”认知之开蒙，始于红学大家冯其庸。

2012年12月9日，邑人冯其庸学术馆开馆，冯老重回阔别多年的桑梓之地。笔者采访冯老获赠其画作水墨赏盘一枚。该赏盘直径26厘米，画



东坡笠屐铜像

面上方是儋州古城墙和山岭，主体部分则是“桄榔庵”茅舍三间，及屋前桄榔树舍后芭蕉木。

在赏盘古城墙上方留白空间里，是冯先生吟咏桄榔庵的诗句，其一“地北天南万里尘，冰天雪地到南垠，心香一瓣无他意，来拜桄榔庵里人”；其二“天南万里拜苏仙，短碣犹题学士泉，牛粪西头寻旧路，桄榔庵在古泉边”。落款“辛巳正月宽堂方自海南儋州东坡遗迹归来因作此图”。

意犹未尽的冯先生，又在赏盘左下侧留白处写下七律一首，“严寒随我到天涯，欲访儋州学士家。载酒堂前花满树，桄榔庵里尽豆瓜。中和古集今犹昔，昌化军城一角遮。最是残年东坡老，千难万险意犹赊。”落款“宽堂冯其庸再题”。后再次在赏盘右下侧画面处添笔“神驰日作此仰止之情云尔宽堂又题”。

一而再再而三，儋州桄榔庵之行对冯老之心灵冲击，呼之欲出！而士林对东坡先生“桄榔庵”怀仰止之情者，又何止冯其庸一人！

在“东坡井”遗址旁，笔者遇到年逾八旬的原《海口年鉴》副主编彭先生。彭老如数家珍地提起首建“苏公祠”，重修“载酒堂”和扩建桄榔庵的元明清官员名流，以及表现桄榔庵岁月的

张大千代表作《东坡笠屐图》，“郭沫若当年还来此地打井水喝过，说甜得很咯”。

与文人墨客士林学子一样，当地民众同样敬重这位被命运之舟载来天涯海角的东坡老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烟火气十足的民俗方式。

从纪念馆向东穿过不足两米宽的桄榔庵路，就是中和镇热闹街衢，人行道摆满土产百货，两车交汇即堵起长龙。我们订的网红食肆就在这条街上。到了这里肯定要尝尝“东坡肉”，饭店老板娘夸口一个中午已卖出60多份，端上桌确实鲜嫩方正入口即化；菜单中还有一款“东坡肉丝炒杨桃丝”，未知出处却别有风味。食肆里当地老人围拢餐桌火锅，七嘴八舌地说些和苏东坡有关联的儋州轶事，引外地游客纷纷探头打听。

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东坡井”遗址入口处方形石柱上张贴的4张寄名符。寄名符用橙色纸制作，上书寄名者名字，计有“水涛”“井森”“井莲”“井泉”四种。当地人释疑，此风俗已流传百余年，寄名者认“东坡井”为尊长，以求庇荫护佑；并用从右向左的传统书写方式恭书正楷，以示庄重崇敬。此等行迹自无科学依据，却昭示活脱脱民间记忆。

四

东坡先生命运之环，最独特一截，应为儋州三年。

从最初的悲怆到日后的旷达，海南岁月里，苏轼莅残年仍笔耕不辍，修订完成了《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并创作诗歌130余首。其中“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移廉州由澄迈渡海》）、“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新居》）、“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等，成为后人传诵名句，

也成为东坡先生精神图谱里不可或缺的一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华文世界里的这首歌传唱一时，触动的是每个人心底柔软部分。而东坡先生的“桄榔庵”岁月，为后来者从容应对命运的天涯海角，提供了意味深长的人文图本。

江锡民 媒体人，曾发表小说散文诗歌50多万字，现居无锡。

周敦颐与江苏

III 刘跃清 朱思丞

周敦颐，原名周敦实，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世称“元公”“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一，被南宋朱熹尊为儒家理学思想的鼻祖，著有《拙赋》《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等。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性命、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被后世的理学家反复研究，成为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周敦颐与江苏的渊源深厚，其遗迹遗址主要分布在镇江。

周敦颐年幼丧父，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与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一起随母投靠时任两浙转运史的舅父郑向，在镇江居住九年。母亲病逝，就近安葬在镇江，直到1070年其母迁葬庐山，前后三十多年，他多次前往镇江祭奠母亲。周敦颐与苏州没有直接关联，因一座“濂溪坊”与“濂溪祠”有了周元公晚年退官居苏州讲学并收徒的传闻。《苏州街巷文化》与《苏州古城街巷梳辨录》两书云，濂溪祠是当时邑人为了纪念在此居住并讲学收徒的周敦颐而改其宅为祠。据明正德版《姑苏志》、清乾隆版《苏州府志》、清乾隆版

《元和县志》、清道光版《苏州府志》、清光绪版《苏州府志》及民国二十二年版《吴县志》六套地方志中的记载，濂溪坊与濂溪祠与周敦颐本人没有直接联系，如明正德《姑苏志》记载：

周濂溪祠在万寿寺西、濂溪坊内。
由元公四世孙兴裔在任和州观察使驻于苏州时，上奏朝廷请求于吴县胥台乡（今苏州市吴中区）建立周元公祠，后朝廷批准建立专祠。

周敦颐年谱中也写明周敦颐因身体原因辞官挂印，归于庐山，直至去世。苏州、无锡两地的纪念元公由乾隆御书的“光霁祠”，均由其后世子孙百折不挠，屡毁屡建，始保留至今。

周敦颐后裔遍布江苏，名人贤达灿若星河。江苏溧阳周氏把《爱莲说》当家训，苏州吴江黎里古镇周宫傅祠堂至今供奉周敦颐画像，常州武进，扬州兴化，盐城大丰、东台、盐都等地周氏，据其祖传的《淮南周氏家谱》明确记载，周敦颐是他们的祖先。

由于周敦颐在镇江生活时间比较久，前后长达九年。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周敦颐与镇江的渊源。



周敦颐像

在北宋五子之中，周敦颐与镇江关系最深。《光绪丹徒县志》云：

先生少失父，奉母依舅氏郑龙图居润。母卒，遂葬焉。

据史书记载，周敦颐其父周辅成（亦名怀成）初为黄岗县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举进士后升迁为贺州桂岭县令。其母郑氏，先嫁卢郎中。卢郎中死后再嫁周辅成，生周敦颐，封仙居郑太君。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周辅成病逝。此前，周敦颐的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两浙转运副使，举家迁至润州，负责疏浚润州蒜山漕河以通达大江，方便粮运。据元代俞希鲁撰的《至顺镇江志》卷十一记载：

濂溪周先生，父宰桂岭，卒于官。奉母仙居太君郑氏，自营道入京师，依舅氏郑龙图学。郑之故里在润之黄鹤山，先生随侍居于精舍。时天圣九年，先生年十有五。母卒，遂葬于润。

郑向把周敦颐和郑氏接到镇江后，安置在黄鹤山下的鹤林寺精舍，此时周敦颐虚岁十五

岁。在鹤林寺，周敦颐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一个人——鹤林寺僧寿涯。《鹤林寺志》记载：

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宿）、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寿涯，读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云。

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所著的《宋元学案》中也提及：

先生（胡宿）尝至润州，与濂溪游。或谓先生与濂溪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或谓邵康节之父邂逅先生于庐山，从隐者老浮图游，遂受易书。

可以看出，周敦颐对寿涯以师事之，程朱理学的形成发展与镇江鹤林寺的渊源颇深。

在鹤林寺期间，周敦颐“读书寺中，旁凿莲池”，取名“爱莲池”。《镇江市志·鹤林寺》记录了这一情况：

茂叔莲池，位于寺左。据说为宋朝周敦颐凿。周敦颐，字茂叔，北宋理学家，生平最喜莲，著有名作《爱莲说》，幼随母居镇，曾借住鹤林寺读书，在寺中凿池种莲，称爱莲池，即茂叔莲池。

后来，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很好地融入了黄鹤山的隐逸文化和鹤林寺的佛教文化。莲花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华严经探玄记》称赞莲花“在泥不染”，《爱莲说》引申为“出淤泥而不染”。佛教的思想理论，深深影响了周敦颐的道德观、学术观，成为《爱莲说》艺术构思的诱因之一，程朱理学的形成大量吸取了佛教的这些思想。在《爱莲说》中，周敦颐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表现自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胸襟，实际上也是寿涯的品格写照。周敦颐曾从寿涯处得“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

不逐四时雕”之偈，黄宗炎在《太极图辨》中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受寿涯偈的启发。所以，镇江可以说是周敦颐个人品格的塑造之地和理学思想的启蒙之地。

周敦颐留世诗词不多，其中有一首《江上别石郎中》，写的是在镇江西津古渡送别一位石姓郎中时的情景：

落叶蝉声古渡头，渡头人拥欲行舟。

别离情似长江水，远亦随公日夜流。

这首诗写得情真意切，同时也看出当时镇江西津渡热闹繁华的场景。在镇江期间，周敦颐还与金山寺主持佛印（了元）关系密切。据《金山志》记载，周敦颐曾与苏东坡好友佛印相晤谈禅，佛印对其大加赞赏，认为其禅机悟性很高，便在寺内建“悟心堂”，以纪念此次会晤。同时，周敦颐还与范仲淹交往甚密。景祐四年（1037年），范仲淹出任润州刺史，此时郑向以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出任杭州知府，由于郑向上任不久便因病去世，遵其遗嘱归丧润州丹徒谢家湾马头山（其次子郑惇儒，字景真，进士出身，亦葬丹徒）。范仲淹作为润州刺史，自然要参加郑向的葬礼，于是结识了周敦颐。郑向去世两个月后，周敦颐母亲郑氏也离开人世，他遵从母亲遗命，把郑氏安葬在郑向的墓侧，并在镇江为母守孝三年，其间依旧居住在鹤林寺。于是，两位思想家有了经常交流的机会。后来《宋元学案》把周敦颐同孙复、胡瑗并列为“高平讲友”（高平即范仲淹），与周敦颐在镇江期间与范仲淹的这段交往不无关系，这也表明范仲淹与周敦颐的个人关系和学术思想之间都是非常紧密的。胡瑗作为北宋名臣、理学先驱，其学识极为渊博，曾官至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据说，当时朝中半数官员出自其门下。胡瑗对周敦颐帮助很大，而这也与郑向不无关系。郑向在润州为官时与镇江军节度推官阮逸



位于鹤林寺的茂叔祠

和胡瑗交好，胡瑗七次应考皆不中，不惑之年返回老家泰州创办安定书院。景祐初，郑向向宋仁宗推荐了阮逸、胡瑗。为报德郑向，二人自然对周敦颐关爱有加，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形成也深受二人影响。三年守孝期满后，周敦颐离开镇江，任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主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江苏镇江是周敦颐人生的起步期，也是他个人成长和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生活上，郑向对周敦颐这个外甥疼爱有加，亲自指导他读书学习，而郑向家中藏书甚丰，为周敦颐读书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让他得以博览群书。在周敦颐成年后，郑向还为周敦颐安排婚事，娶职方郎中陆参之女为妻，甚至他自己把封荫的机会让给周敦颐，让他得以荫补入仕。如果没有镇江这九年时间的经历，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理学大家周敦颐。然而，周敦颐生前官位不高，其学术地位也并不显赫，在他去世后，其弟子程颢、程颐成名，他的才识逐渐被后人认可，经过朱熹等人的推崇，学术地位才最终确定，并被人称为程朱理学的开山之祖。

周敦颐去世180年后，宝祐癸丑年间（1253

年)，时任镇江知府徐栗认为周敦颐从少年时就来到镇江，求学于镇江，镇江为其“根”，祭祀周敦颐也应在镇江。他说：

先生幼而学于斯，歿宜祀于斯，今在有祠，润乃先生綦迹所履，独未之建，于典为阙。乃相攸视土，中立祠堂，以明道，伊川配食，以郡博士兼山长领之。

徐栗选择在鹤林寺西，建了濂溪周先生祠。濂溪祠，后来成为著名的“鹤林八景”之一，后世多有重建。南宋王应麟在《重建濂溪祠并祭田碑记》记曰：

先生读书鹤林寺，后之人即其地祀之，祠圯，当事者迁主文庙之东清风祠。旧祠，遂游人踏践，莲池亦渐淤塞，且业于土人矣。己丑春，五台陆公赎焉。于是，檄丹徒庞君时雍复之。

直到明清，黄鹤山还存有纪念周敦颐的一些历史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是“濂溪书院”。据《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九载：“濂溪书院，初在黄鹤山下。宋元公周濂溪先生读书处也。”

《至顺镇江志》记载：

（濂溪书院）在府治东南定波门内。为屋凡十有七楹。初，书院在鹤林门外黄鹤山下。宋宝祐中，郡守徐栗建，以奉元公，以处四方之士。堂三：曰晞贤，曰立善，曰养心。斋二：曰正道，曰和德。亭二：曰爱莲，曰光风霁月。

“光风霁月”取自黄庭坚对周敦颐的赞语，黄庭坚称他“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后来光风霁月亭移建于镇江城内日精山。《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九也有相关记载：

濂溪书院，初在黄鹤山下。宋元公周濂溪先生读书处也……宝祐中，

郡守徐栗即其地建书院奉之。有堂三、斋二、亭二，元初并入鹤林寺。山长徐苏孙再创于皇祐桥南。大德九年，廉访使命改置于利涉门（故东北外城门名）内花山下，有元公祠、燕居堂，后圯。明万历间，知县庞时雍复祠公于鹤林寺西。

周敦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宋胡宏在《通书略论》中尊称周敦颐为“周子”，认为他的功劳在孔孟之间。他的思想和品格，也深深影响了江苏的历史文化，他所倡导的“重德治、倡正气、主廉洁”思想，是明清以来京江诗派发展的基本遵循，而“以仁为己任，遵道不趋势”的观点，更是塑造了江苏古代文化的特有风骨。

刘跃清 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朱思丞 现供职于镇江市政协文化文史委。

画家沈周：纳纳乾坤内，秋风自布衣

III 老 克



沈周像

明代大画家沈周，是“明四家”的领军人物，也是另两位“明四家”唐寅和文徵明的老师，可他的名气却远远不及另两位，甚至不及另一位“明四家”漆工出身的仇英，何也？

沈周的人生轨迹很独特，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更没有做过官，他唯一做过的“官”，是在乡间被推选出来交公粮的“粮长”。作为诗人和画家，沈周为了在家侍奉老母亲，只是在江南一带打转转，最远的旅行西边到南京，南边到浙江天台山。可就是这样人生如此平淡无奇的人，却在画坛上留下许多“上上神品”，让后来的吴门画派成为画坛的主流。

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沈周出生在苏州城外的相城阳澄湖镇。沈氏家族历代布衣，祖训就是不做官，靠家中几百亩田维持生计，以读书、写字、画画为乐。

不要以为沈家只是苏州乡下的土财主，沈周的曾祖父沈良精通书画，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是好友。沈周的祖父沈澄，工于诗画，以诗闻名江南，钱谦益曾为他写过小传。沈澄有长子沈贞，次子沈恒（沈周的父亲），弟兄俩都工诗善画，笔法学习元代画家赵孟頫、吴镇、王蒙。

现在看来，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家学对人的滋养最深厚，是几代人的“传承”。沈周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和家庭，他七岁发蒙，老师是苏州名士陈宽，在学习过程中，沈周很快就展现出在诗文方面的天赋，这里要补一句，尽管沈家是书画传家，家人却没有让沈周学画，在当时文人眼中，画画只是小技，诗文才是大道。

父亲沈恒虽然不想做官，但作为百姓的义务还是逃不掉的，被点充该片区的粮长，负责纳粮和解运事宜，沈周很懂事，十二岁就帮父亲打理具体事务。十五岁那年，沈周代替父亲来南京领取符契文件，这是沈周第一次出远门，他在南京等待领取符契期间，游玩了南京，也了解到户部主事是一位喜欢诗文的官员，就写了一首诗呈上，没想到这位主事，不相信是十五岁的少年所写，当场让他写一首与李白同题的《登金陵凤凰台》，结果诗写好后，这位官员大为赞赏。

从南京回苏州的船上，少年沈周意气风发，眼前的江南景色让他诗兴大发，他写了诗抒发感情，但觉得用诗歌难以表达山水的维妙之处，回家后向父亲提出学画。

沈周先是向伯父沈贞学画，后来又正式拜苏

州画坛名流杜琼为师。杜琼的山水、人物画功力颇深，且擅书法诗文。杜琼的老师叫陈继，善于绘画，与“元四家”中的王蒙、倪云林多有交往。

沈周学画这里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自己想学，学画是主动的；二是有诗文打底子来学画，领悟力肯定不一样；三是拜有真学问的名师，不走弯路，路子正太重要了。

沈周向杜琼先生学画，老师拿出自己收藏的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四幅真迹——是仿晋唐大家的名画，每图各师一家，可谓神妙之极，让沈周细细体会，然后又详细讲解绘画发展史的脉络，如此良苦用心，就是让沈周“不仅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在中国绘画史的长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在老师杜琼的指导下，沈周开始近乎狂热地临摹古人的画作，学习古人的用笔用墨、构图布局、风格气韵。有后人评价：沈周的山水画继承元四家之一的王蒙画风，兼营南宋院体风格，形成构图严谨、笔法工整、布局缜密的风格，主要取法吴镇，兼营倪瓒、黄公望等人画法，形成其构图简练、用笔凝重、笔墨浑厚苍茫的特点。

1444年，十八岁的沈周结婚，女方是太仓沙溪陈家姑娘，陈家和沈家可谓门当户对，岳父和沈周的父亲一样，家中收藏书画甚多，都有过被朝廷征召不肯做官的经历。而新婚妻子陈慧庄容貌秀丽，性格柔静，知书达礼，沈周的祖母每次诵读佛经前，都由孙媳妇做好句读。

1454年，二十八岁的沈周，作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被苏州知府推荐为做官的人选。自古以来，出仕是历代读书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加之沈周特别优秀，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他更是被推到“出仕”的风口浪尖。所幸沈家的长辈是明白人，所幸沈周自己也是明白人，十年之中，沈周刻苦读书习画，竟然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这在当

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谓是个异类。

这次苏州知府的推荐，无须参加那些枯燥无味的八股考试就能做官，这让沈周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件事。妻子陈慧庄也许看出丈夫的内心纠结，说道：“你说出理由，我来试试反驳你？”

沈周说：“做官可以逛京城，不交赋税，你可以做诰命夫人！”

妻子答：“京城除了官多、官大，哪里比得上我们苏州城？再说，我们是百姓，交粮当差理所当然。至于做诰命夫人，只要能 and 相公厮守，那些东西要来作甚？”

写到这里，让人不由对陈慧庄肃然起敬。难怪沈周称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友”。

历代读书人都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尤其是后者，对画家沈周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沈周一生都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他的母亲九十九岁去世），加之多年在乡间做粮长，他中年之后的游历，就在苏州附近打转转，比如杭州、常熟、无锡、昆山、太仓、宜兴，最远的是南京和浙江天台山。游历如此狭窄，似乎与“行万里路”是个矛盾，这次读沈周有关资料，才发现他游山玩水的独特之处：

慢游：沈周出行基本靠船，沿途不仅可以欣赏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风土人情。上岸徒步行走，并不刻意寻访名胜古迹，只要用心，野花鸣禽，幽洞山泉，满目皆是美景。有时沈周还喜欢独自“阅读”风景，被同伴不断催促才离开。

结伴：与沈周结伴同行的都是亦师亦友，比如画家刘钰、史鉴、吴宽等，这种游玩中的相互激活太重要了，有时候游玩兴起，还赋诗、作画，硬把结伴旅行变成了“流动的雅集”。而且每到一处，都会有当地的文人慕名而来拜访或同游，这些朋友可算是称职的“地陪”，更何况朋友招待的都是当地有特点的美食，能体会“舌尖上的江南”。

住寺：沈周受他父亲信佛的影响，和他的朋友出游，都喜欢住在朋友安排的寺庙里，比如在杭州，就住在保俶寺和灵隐寺，在苏州就住在承天寺。明月清风，禅院钟声，住在寺庙就像住在古画里。

全天候：沈周他们游玩是不受天气限制的，天清地明固然好，如遇到刮风下雨，或者大雪纷飞，依旧兴致不减，在画家眼里，这些都是上天的恩赐。

沈周虽然画名在外，为人却特别忠厚，心地善良，待人宽容，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辜负别人。

苏州有位新上任的曹知府，要为新建成的建筑画壁画，命令当地的画匠来做义工，有个一直想羞辱沈周的人，使小坏把沈周的名字也写进名单，结果沈周换了衣服，真去干了几天活。有人说，你名气这么大，找个官员打个招呼就可免去。沈周淡然回应：“这是做百姓的本分，没什么可耻。求权贵说情，那才可耻。”

有人给沈周送来一部稀有的古书，他如获至宝，当即重金买下。没想到有位朋友来访，认定这部书是家中的旧物（书中有朋友的批语），沈周当即把书物归原主，钱都不要。没想到这位朋友得理不饶人，一定要让沈周说出卖主，不但让卖主退钱，还要拘送官府。可沈周坚决不说卖书人的名字，理由很简单，既然已经失而复得，就不要节外生枝了。

沈周花重金购得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发现该画没有其他名家的题跋，便开始邀请当世名家在《富春山居图》上题跋，谁知该画竟被某名家之子偷偷卖掉，沈周完全可以告官，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名画，但他不愿让某名家父子身陷囹圄，没有打官司。可他又深爱此画，后来凭着自己超强的记忆力，把《富春山居图》给“默画”了出来。

沈周留下许多绘画精品，都是赠送之作，比如被称为里程碑的画作《庐山高图》，是为他的老师陈宽七十大寿而作；比如《魏园雅集图》，是沈周与好友雪天驾舟访魏园的乘兴之作；比如送好友吴宽赴任的《京江送别图》，饱含几十年的纯真友情。我曾在南京博物院看过沈周所画的《东庄图》，也是为朋友吴宽画的。可见真正好的作品，要投入真情，要全无功利之心，这与当下有些批量生产的画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沈周花甲之年，老妻陈慧庄逝世，让他痛不欲生。他的父亲中风瘫痪，沈周一直在身边陪伴，弟弟沈召病重昏迷不醒，沈周干脆把被褥搬去与弟弟同住。再后来，沈周的老师陈宽、杜琼、刘钰，他的好友史鉴、吴宽、余景明、文林（文徵明父亲）相继去世，他们生前都受到沈周的探望和关爱。这些师友、亲人离去时，沈周悲痛无比，留下杜鹃啼血般的诗句和画作。

一个人善良、纯粹，没有心机，活得天然，哪怕年纪老，身上也会散发令人羡慕的活力。有位京城大员，召见沈周，见他不但精于书画，对世道也眼光深远，没有意识到沈周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竟提出请沈周做他的幕僚，当然遭到沈周的婉拒。

沈周不仅对世界、对人生、对师友和亲人一往情深，哪怕对村里乡民也会投以爱，传说沈周在大雪天，看到有农户家里没有炊烟升起，就会关照下人送点米过去，用沈周的话来说：“我怎能独饱呢？”

我相信这种亲情、友情和爱情对心灵是有滋养的，这种对世界的博爱也是有回响的，我更相信，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上，“真情实感”少一把劲都上不去。

沈周一生性情平和，生性淡泊，待人宽容，与世无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纳纳乾坤



明 沈周 《落花诗意图》(局部)

内，秋风自布衣”——蕴含了他作为独立个体价值的自信与自傲。沈周一生居于田园，选择隐逸的生活，虽然明王朝体制内少了一位普通官吏，但在艺术史上却多了一位艺术大师。

我定居南京，特别留意沈周与南京的缘分。沈周十五岁第一次出远门“代父听宣”，就是在南京。三十八岁那年专程来南京游玩了三天，最长时间是五十八岁那年，在南京待了整个春天，秦淮河、燕子矶、玄武湖、紫金山，沈周太爱南京的山水，留下不少诗文和画作。

沈周八十一岁那年，是他最后一次游南京，住在南京文友史忠家里。当时文徵明恰好住在南京，特意把老师沈周请到自己的宅中款待了多日，写诗、画画、喝酒、游历，是两位“明四家”难得相聚的幸福时光。当时，文徵明的二公子六七岁，还没有正式起名，文徵明请老师沈周为他起个名字，沈周说：“他哥哥叫文彭，他就叫文佳吧。彭和佳都从士，希望弟兄二人都成为

有德有才的文士。”

两年后，沈周在苏州相城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三岁。去年十月，我和朋友开车去阳澄湖，在公路上居然见到“沈周墓”的牌子，希望下次带着这篇文章，到沈周先生墓上，拜上一拜！

老 克 本名徐克明，文化记者，散文作家。

昨夜故人入梦来

III 王慧骐

荷花池

荷花池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地名一直留在我青春的记忆里。1974 年往后的四五年里，我至少每天两次从这傍水的路上走过。当时已有二十岁的我，绝无闲情逸致，那时有没有荷花，一年四季里池水有些什么变化，我一概都忽略了。我只是急匆匆地赶路。当时我家住在淮海路 5 号的苏农一村，我每天徒步约二十分钟，经荷花池而至扬州纱厂上班。做学徒工的近两年里是上“三班倒”，下中班和上夜班已是晚间 11 点了，路上少有灯盏，不说漆黑，至少几步外很难看清人脸。我骑自行车学得较晚，上下班全靠两条腿，好在速度要优于常人。冬日下了班，夜色浓重，冷风扑面，我也就闷着头一个劲地往家冲。

说到荷花池，便会想起一处踏碓舂米的旧屋来。此屋像是傍河而建的。每年春节前，一般的家庭都需要舂些糯米粉回去包汤圆，我和二姐会

拎着糯米到这户人家来。春节前舂米的生意特别好，排几个小时的队是常事。踏碓这样的劳作早多少年已不见了，而当时这家的主人便以此为营生。从米舂成粉要好几个回合，男主人早将棉袄脱成单衫了，头上还挂着汗珠呢。记得这家有两三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有时也帮忙轮流踏碓，那高高踏起的碓一次次重重地砸在石臼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有意思的是，这家舂粉的大孩子后来进了一家水利机械厂，成为我二姐夫的徒弟，跟他学车床。印象中还来过我们苏农一村的家里。

记得当时有一所小学是以荷花池命名的，规模应当不大。住我家对面的一位教授的夫人蒋老师便在荷花池小学任教。我有好几次上早班会在路上碰见她。她儿子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瘦瘦高高的，若干年后他也成为大学教授了。只是见人会很客气地点一下头的蒋老师好像已走了好几年。那所校门显得比较局促的荷花池小学还时

不时地会飘忽在我的脑海里。

柳湖茶坊

渡江桥

渡江桥，扬州人不知晓的大约不多。以前出门总要跑过渡江桥，去老汽车站上车。进进出出那是中枢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学校毕业后分至江都工作，放在现在那不叫什么距离，而当年心理上感觉那就是外地，长途车要乘一个多小时。大约两个星期能回一趟家，在江都下了班，赶末班车回扬州，天已黑透了。下了车从渡江桥上经过，看到微弱的灯光下一些卖小吃的摊点，心会热乎起来，想想还有半个小时便可见到爹娘了。

渡江桥下面以前有座轮船码头。乘船的记忆不多，记得总在1973年左右，当时我已高中毕业，处于待分配阶段，曾跟着父亲坐船去过一次兴化，就在渡江桥的码头上的船。船不大，好像有上下层，坐在下层船舱里，觉着很压抑。时值隆冬，一双脚冻得生疼。早上登船，到兴化码头天已黑了。那次去是看我在兴化乡下插队的大姐。

念及渡江桥，还能想起一件旧事来。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市文联从事文学杂志编辑的蒋亚林同学，当时的家就在渡江桥附近。有一次我从南京回来去他家吃饭，他介绍了一位开书店的朋友同我认识，此人便是后来去了南京在图书发行市场做得风生水起的孔祥东。亚林烧得一手好菜，孔祥东肚子里有不少货色，那晚在亚林家里，三个人聊得比较开怀，酒也喝得可以。我那时已调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工作，做一本新杂志时孔祥东在发行推广上给了我切实的帮助。

渡江桥已有多年不走了，桥也阔绰豪华了许多，但属于我的只能是一些已随时光老去的人事光影了。

这间叫作茶坊的小饭店确切地开了多久，我没有特意打听，应当是有些年头了。

吴周文先生在的时候，请我在这里吃过几次。它与师院大门直对着，从他家里走出来，很近。坐这样的小馆子，人自在，就是那种家居的感觉。那年我和吴老师讲好，与师母聊聊，想写写她这一生走过的路。我特地从南京过来，吴老师在师院西门附近帮我联系了一个小旅馆，让我住下。那一回在他家，是吴老师当服务员，给我泡茶续水，以让我专心听师母讲故事。中午和晚上的饭，我们仨是到这家茶坊吃的。晚上点了几个菜，和老师一块喝了两杯酒。

不觉间，吴老师走了快两年了。不久前我们一批老学生回母校聚会，大部队是住在一处较豪华的宾馆里，而我仍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快捷酒店住。聚会后我多留了一天，把我妹妹、妹夫约到这家茶坊来，吃了顿饭。和老板娘也随意聊了聊，知她从一家银行办了病退，现请了几个人同她一块操持这家小饭店。平日生意挺好，早中晚都忙。一般的淮扬菜两个师傅都熟门熟路没有话说。店里的肉包、菜包味道也都不错，顾客买得多，还另外送一点小号的肉包或菜包，颇有些经营头脑。老板娘说，他们还办理邮购业务，我跟她要了一张名片，说改日想吃你家的包子了，麻烦你安排寄一寄。她直点头，说绝无问题。

小饭店取名茶坊，倒也蛮有点诗意；唤作“柳湖”也算贴切，荡过去没多远便是杨柳依依大名鼎鼎的瘦西湖了。

王慧骥 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青云忆旧

III 周 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南京的鼓楼向北，在湖北路路腰上有条小巷，名曰青云。一水巴掌大的青石铺就，大约年代久了，青石已磨得光亮水滑，像是抹了层油。

这条巷子有点意思。

南边尽些高宅大院，有将军府邸，将军姓汤，矮胖，常见轿车出入府中。有防疫专家的独家小院，听说主人姓方，高瘦，见人不苟言笑。

夹在两个大户之间的，是一处民国留下的院落，叫裕民里。内有二层小楼三栋，楼顶东西各有天台，青砖黑瓦，类似沪上的石库门，住的多是医生、教师、职员之类。

路的北边，有栋红砖砌就的三层楼房，人称小红楼。通长的走廊朝街，厨房就在走廊上，每到饭点便烟火四起，菜香盈街，住户大多做工或做小买卖。它的两侧是些低矮的平房，老虎灶、煤球店、杂货铺、小人书摊夹杂其间。

巷子更北是一大片菜地，中间有水塘一汪，一条早已废弃的铁轨横贯东西，淹没在田埂杂草里。

青石相隔的两处院落，南北分治，孩子们一般少有往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到了两个时节，总会生出些事端来。

每逢深春五月，裕民里南墙边的桑树上，结满暗红深紫的桑葚，颗粒饱满，甜味十足，不仅引来鸟雀，还有院里嘴馋的孩子，先攀墙，再上树，吃到嘴紫肚圆，才心满意足下来，还不忘塞满一裤兜的桑葚。待转到院外巷中，时不时掏出一粒，往上一抛，用嘴来接，一脸的肆意炫耀。这番“凡尔赛”，被小红楼的孩子看在眼里，在没有零食的年代，桑葚的诱惑任谁也难以抵挡，于是，“北方入侵”便时有发生，南北摩擦不可避免。

到了盛夏七月，两个院子的小孩就会带上各自的蚰蚰，在小巷边空地上“摆擂台”。这关系到各自的脸面，所以，关键是要抓到体壮牙阔的“大虫”。南边的院子不大，很难觅得优质蟋蟀。小红楼后方开阔，田埂旁、石堆下随处有虫，且大多孔武有力。所以，南边的败落是家常便饭。看着对方的洋洋得意，去北面“偷猎”便成了南边唯一的选择，抓到好虫就能爽上一把。小红楼的孩子知晓后，自然不让，便又起了冲突。

资源分布不均，双方因此结下了梁子。

小红楼领头的孩子叫黑五，他爸是巷口煤球店的负责人。那时买煤球要票，所以求他爸的人

不少。黑五圆脸黑皮，比同龄人高出半头，因家教严格，从不随便欺人，只是见不得楼里伙伴被人欺负，仗义得很。因为黑五的存在，两院对垒，赢家大概率是北多南少。

某日，裕民里一个叫维梁的男孩，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半大的狗，白毛杂有黄、褐斑块，一对耷拉的耳朵，憨态可掬。那几日，院里小孩仿佛打了鸡血，围着那条狗又撸又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凑来狗粮，搭出犬舍。

待一切安顿停当，才发现狗还无名，七嘴八舌过后，也没想出个头绪来。安童的父亲是一间大厂的总工，早年留学德国。安童说，书里说最凶的狗，就是德国的狼狗，提议叫这狗“莱卡”，因为他爸当年带回来的照相机，牌子就叫莱卡，正宗德国货。那年代，城里无人养狗，孩子们关于狗的知识，大多从小人书里获得。德国狼狗乍看似狼，威风凛凛，眼前的小狗，虽无狼样，却因有了正宗的德国名号，好歹也算有了些威风，这建议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那年五月，桑葚熟了，小红楼的黄毛趁着午后没人，来到南院想采些桑葚。他爸是个哑巴，在巷尾开了间老虎灶。那时，为了节省烧煤，一般人家都去老虎灶买开水，所以南院孩子都认识他。那天，没等身材瘦小的黄毛从树上下来，就被裕民里的孩子发现，扔去的石块擦破了他的头皮。黄毛走时没落泪，只是握拳发誓，要喊上黑五来报仇。

当时大家忙着上学，渐渐便忘了此事。

暑假来临，南院突然接到北院的“通牒”，说是三日之后，要来报与黄毛结下的前仇。

那日，声声蝉鸣中，两帮孩子分阵而列。

临战前，南院的孩子想到小人书里画的狼狗，有一对尖耸的耳朵，透着机警和威严，便找了两根小棍，塞到莱卡的耳中，将耷拉的耳朵撑

起来，虽然有点不伦不类，却着实比先前硬气多了。

照例先是开打口水仗，数落对方的不是，然后就是互相推搡，发生肢体接触。渐渐北院在黑五的带领下，占据了上风。此时，南院的阵列突然分开，裕民里的秘密武器——小狗莱卡凛然出列了。

那时，城里几乎无人养狗，在小孩印象里，对狗的认知与狼相当。面对一上来冲劲十足的莱卡，黑五和伙伴被吓得不轻，阵脚乱了，几个胆小的做了逃跑的准备，引来南院的孩子喝起倒彩。

恰在此刻，莱卡掉链子了，耳中的小棍跑动中掉了，撑着的双耳立马耷拉下来，气势上打了大大的折扣，北院的孩子一阵轰然大笑。

笑声中，莱卡有点蒙，站在原地打起转来。南院孩子见状，扯着嗓子大叫“莱卡，冲”，使劲挥动手臂，怂恿它冲上去，扑倒一个最过瘾。

接下来，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莱卡仿佛知道擒贼擒王的兵法，径直向黑五走去。黑五面露惧色，南院孩子屏气凝神，心想莱卡就要施展“龇牙功”了，黑五就要认怂了。

岂料，莱卡走到他的脚边，先用鼻子嗅了嗅，并未露出白森森的犬齿，而是在他腿边蹭了起来，还轻轻摇起了尾巴，把所有人愣在了当场，四下一片安静。隔了好一会，黑五似乎缓过神来，只见他弯腰蹲下，轻轻抚弄莱卡耷拉的耳朵，抬头向对手露出和解的微笑，那笑虽有点尴尬，却不失真诚。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看在莱卡的面子上，双方竟偃旗息鼓，握手言和了。

小狗莱卡从裕民里的秘密武器，变成了和平使者，这结局妙不可言。

周 凡 原为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人员。

清名桥的童年记忆

III 邹小娟

小哥哥住在南长街 271 号。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是老房子，门很小且旧，已看不出早先油漆的颜色，木板破了，露着长长短短的鳞隙。小哥哥扒着鳞隙往外看，可以看到街上走过的人的腿，男的腿女的腿。如果从外头往里看，啥也看不见。推开门，是一条十来米长的过道，很窄，仅一人过。走到头就是后门，门外是水码头，青石板一级级往下，伸进古运河里。清名桥离这里不远，约莫 500 米，更近的是大公桥。姆妈就在河对过桥堍下的轮船公司南门站当站长，每天要从大公桥上来来回回走好几趟，上班下班、回家做饭、去公司轧账。姆妈说，还好是大公桥，没台阶，走起来不吃力，步子带快点几分钟就能到家。清名桥上下有八九十个台阶，爬上爬下累死人。清名桥是古时候建的，都好几百年了，是石桥，只走人。大公桥是民国时候荣家捐资建的，钢筋水泥桥，能走车，方便纱厂运货，也方便纱厂女工过河不爬台阶。从前这里有好几家纺织厂。老舅公说故事，总以“老法头里”开头，他说：“老法头里，长毛打过来的辰光，人呼噜噜从清名桥这边往河对过跑，跑

不及的，被长毛追上，一刀一个砍了。有个道士饿了好些天，实在爬不动了，有人行好事给了他一颗蚕豆，他吃了后才有劲头爬过去，总算躲过一劫。”

不出后门码头，往右是楼梯。楼梯也是沧桑，斑驳破旧得狠了，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不堪重负似的。上头住了两家人，其中就有小哥哥家。楼下是一家小电器厂的车间，另有出入的门。小哥哥常去电器厂车间玩，师傅都很和善，把用完了电线的圆盘盘头送给他，可以带回家当矮凳坐。



清名桥老照片



小哥哥儿时照片

小哥哥上面有个大哥哥，上小学三年级了，忙得不得了，同学多又住得近，天天一道儿呼啸着来呼啸着去，做弹弓打鸟，爬树掏鸟蛋，拍洋牌，还约架。小哥哥责任心重，做起事来一板一眼。他五岁了，自己的事情都自己做，穿衣从里到外一件不乱，吃饭吃得碗底干干净净，连床铺被子都自己整理。可妹妹不行。姆妈每天六点就要上班了，无锡从南门站始发去梅村方向的轮船，一早七点钟开船，她要赶去卖票检票，父亲是机关干部，两人都忙，谁都顾不上小哥哥。他们着急慌忙地给妹妹穿衣喂饭，送去给街上一个叫惠芹的小姐姐照看，惠芹十二岁了，是从乡下来投奔叔叔的。妹妹总是不好好听话，任性起来又哭又闹，小哥哥就生气，走过去拉妹妹，说：“姆妈要上班赚铜钿格，不然你哪里有饭吃？”一脸的嫌弃，毛丫头就是麻烦。

等父母上了班，哥哥上了学，妹妹也送走了，小哥哥就一个人出门去幼儿园了，他穿着一件印着小鸭子的反穿罩衫，胸前用别针别一块折好的手绢，上面绣着他的名字：峰。他出了大门，瞅

着没有汽车经过，就快步穿过南长街马路，走过刘胖子的哺坊，走过邮局门口那个绿色的投信筒，走过贺弄口的大饼油条店。小哥哥常常来这家店买油条，用一根筷子把油条一根根串起来，两只手捏住两头。这家店的一副大饼油条卖五分钱，如果你只买一只大饼，老板娘就收三分钱，再给你一颗糖，那颗糖很小，只有正常糖果的一半大，权当半分钱用。

走到医院旁边，小哥哥就拐进一条叫作鸭子滩的巷子。鸭子滩两边都是高门大户，白色的围墙很高很高，显得巷子又细又长。巷口有人家养了条大狗，常常蹲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看着过往行人。小哥哥很害怕，每次走到这里，就绕到对面去，沿着墙根走，低着头不敢出声。小哥哥长得好看，南长街就找不出比他更好看的男佬小了。路上有阿姨叔叔跟他搭讪，逗他，拿糖给他吃。可小哥哥一脸严肃，从不笑，不理人家，昨天他听街上有人喊：“卖小孩啰，卖小孩啰。”他心里紧张得要命，只想快点走，他不想被卖掉。好在鸭子滩不很长，走到尽头，就看到他的幼儿园了，一幢红砖小楼，干净整洁。彭老师就站在门口接孩子，她的笑容很温和。看到她，小哥哥心里就踏实了。

幼儿园老师教孩子们折纸，折小船，还折一种小鸟，一抽尾巴，翅膀就会扇动。还教他们唱“美帝是只纸老虎”的歌，歌词小哥哥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伸手一捏就咕滋咕滋”，唱到这里两只手往前一伸一握，似乎纸老虎就被他们捏碎了。年底放寒假，彭老师给每人发一张大的白纸，教他们折成纸袋，在里头放饼干、糖果、京果等好吃的东西，然后将这学期读过的图书分给大家，一人一本，全是不一样的。小哥哥分到的是一本方开本的彩色小人书《董存瑞》，他认得上面的字。

学校放假后，妹妹就不送去别人家了，由哥哥带。大哥哥喜欢在外头玩，经常不在家，小哥哥也嫌妹妹烦，妹妹一生气就会用手腕敲他的头。妹妹的手腕上戴一副小小的银镯子，是姆妈用一块袁大头去银匠铺子里打的，那镯子敲在头上可疼了。但小哥哥又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管她了。他从电器车间要了旧报纸回来，裁得方方正正，教妹妹折船，还折了小兔子小青蛙放在船里头。小哥哥手巧，会折很多不同的船，小板船，小篷船，龙船，然后跑去水码头放进河里，用手拨着水，赶着它们一点点漂走。

住对面的人家姓尤，夫妇俩带个儿子，还有一个老外婆，两家相处很好，孩子都喊对门的母亲姆妈。外婆很少出门，喜欢坐在家门口抽水烟，很亲切很和善，做了好吃的菜和点心，会端一碗过来。姆妈说，她家以前是开洋油厂的，外婆是大小姐出身。洋油就是煤油。姆妈放心一个五岁的孩子带一个四岁的孩子在家，一来是因为小哥哥格外懂事，二来也是因为外婆，她会顺带看着。

京杭大运河到了无锡城里南门这一段不宽，出了大公桥，到清名桥那里才渐渐地开阔起来，再往南就是大河了。小哥哥的家前面是南长街，后面是古运河，那一条街的房子真是好看，一家挨着一家，高低样式各不相同却错落有致有一种韵律感，黑瓦白墙，花格木窗，家家有个水码头，河水在阳光下摇曳，河上有大公桥有清名桥，清名桥是一座石拱桥，单孔的桥洞，坡度流畅的桥面，石栏杆，古朴的造型气质与这一条街很搭。从小哥哥家往南走不足百米，挨着大公桥的第一家是平房，没有楼，黑瓦大屋顶斜斜地顺着隔壁家的二楼披下来，屋主是一个单身男人，卖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画片、弹珠、小鞭炮，他没有开店，屋里也没有柜台，来买东西的都是邻居家的孩子，要什么直接敲门，他就从屋里拿出来。小

哥哥觉得这个人很神秘，咋你要什么他就有什么呢？像宝葫芦似的。小哥哥家往北走，隔了一间再隔一间便空了一小段没房子，只有个顶，一路延伸过来的房子到这里就顿了一下，像是一个休止符号。对面街上的人家，就可以从这里直接走到河边去洗衣服、淘米、汰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的生活还很简单素朴，洗衣用木棒槌，倒马桶用竹丝刷，煮饭做菜生煤炉，寄信要贴足了邮票，送牛奶的一早赶着马车来，马脖子上系着铃铛。晾晒衣服的竹竿从窗子里伸出来，搭在街上的梧桐树上。这样的日子至少已经绵延了一两百年吧，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不徐不疾，一步一个脚印，其间也有旧的东西渐渐湮灭，有新生事物冒出来。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条驿道，常有人骑着马飞驰而过，现在是见不到了，骑脚踏车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电影院建的时间也不算长，小哥哥跟着小姨去看过电影《东方红》。哺坊后场是孵小鸡小鸭的，前面有一柜台，卖孵不出的蛋和碎了壳的蛋，孵了又没孵成的叫哺伙（音）蛋，论个卖，很多人欢喜吃，还有人说可以治头痛。碎壳鸡蛋则是打开来一碗一碗卖。家里没有菜下饭了，姆妈就让大哥哥去买一碗鸡蛋端回来蒸蛋羹，有时里面还放一点肉糜，大哥哥不在就小哥哥去。哺坊的生意不温不火，刘老板就找小哥哥的父亲帮忙，把他儿子送进了一家电器厂工作，老板娘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一只刚出壳的小鸭到家里来。老板娘生得标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旗袍腋下总是系着一块手帕。那只鸭子是白色的，很漂亮，在小哥哥家养了一阵后，就送到乡下伯伯（姑姑）家去了。鸭子在乡下健康活泼地长大了，很勤勉，每天生一只蛋。哺坊不久后关门了，夫妇俩回了老家。

小哥哥不爱说话，但会玩。他搬了一张凳子爬上去，趴在后窗口，就能看到运河里的船与船

上的人，蒸汽轮船是运河里最大的船了，船头的烟囱又粗又高，冒着黑色的烟，一到桥前就鸣笛，“呜——”的一声，声音又长又响，沿河人家最讨厌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睡觉的，生怕被惊醒。蒸汽轮船后面拖着长长的驳船，一艘连着一艘，多的有十几艘，冒着黑烟的船头都过大公桥了，最后的一艘还没到小哥哥家窗前。小哥哥就教妹妹数数，一二三四，小哥哥上小学前就学会了二位数的加减法。运河里还有一种小船，长度不足十米，一条船就是一户人家，还不会走路的小孩腰里绑根绳子，拴在轮盘下面的柱子上，四处爬动，船上还养了狗，狗跟在他后面。女人在后船板上生火煮饭，用系了绳的铁桶在河里打水拎上来，给更小的小孩喂奶，撑篙掌舵的是男人。小哥哥说他们叫网船人。黄梅天，他们在河里撒网捉鱼。这时很多人家都开了窗看，起网的时候有看中的鱼就喊：“哎，我要那条，那条大的。”小船就划过来靠在那家码头，一手交钱一手递鱼。有时网船还会做糖醋大蒜头，炒了螺蛳在河上叫卖，有人家要吃，就打开窗子问了价钱，吊一只篮子下去，篮子里放一只碗和一些钱。船上卖的东西便宜，一勺海螺蛳三分钱。那种海螺蛳比火柴棍还细还小，尖尖的屁股往桌上一按，就可以放在嘴里吸了，那肉小得都不用嚼，但味道极好，船家放了各样的调料。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拉起了篷子，一家人躲在里面，点一盏灯。晚上网船歇在桥堍下，有时能听到船上大人打孩子，哭声一直传到小哥哥屋里。姆妈就笑，对小哥哥说你不是我生的，是我从网船上抱来的。小哥哥很不喜欢听这个玩笑。

最让人开心的，是水老鸦船，那种船很窄，船头横着长杆，乌黑乌黑的水老鸦规规矩矩地站在杆子上，很乖的样子，主人一打手势或是吹声哨子，它们立刻下水扎猛子，动作十分敏捷，很

快就叼起一条鱼来，被主人拿下放入水桶。这个过程让小哥哥看得很兴奋，他喜欢水老鸦，每次看到它们叼起鱼，就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成就感。可惜不是每次都能正巧看到水老鸦下水，眼看着船从窗口经过，再一摇一摆不紧不慢地远去，船老板就是不吹哨子，水老鸦就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小哥哥很急，他心里纳闷，为什么水老鸦要听别人的指挥，不能想下水就下水？为什么水老鸦能逃却不逃走？为什么水老鸦不把鱼吃掉再出水来？这些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

运河很忙，蒸汽船是老大，它经过时，其他的船纷纷躲避，不敢惹。小网船灵活，掉头闪避很自如。最容易出事的是二三十米长的货船，上行下划都靠人工。船老大看到对面有船来早早准备好篙子，掌舵的赶紧掉船头，有时船员顾不到，迎面过来的船又顺风，快了些，眼看着两只船就要碰上了，这可急坏了小哥哥，他探出半个身子朝船上大喊：“扳艄！扳艄！”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哪里够？这不就撞上了，船猛地摇晃了一下，还好，没出大事，只是擦了船舷，船舷挂着汽车旧轮胎呢。两条船上的人一边用篙子把对面的船用顶开，一边就骂起来，倒也没法打起来，船不停，很快就彼此走远了。

天气好的日子里，小哥哥喜欢坐到码头的青石板上，看水。运河的水很清，淘米的时候常有小鱼小虾在箩里游进游出，小虾是透明的，黑的眼睛像不小心落在水里的一粒极细极细的沙子，若是用手去捉，它一弓身子立刻弹跳出去。运河里的水掀不起大浪，一波一波有节奏地慢慢拍在岸边，很温柔，像母亲哄小孩睡觉一样。大船经过的时候，浪就大些，撞击着河岸，激起大捧大捧的水花。最好看的是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水折射在岸壁上的光，一会儿跳跃着闪烁成点点星光，一会儿拉得长长的扭曲着缠绕着，变幻出各

种的影像，毫无章法却分外迷人，像一群精灵古怪的妖在嬉戏玩闹，很有看头，小哥哥能坐着看一两个时辰。

运河也有涨水的时候，每年的六月，雨多，上游又发大水。水位最高的那年，水浪都拍到后门的门槛了，青石板的台阶沉到了水里面。这时候，孩子都不许出后门，外婆看得很紧。到了夏天，运河更闹猛了，傍晚时分，沿河的人家、不沿河的人家都会来河里凫水。父亲把一块约一米见方的木板放进河里，那是姆妈用来刷难洗的脏衣服的。小哥哥和妹妹就坐在木板上，父亲推着在河里漂来漂去。从河里看自己家，又是熟悉又是新鲜，那菱形的木格子窗，窗下斑驳的木裙板墙，窗口挂着的球鞋还没干呢，是大哥哥的，对门的老外婆笑咪咪地靠在窗边。河对面的那家人平常隔着河天天见，脸都熟了，家家的窗都敞着呢。每年发的布票都不够做衣服的，很少有人家舍得做窗帘，也没啥好藏掖的，谁家做饭、打架，彼此看得清清楚楚。有时一早开窗的时候正好对河人家也在开窗，便挥挥手打个招呼。小哥哥坐的木板快漂到了河中间了，与对河人家更近了。小哥哥很兴奋，希望那家有人能打开窗看到他，对上话。这时，父亲扎了一个猛子不见了，妹妹大哭起来，小哥哥皱起了眉头，训斥道：“你看看你，阿难看呀？快点擦擦眼泪擦擦鼻涕，丑煞了。爹爹不在前面吗？讨惹厌。”父亲果然在水面上冒出了头。

小哥哥比妹妹大一岁，知道的事却多多了，他知道姆妈的站上有四个员工，每个员工的名字他都知道，乘客上船的时候，检票员会在票上夹一个圆孔，上船下船要搭跳板，船开走了，跳板就收起来。站头对面有一家“小箱豆腐”作坊，豆腐很嫩，每一块都用细纱布包好了，一块块装在木箱子里，挑着走街串乡卖。这种豆腐通常用



兄妹俩青年时合影

酱麻油凉拌着吃，如果用了火就老了，不好吃。小哥哥还知道南长街靠北有一家卖猪头肉的，每天都把一只柏油桶拖到路边烫猪头的毛。小哥哥专门去看过，见柏油桶底下架着木柴，有一个长得很壮的男人把一个个猪头用铁钩子钩住放入烧开的柏油桶里，然后取出来，等凉了，把黑的柏油从猪头上剥下来，猪毛就褪尽了。路面上弥漫着浓重的焦糊气味，很难闻。那场面不好看，小哥哥再没去过。小哥哥家对面，还有一家殡葬社，专门给人家办殡葬仪式的。南长街上偶尔有送葬的队伍经过，送葬的人穿白色的衣服，举着白幡，吹着喇叭，一路撒纸钱。小哥哥就站在门口，看队伍里有人捧着扛着的陪葬品，那些纸做的东西，有人偶、有动物，还有房子，都很精致。小哥哥不懂为什么这些东西最后都要烧了，蛮可惜的。

南长街上还有一家理发店，小哥哥带妹妹去玩，回来就把妹妹的头发理了。等姆妈回来，妹妹欢天喜地地扑过去抱她的腿，说：我们今天理发了。姆妈吓得一个倒仰，她看到女儿头上坑坑洼洼，狗啃过了似的，许多处露出了头皮。女儿

头发本来就稀少，好不容易长到现在，才刚刚能扎两个小髻髻。这下可好，只能去理发店，把女儿的头发全部剃光光。以后很长时间，别人都以为小哥哥家是兄弟仨，最小的那个光头最皮。那天晚上，大哥哥挨了打。谁让他是老大呢。

后来，小哥哥家就搬走了，搬到了沙巷4号。

今年春晚，无锡古运河作了分会场，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南长街挂满了灯笼，红彤彤一片，清名桥上挤满了人，河里的船是游船，船上抱着琵琶的女子，模样一个个俊俏，那场面，从未有过的热闹。我知道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就在那里，但认不出是哪一家了，老房子都翻新了，都开了商铺。小哥哥没有回来过年，1978年，他去南京读大学，后来在北京工作，再后来移民海外，离家乡越来越远。他给父母打了电话拜年，说，他

买了机票，三月回无锡，他想念清名桥下那一家做豆腐脑的小店了，不知道还在不在，是不是从前的味道。

邹小娟 《扬子晚报》副刊原任编辑。



清名桥春晚现场

踹螺蛳

III 王耀强

江南水乡，到处是水：有村必有河，出门即见水，百米一小河，五里一港湾，十里一湖泊。江河湖汊纵横交错。靠水吃水。自然地，水中各类活物、各色资源，养育着人畜，滋润着土地。

民以食为天，周遭的农家，务农之余，向水中讨生活：下河进湖捕鱼、捉鳖，田里沟渠捉鳊鱼、挖螃蟹。改善了伙食，增加了收入，丰富了生活。

水里最多的，要算螺蛳。男女老少都能伸手可逮的，要算螺蛳。人们捕食最多的，要算螺蛳。食用时间长，“春风又绿江南岸”，螺蛳便已入春盘。“秋在万山深处红”，才进入“休捕”期。家乡的螺蛳，大多是青壳螺蛳，或者唤作“太湖”名的螺蛳。壳色青亦薄，肉质嫩少腥。螺蛳是小时候家里饭桌上的主打菜，打小就是吃着螺蛳长大的，这并非言过其实。后来专家说起吃螺蛳，就是吃高蛋白时，才恍然悟得家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仍鲜有人面露菜色，原因在此。

小时候家里的一道美味，且百吃不厌的，要算红烧螺蛳。这是母亲擅长烹制的家常菜之一。先是起油锅，入生姜、香葱、蒜头爆炒在先，酱



烧螺蛳

油、料酒、八角、茴香添加于后。煮开轻火焖烧小一会儿，揭开锅盖，雾气弥漫，便满屋子喷香了。因为家里人口较多，母亲总是烧一锅，中午够吃，还有留一点晚饭用。螺蛳出锅了，母亲总是先给我解馋。因是大灶烧煮，更是小时候的味道。还有一种做法，简单不常用，就是清蒸螺蛳。配料备齐，螺蛳就绪，放入饭锅。饭熟螺蛳出锅，一起端上饭桌。味道虽逊于红烧，但也算是换个吃法。南京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加了辣椒，红烧螺蛳又出了一个鲜辣风味。韭菜炒螺蛳肉是

南京一道知名的家常菜，吃螺蛳肉很过瘾，只是感觉有点清淡，少了点趣味。且一过清明节，一般就不食螺蛳了。吃螺蛳虽然有点儿不上台面，其实是有讲究的：一是螺蛳里不能吃出泥沙，或者偶尔间杂着的死螺蛳，否则，或大煞风景，或大败兴致；二是剪去的螺蛳屁股既不能小，也不能大。否则影响到吸食螺蛳的力度。而吃螺蛳的趣味在于吮吮。

饭后选择合适且有品相的螺蛳壳，夹在食指与中指间，可当口哨吹，声音传出很远。这也是小伙伴们常用的集合号。比吹哨子管用。

河里最易打捞的活物是螺蛳。村上家家户户皆邻水而居，都有自家的河滩，在那里用水。河滩讲究，有台阶，有整块大石头自岸边伸出，丰水期或“浮”于水上，或没入水面。夏日里，到河滩上洗脸洗碗，或淘米洗菜，伸手从河滩石底下、周边，就能摸出大把的螺蛳，量大足够全家一顿下饭菜了。白天下河游泳消暑，无论老少，就会顺手摸螺蛳、河蚌以改善伙食，吃不完的喂鸡鸭。如果是早春和晚秋，河水稍凉，摸螺蛳改蹚螺蛳，不用下河，花不大时间，所获即可满足自家食用。

蹚螺蛳有专用网，俗称“蹚网”，形似家用畚箕或箕斗，只不过大得多。网原先是麻绳编的，后来有了尼龙丝，结的网更结实耐用。用竹子作柄，长有五六米，或更长些。蹚网一般就能从河岸蹚到河中央了。

小河里用蹚网，稍大的河或湖，则须用拖网。蹚螺蛳是个力气活。绕着河蹚一圈，持续时间短则以小时计，长则要整天。有的河里螺蛳不多，或者不给蹚，就得不断转移，寻找可以蹚且螺蛳多又好的河。一天下来，浑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里都写满了累字。蹚螺蛳是技术活，蹚网质轻，加之柄是竹子，易漂浮，把握不好，力道拿捏不

当，网就压不到河底，螺蛳自然不会主动跑到网里来。

我家常年有蹚网，常蹚。我家蹚的螺蛳大部分拿到集市上卖，搞点儿小创收。那时候的农民“伯伯”们被称作“社员”，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只能，也只有务农，没有请假一说，更不可以旷工的，否则，影响挣“工分”不说，更会影响年终的分口粮、分红。那时候我三哥是初中学生还不是公社社员，暑期里堂而皇之地蹚点螺蛳，搞个小买卖，算是打擦边球，而且是得分的。

蹚螺蛳可以是一个人所为，但又蹚又捡拾，效率不高。我虽小，已然是三哥的“跟屁虫”，于是跟着蹚螺蛳玩去了。三哥在前面蹚，将网里连螺蛳带水草、杂物一齐倒在一边，我背着鱼篓子、提着篮子跟在后面捡拾。二人合作效率大增，一天几十斤不在话下，如果运气好，甚至近百斤也是有的。一段时间下来，我们甚至把周边方圆十几里范围内大小河道里的螺蛳行情，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每天都能蹚到比他人多得多的螺蛳，也就不足为奇了。

蹚上来的螺蛳，还需要经过洗养吐泥沙，剪去屁股等环节，才能拿到集市出售。留有屁股、没有催吐泥沙的螺蛳很少有人买。洗养吐泥沙，我们自有妙招，螺蛳不出24小时必定吐尽泥沙，没吐尽的决不出售。全家人剪螺蛳屁股不仅技术高超，而且齐心协力，每天晚上10点钟前就可收工。卖螺蛳则是父亲的事。一大早，人们还在梦乡里，鸡叫头遍，天刚吐鱼肚白时，父亲已担着螺蛳到集市了。因为掌握有洗、养、剪螺蛳的全套诀窍，我们家的螺蛳新鲜自不待言，总是无泥沙、易食用，因而特别畅销。于是，父亲总能卖完螺蛳后能及时赶回来上工。倘若逢“双抢”等农忙时节，卖螺蛳的担子落在了三哥身上。那

时螺蛳的价格从2分钱到5分钱一碗，后来上升到1毛钱到2毛钱一斤。当下城里5块钱一斤的螺蛳算是便宜的。

每天，三哥把卖螺蛳的钱一分不剩，全都交给父亲，主动地。

从有记忆起，螺蛳是我们家的小财源之一。

蹚螺蛳常有惊喜：有时收网快时，能把鱼儿蹚上来，只是鱼儿稍多的河一般不让蹚，偶尔还会遭遇野蛮的驱赶。夏末秋初时，拉上来的网里会有刚刚褪壳，有的还尚未完全褪尽壳的螃蟹，肉肉的、软软的。拿回家做面拖蟹了。那是难得的美食：不用吐刺，无壳可去，一点儿不浪费，满口鲜嫩。遗憾的是不常有，且量小。也有，蹚网搅动了河面的宁静，受惊了的鲢鳙鱼会跃出水面。跳到岸上或落入水草丛中的，这就成了我们的意外收获。不过，河边特别是杨树条上、毛豆叶下的各色毛辣子，还有河边或草丛里偶尔露出的尖利的碎石或玻璃碴等会使我们很受伤。天天与螺蛳打交道，用不了多久，两手掌就会因一直沾染螺蛳分泌物的刺激而满布小坑，大小如图钉

的尾巴。握捏时的生疼与渗出的血水，隔着记忆还可真实地感觉到。草帽抵挡不住太阳光，一天天地被晒得如泥鳅般黑不溜秋，泛着光泽。

不知从何时起，螺蛳里便有了柴油味，螺蛳便不知不觉地退出主食行列。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南水乡的许多河道或遭淤塞，或变成了良田，或变成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路基而消失不见了。更为甚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大部分河水遭污染，家家户户改用了井水，河滩也塌了，河里的螺蛳没了，蹚网也废弃了。

现在回到家乡，虽然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多的河汊水湾了，但是镇上农贸市场里又有螺蛳摊卖螺蛳了，河边又见有扛着蹚网忙碌的人了。

王耀强 曾供职于江苏省委统战部。



蹚螺蛳

父亲三事

III 赵光琦

花 事

一直到临近退休，父亲才了了“养两盆花”的夙愿。所谓了愿，即是狠下心买几个瓦质花盆、买两株神往已久的兰花。之前一是体察母亲克己奉家的不易，自觉不花一分钱到非生活开支，再是因疾病缠绵的体质和生计劳碌，心绪狼狈。及至让我完了婚，自己的身体也稍稍硬朗起来，大概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

买回来的两株建兰，经他精心侍弄，次年开花；开花时正值我儿子出生百日，父亲特地请会摄影的同事，给拍了两张彩照。他和母亲拥抱着孙儿，前面一机凳置放着那盆茂盛的兰花，兰叶中挺然一箭，箭生两花。犬子在我母亲怀中也笑靥如花。照片冲洗出来后，父亲百看不厌，重复解说：“此图为三飞燕”。建兰的花茎称箭，一箭之上开两花为“双飞燕”，他是将孙儿视为一“燕”了。

多少年后，看他稀罕那绿白色的花了不得，我做了件煞风景的事，在花期将尽的时候，剪下，寻到花市，请教专营兰花的所谓资深养兰人。对方接都没接，瞄一眼：粗货，养着玩玩可以。想

来不谙世事的，当时也是有点不屑的，还把人家的话转达于他。父亲一点不以为忤，说：他不说的废话嘛，养着就是玩玩的。对那两株兰，一如既往地珍爱之。

兰蕙一行，以前虽未亲炙，但他为解“相思之苦”，从各类书刊画报上与其神交已久，了然其品种优劣。

搬迁后，有了阳台，他又陆续增添了一些花种，多是从河坡、道旁掐的枝头，在花盆里栽插成活的：迎春花、四季海棠、金粟兰、金钱菖蒲。兰花又经分盆……在他的精心侍弄下，阳台上一时活力四射热闹非凡。

再后来，因他腿疾，为方便出行，二老搬至我们车库。不少生活用品都没带过来，唯他养的那些花草，一件没落下。我满以为放置到门前草坪即可，他却坚持要我搬到楼上。我说：“谁偷你这些宝贝，满大街都是。”这一回他生了气：“你懂什么！……冬天不冻死嘛。你舅舅当初说小时候佻夫，又黑又瘦像猴子，我看你从来也没嫌弃过。人对草木有情，草木对人有意，我这哪一盆长得不够旺？”

佻夫，吾子也。他这样比喻，我无语。只能



建兰

费力劳神地一盆盆搬到五楼。

从不想让它们死去例行给浇浇水，到遭遇赋闲在家两年，每天面对着它们，倒看得顺眼了。后来曾萌生过添置几盆能“蓬荜生辉”的花木的念头，可到花市一走，虽是争奇斗艳，总觉得“不过如此”，缺亲近感，终未购。倒是把那建兰、金粟兰一分再分，排列得阅兵式似的……整个春天，次第放香。

待得父亲腿疾加重复又患视神经萎缩，时值建兰开花，我只能将其捧到楼下。他那种欣慰而感伤的神情，使我对家里的花草平添了一份责任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兰花之于他最后一次开放，他已完全失明。听闻我将花置在他坐的桌旁，他急切地嗅着寻香、凑过去，骨朵起嘴，贪婪地吸着：“好！好！”赞叹得有点失调，一行清泪随之溢出。

尽管我告诉他，花开得正有劲，他也不同意长时间放在车库，坚持要我捧上去，说“车库狭小，有浊气”。后来，曾几次念叨“不知还能不能再看到花开”。

他没能看到花开。花也没有再开。

尽管我甚于往昔地照料，还是眼看着一株株萎顿下去。土，换了；水，控了；根，修剪了；

夏天搬到北阳台，秋冬搬进室内……是不是它们意欲随父亲而去？毕竟物随人去是古已有之的说法，父亲不也说过吗：人于草木有情，草木于人亦如斯。

尽管它们已与我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希冀它们活得更久长：给我个“睹物思人”的依凭；兴许还能充当信使，往返于我和父亲之间也未可知，谁能知道草木的灵性呢？我无助而落寞地枯坐在它们面前。

所幸，迎春花还如期而开，虽星点可数；那盆菖蒲也还蓬勃，作为清供，就置在我案头，时常捻一叶，嗅那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父亲留给我的念想之一。

绘 事

所能记得父亲给我画的第一幅画，是一个小男孩，裸体的，亮着小雀雀，很像布鲁塞尔那尊撒尿的于连。但笔意是丰子恺的。两个同样的男孩，分别用红蓝圆珠笔画成，红的算大王，蓝的算小王，是的，他给我画了一副扑克牌，在簇新但作废的食堂菜票背面。这是我对父亲绘事记忆的肇始。

我的扑克，火柴盒大小，那时类似大小的扑克是有卖的。但对我们家庭来说，别说是花钱买玩具，整个上学时代，我连一个正经书包、文具盒都没用过。书包、文具盒尽是用药品针剂包装盒替代，来自父亲职业的提供。小的装文具；装青霉素的大盒有点类同现在的档案盒，便做书包。父亲力图使替代品有点颜面，使用粉画纸将“文具盒”“书包”的盖糊上，画顽石兰草，画莺啼柳上。作为郁闷的表达，我总是未等破损便赌气丢弃，转用“原包装”。没人理会我的赌气，抑或父母装不知。

为省钱，用替代品的不止于这些，家用多有。比如：买日历牌，只买芯；保温瓶外壳坏了，在厂里请人免费用铁皮敲……父亲便有了施展才艺的机会：在自制日历牌的硬纸板上蒙上毛边纸，绘一幅水墨柳枝穿起的鳊鱼；铁皮保温瓶外壳被父亲精心上了两道油漆，在铅画纸上画了三条水泡眼金鱼和水草，镂空、剪下，贴在第一道漆面上，本打算等第二道油漆干了以后揭下形成套色效果的，油漆把画样粘得死死的，只得留着，近看，是蓝色立体的金鱼水草。

父亲很少作画，谈不上师从。有一段时间摹过《芥子园画谱》。不知从何处借来的残本，兴趣似乎不大。

在身体、心情都还好的境况下，他用功颇多的倒是书法。我所见的多是习练草书。楷书的基本功少年时就打下了，十六岁时已在亲戚家开的石印所制版。所谓制版，即是手书，字当然得捧得出手。草书他学的是二王、孙过庭。

父亲为人散淡，少功利。哪怕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他也不会奋力争取，更多是选择避让、放下。待我有了一点人生阅历以及对父亲更深的认识，才觉得确实二王和孙过庭字的含蓄更贴合他的性情。

“文革”时候他闭门在报纸上练孙过庭的《书谱》。直到有一天，想必是自己感到满意了，买了些毛边纸回来，裁成一般法帖大小，完整地临了出来。对不满意的篇页又经反复重写调换，最后依古法线装成册。此为他一生珍爱之物，常置案前枕右，得便玩索。

等到弟弟大学毕业，父亲也摆脱了前赴后继的病魔厮缠，家庭整体状况有所改善，弟弟每每从外面给他购些画谱、文房用品，他又开始作画了。

对父亲的字画，那时的我，说不上排斥，但

绝对是漠视。家长有“人家的孩子”心理，孩子其实也有“人家的爸妈”心理。

所幸，与我对他书画相漠视的，我做对过两件事。一是在我结婚前布置新房时，默默地取了他两幅彩墨写意菊花和牡丹，自己做了画框，挂在小客厅里。父亲怔怔地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不出一言，身体仿佛被风刮着轻微地摆动，良久，喃喃地说：“知道你要用，我会画得更认真些。”他没说过“知道你喜欢”，我当然也不承认我喜欢。不经意的举动，不知被他怎么“误读”，让他感动如斯，这让我惶愧不已。

及至父亲垂暮之年，精力已有所不逮，我突然想到：我们弟兄俩手头竟无一件父亲完整的作品。是不是人到中年亦早已为人父感触因之变得细腻了？真正感到对不住父亲。于是动议让他准备一下，好好写几幅字，既没说“留给我们一个念想”这样似乎不吉的话，也做不出“喜欢你的字”这样外露的表达。恰好赶上和弟弟先后换了新居，便有了现成的借口。现在想来，自己对父母情感的表达是多么的吝啬。

我给他的内容是李白的《将进酒》。完全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还装作导演说戏一般地要他写得“逐渐狂放”。赶上春节家人都在，有帮手，儿孙环绕，父亲兴致很高。满是冻疮的手攥管直书，左奔右突。尽管《将进酒》并不适宜他这种气质，要求他“狂放”也是差强人意，他确是竭尽“酣畅淋漓”。待得最后一笔结束，掷笔便瘫坐到沙发中。

接过弟弟刚冲泡的龙井，两手抱着杯子，双目紧闭，久而才呖语般道：“疏懒一世，如果刻苦，我应该能写得很好。”

未几，他便患视神经萎缩，降下的帷幕慢慢模糊、遮蔽他的世界，也在销蚀他的世界。他开始徒然地在混沌中挣扎。

我从墙上摘下裱好的卷轴。父亲再也不可能为我写一幅了。

父亲所临孙过庭《书谱》被我珍藏着。偶尔会拿出来，让墨香弥漫一室。耳边又响起“如果刻苦，我应该能写得很好”云云。我会隔空安慰他：就是你能蔚然成一家，也未必比已经做到的更好。你用你无烟火气的淡然，示范了一种人生取向。是的，生活既不只是苟且，也不尽是功利，还有闲情，还有闲趣。于我辈而言，父亲的践行，善莫大焉。

故 事

张岱《陶庵梦忆》中那篇“柳敬亭说书”，是记述邑人柳敬亭说书胜概的。其中描写晚场情境“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很令人神往。所谓丙夜，即晚上十一时至翌日凌晨一点之间，三更天是也。足可见敬亭先生嘴上功夫之了得。亦可见市民百姓对“故事”的喜闻乐见。

余生也晚，别说柳敬亭，连王少堂都没赶上。唯以自慰地听过王再传弟子钱怀堂的“打虎上山”。此虎非景阳冈之虎，乃威虎山之虎也。尽管如此，那段“山连山、山接山、山靠山、山套山……”的贯口，也听得我们一惊一乍的了。

尽管如此，我儿时，故事还真没少听。都是父亲给讲的。

一九六三年，我和母亲迁至泰州，终于和父亲团聚了。

父亲虽然旧疾仍缠绵不清，但能和我们团聚，心情大好。睡前故事《西游记》便开讲了。

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一间用稻草帘子分隔的“房间”“客厅”的分隔处，昏黄的灯光极具代入感。但其效果，还是不及停了电在煤油灯下

的说故事。父亲的影子投在缺少家具的石灰墙壁上，缩放幻化；灯光映到他脸上，明明暗暗中更迭出故事里各式脸谱，煤油燃烧的气息在草帘子的缝隙里游走……他除了缺少惊堂木，没有大幅度动作，我想柳敬亭的玩意儿他几乎不缺：人物各配音色，表述疾徐有致，再有风沙走石、兵器铿锵……让我如临其境。在幼年的世界里，孙悟空和那些妖魔鬼怪简直成了我的玩伴。虚幻和现实被父亲生生搅浑杂糅了。张岱言柳敬亭所讲武松“与本传大异”，父亲讲的《西游记》何尝不是如此：一百回的书，竟被他讲了几年。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能独立看小人书。

到了弟弟也缠着听故事时，父亲干脆为他杜撰了一个“癫皮和尚”的“无穷动”章回故事。重要的是，这个癫皮和尚穿梭往来于古今，还成了弟弟的师傅。当然是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了。以至于弟弟有时候竟涎脸拍着肚皮吹“我师傅如何如何”，然后父亲就顺着开始演绎。不知是为情节想象的荒诞，还是为弟弟的烂漫互动，父亲突然喷然大笑，笑着，继续讲……

我长弟弟七岁，有点不屑父亲给弟弟的“量身打造”了，觉得没出处。待到我该给儿子讲故事的时候，却一段也讲不出。

虽如此，我儿子故事同样没少听——父亲的故事，滋养了两代人。

故事，似乎离人们渐行渐远。大人哄孩子有那么多的手段：电视、平板、手机，谁还会用心思去阅读然后反刍给孩子。更别提像我父亲那样把孩子带进故事里边了。

煤油灯、石灰墙、墙上的影子、母亲纳鞋底抽绳的声音、父亲端起茶杯抿一口的造势……竟成了奢侈。

赵光琦 江苏泰州人，业余习文，文章时见于省内外报刊。

加拿大散记（一）

III 郑亚楠

设计之城——蒙特利尔

2024年5月中旬，赴加拿大终于成行。17日下午三点三刻，航班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13个小时后抵达美国底特律机场，时差原因，手机显示还在17号。从底特律机场飞抵加拿大特鲁多机场，已是晚上九点。深夜到达女儿家。

“诗”与“远方”，如同星辰与大海相互映衬，鼓励人们探索未知，追求美好。于是，为了寻找陌生感，看看世界别样的生活，我克服了诸多顾虑，终于不远万里，来到了加拿大第二大城市——官方语言以法语为主的蒙特利尔。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街道、建筑、树木、花草，人们的穿着、饮食……一切都令人感到新奇。

次日清晨，我吃完早餐，赶紧下楼观察住宅周围的环境。蓝天白云下的大片草坪青绿盎然，我坐在白色长廊的靠椅上，偶一回头，身后一树树粉色的海棠花朵，在嫩绿的皂荚树叶映衬下，迎风欢笑，齐齐闯入我的眼帘，好像在迎接远方客人的到来，顿时，我被这幅美景惊呆了，北美的暮春时节，如此热情、迷人！

草坪西北隔条马路，矗立着红房屋顶与红色

塔楼的天主教堂，每逢整点差三分钟时，嘹亮的钟声响彻上空；草坪南，星巴克咖啡店旁，一方空旷的水泥场地（冬天浇上特殊液体，成为滑冰场），场上安置有红色的钢绳躺椅，钢骨架支起的大红伞下，一张张厚实的实木靠背长椅，一套套不锈钢桌椅，供游人歇息、喝咖啡、交谈；咖啡店面南就是圣凯瑟琳大街，这条步行街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商业街；草坪东走几十步就是地铁站、公交站台，南来北往的行人在此出入。往南步行五分钟即到唐人街，那里有几家华人开的超市，购买日常小菜极为方便。一日朋友来访，见面坦言：你们住在市中心的核心区，晚上要闹到深夜哦！

我还没有感觉到炎热，夏天便来临了。蒙城，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排满了各种吸引人的艺术活动。郁金香艺术之夏、爵士节、“非洲之夜”国际节、社区日音乐节、视觉艺术节（以原住民脸谱、歌舞、原始森林为背景），林林总总。超过百万的爵士乐迷纷至沓来，欣赏一千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乐队，以及加拿大本土乐团的表演。各项商业、娱乐活动精彩纷呈：在Cineplex社区日，人们在官网预订门票，就可以免费观看电影，全城大小62家电影院，英语、法语、

其他语言的电影都有放映，几乎每周都有免费电影；圣母岛上举行一级方程式赛车，还有赌城和大型游乐园等娱乐设施，夏天的焰火节也都在这里举行；偌大的多功能艺术广场上，全面摆开车箱式购物商店，现场活动丰富多彩，有模特表演、画油画、裁剪皮衣、歌舞表演和乐队演奏等。我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投入其中若干活动，如测试音高和转盘抽奖，获得了纪念徽章、护肤霜等奖品。人们都踊跃排队参加各种节庆项目，路人皆可领取免费的易拉罐饮用水，不亦乐乎。

首场艺术之夏拉开帷幕的那天是周末。晚饭后，透过窗户，见一群又一群学生和游人从地铁站、公交车上涌出，从四面八方汇来，共享单车站头的车子已经无法满足停放，公司的卡车运走了一车又一车……十九点开始，草坪上的人声、歌唱声、掌声如浪潮般热烈而澎湃。各种肤色、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少，一同陶醉在音乐声中，台上的演唱者激情四射，台下的观众随着音乐声和鼓点声，欢快地舞动腰肢，结伴对舞，快乐的情绪弥漫开来，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有的老人和残疾人手推轮椅在人群中穿行，一样自在、优雅，一样欣赏、欢畅。人们吃着披萨、喝着啤酒，流动厕所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星空下的草坪显得分外热闹，直至深夜，音乐声、歌声久久回荡在耳边。我虽然听不懂法语歌词，但能感受到歌手们的演唱实力，更体验到蒙城人所具备的浪漫、奔放的性格，他们自在的生活状态、快乐的精神面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伴我进入梦乡。

草坪上，还有高科技科普活动黑洞体验（体验宇宙天体的奇妙），我在网上预约登记后，按时来到草坪旁，自觉排队，每次进入八个人。车厢式的科普房间里一片漆黑。工作人员持手电筒照着领路，我们八人排成一横队，专业人员用法语作了一通介绍，大致讲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活动



蒙特利尔街景

主旨，通过高科技产品让更多的人重视对大自然动物的保护。接着，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大蛇、老虎、熊等动物，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在屏幕前举手走过，只见各种动物身上亮起星星点点亮晶晶的斑纹。

尔后，进入另一房间，方坐定，左前方亮起了一圈圈光圈的隧道，穿越光圈隧道后，大家按序坐下，音乐响起，眼前的屏幕上出现色彩斑斓的球体，球体转动、引领观众的目光，进入宇宙深处，洪荒天地，浑然炫目。我好奇地追随屏幕上的黑洞，如同开启一场星际旅行。黑洞究竟是什么玩意儿？那宇宙天体有没有边界？有没有时间的开端？四百多年来，多少科学家探讨的问题，一瞬间，以电子模拟的影像在眼前呈现：时间啊时间，你的开端在哪里？时间穿越能实现吗？我似乎听到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又隐约听到李

白在吟哦“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除了古人对时间的线性理解，我仿佛还听到霍金的回答——“时间的开端在黑洞的黑子里”，啊，那个黑子的密度和时空曲率是无限的，正如三千大千世界，十亿次方的须弥山，无边无垠，地球如尘埃那么微小，人类万事万物在宇宙的时空面前，微不足道啊！黑子不断在前方引领，宇宙空间随之千变万化，前后半小时身临其境的体验，十分神奇和美妙，走出黑洞体验，意犹未尽。

街舞和节日四重奏，将当代舞蹈带到社区街道、公共市场、博物馆、日托中心等，包括在艺术广场的表演，以及舞蹈短片卡里安新节目“我的记忆”的放映。被称为“艺术圣殿”的艺术广场，由现代艺术馆、大剧院、音乐厅和工作室组成的艺术中心，是蒙城为世界各地和本地艺术家展示才华的场所。晚上，走在步行街上或在艺术广场上，常常看到一群亚裔年轻人在音乐的伴奏下，各种造型的街舞引来人群围观，喝彩声、掌声不断。

夏日某天，我去唐人街超市买菜，无意中走到了中山公园。园内长廊下有孙中山铜像，附近石桌石凳，一棵棵大树上系有红灯笼，一派中国气象。一群年轻人走近我，用汉语热情邀我打乒乓球，原来他们是蒙特利尔亚裔医疗青年协会的志愿者，年轻人打出“服务蒙城亚裔，使医疗资源变得触手可及”的宣传牌。唐人街有东西南北四座古典的中华彩绘牌楼，在这里，可见遍地的中国商铺、中文条幅，中餐馆的生意非常火爆。唐人街美食节那天，我们散步到主办场地附近，只见许多老外在华人支起的一个个帐篷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夸张的粗大油条、喷香的糍粑和鸡米饭等中国美食，吸引来大批食客，等的时间长了，老外在队伍中跳起了舞蹈，人们的面部表情

都显得很开心、很从容，也很恬适。

蒙城是加国魁北克省的经济中心和主要港口，位于圣劳伦斯河与蒙特利尔河交汇之处，扼五大湖至大西洋海道的咽喉，拥有 18000 多平方千米的淡水水域，有 450 多条河流汇入大西洋，还有上万处湖泊，圣劳伦斯河水航道 3769 千米，可从大西洋抵达五大湖水系，所以蒙城最不缺的是水，居民的自来水不收费，尽用。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其发达的海运，生产总值在十年前就达到近两千亿美元，主要得益于发达的航空、金融、设计和电影等行业。夏日里，我们到老港游玩，老港口是早年以皮货和木材交易起家的发迹地，周边许多古老建筑保存完好。港口位于圣劳伦斯河岸，长 2.5 千米，有 4 条突堤深入河流，现已不具备早年的功能，成为休闲娱乐场所。港湾里，停泊了许多豪华游艇。远远望去，被称为“蒙特利尔之眼”的城市标志性的摩天轮，河面上方有人大胆地在高处溜索。今夏，此地举行有世界新闻图片展，是去年最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摄影和纪录片，获奖照片从世界各地六万多幅照片中审查得出；还有世界杯滑板大赛（Jackalope）、非洲美食文化节，现场有餐车小吃，音乐表演和其他活动，参展商提供来自法属加勒比岛屿的传统佳肴、产品；indigo 连锁书店免费赠书，每人送一本书，先到先得，提供的书有《The Kite Runner》（《追风筝的人》）等。

9 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一家乘坐地铁前往蒙特利尔植物园观看花灯展，植物园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路之隔，一出地铁站，就看到高耸入云的蒙特利尔塔和奥运会的五环标记，各国旗帜在体育中心上空猎猎飞扬。蒙特利尔塔是主赛场屋顶的斜拉索塔，世界上最高、倾斜度最大（45 度）的斜塔建筑，看到此塔，不免想起“蒙特利尔陷阱”。1976 年，第 21 届奥运会在蒙特利尔举

行，这场奥运会由于预算失控，出现了10亿美元的巨额亏空，致使蒙城直到20世纪末才还清这笔债务。15天的奥运会导致该市纳税人负债长达20余年，不仅影响了蒙特利尔的经济的发展，还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沉重打击，加拿大人无法释怀，一度抵制温哥华冬奥会，同时严重影响了1984年奥运会的申办，许多国家望而却步，纷纷退出申办，只剩下了美国洛杉矶。于是有了萨马兰奇的奥运会改革，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在既无政府补贴，又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以及不能发行彩票的情况下，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引入赞助商等市场化手段，广开财源，不仅没有亏损，还实现了2.15亿美元的盈利，自此，申办奥运会成了香馍馍，尤伯罗斯也因此成为当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在植物园举办的第12届灯光秀上，有日本馆新设计的灯光，也有当地原住民园的诗意声光，最美的要数中国园，数百只蝴蝶花灯亮起在亭台楼阁之间，离祖国万里之外，花灯传颂着中国关于“梁祝”永恒的爱情故事，几个外国朋友读着说明书，用生硬的汉语交谈着“梁山波”与“朱英泰”，池塘内翩翩起舞的大型彩色蝴蝶灯光彩陆离，身临其境，别样的感官体验，别样的感受，花灯汇集了艺术、科技和情感的精华，让全世界都发现中国的浪漫主义，蝴蝶灯的浅紫深红、流光溢彩，令游客流连忘返。

秋天来临，草坪、滑冰场、多功能音乐广场上搭起的大型舞台，曲终人散，完成任务后纷纷拆卸，装箱载走。场地上还留有建筑工人，每当工作日，他们清晨6点钟就开始忙碌，先把舞台下长方形的石块一块块撬起，用大口径的空气吸力管将石块吸到工作台上，工作台旁的工人细心清理石块粘上的杂草或泥土，待机器吹干净后，整洁的石块垒在一旁。另一头的工人把原来石块

下约20厘米厚的长方形海绵一块块取出，把新的海绵铺入，在海绵上面现浇水泥，待水泥干后铺上黄沙，再将石块铺上，他们用仪器检测场地的平整度，尔后在石块和石块之间，嵌入弥缝条，待打磨得“一落淌平”后，场地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说起“加拿大速度”，真是不急不慢、有条不紊。我用脚步大致丈量了一下，约一百平方米的场地，近10个工人整修，居然花了四五个月，其工作认真的态度，正应了俗话“慢工出细活”，这样的精工细作，不计成本，真心赞叹。

说说蒙特利尔的衣、食、住、行。到蒙城几个月后，感觉人们在穿着方面简单，前卫与时尚，正如有位网红曾在其节目中所称赞的：“走在街头你就会发现，蒙特利尔是一个型格满点的城市，抬眼望去，街上每个人都似乎懂得用前卫和时髦的元素装扮自己。”路上常见上班族的白领男士西装革履，皮鞋讲究，颇有绅士派头。平时，蒙城人在穿着上，比较随意，常见的颜色以黑白居多，但在参加娱乐活动时，衣着非常光鲜。据说，社区居民会把衣服、玩具、书籍、家具等可以反复使用的物品，捐到二手店，二手店大多免税，然后，那些店转手去卖，比较便宜。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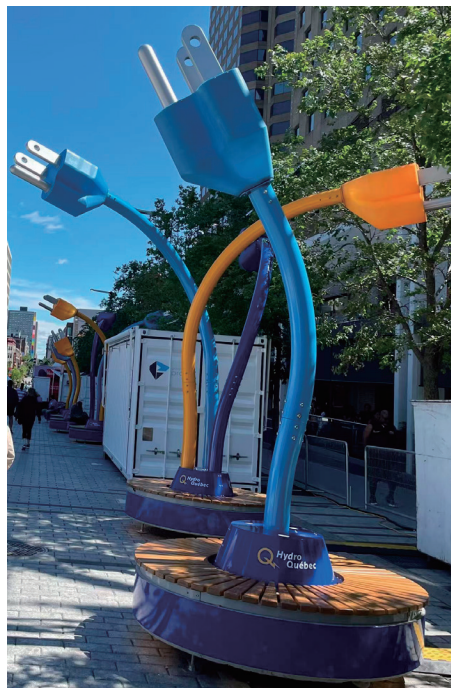
植物园的花灯

也有二手市场，政府也鼓励二手市场，我常见社区贴有告示，指定日期，定点回收上述物品。在蒙城，买东西退换货也极其方便，女儿买的新沙发，待商家送货后，才发现沙发皮破了一小块，一个电话，他们答应立即换，新沙发送来后，原先的沙发，竟然不要了，也是蛮意外的。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饮食特色较鲜明的城市之一，熏肉、百吉饼和布丁是蒙城著名小吃，不同口味的奶酪、巧克力糖、枫糖是最佳零食；大餐以口味正宗的法国菜式为主，也有世界各地的美食，如英式牛排、日本寿司、意大利比萨。我对西式菜不习惯，相对而言，倾向于日本和咱中国菜。无论是在盛夏还是深秋，人们总喜欢手持一杯咖啡或饮料，哪怕是在急匆匆的上班路上。傍晚，你若在散步时，常常会看到沿街酒吧露台上，朋友或家人，几人围坐一张圆桌，一杯啤酒或红酒，抑或来一个“汉堡”或“波奇”（含有蔬菜、三文鱼、奶酪的米饭），简单方便而不失营养。蒙城的食品安全不成问题，小超市相对而言，东西稍贵，特别是蔬菜之类。

蒙城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很优美，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都是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空气很清新。社区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公园和服务中心。公园注重利用自然环境，建有滑梯、秋千等儿童游玩设施，设有厕所和直饮水，都是免费。图书馆到处可见，还有小木屋，存放人们捐出的图书、面包之类，给需要的人自取。

在蒙城，我喜欢观赏城市的各种建筑和居民住宅楼。清晨去附近的圣路易斯广场或枫丹公园散步，一路上，各大学、政府机关、民居别墅，形形色色，有哥特式、古罗马式或是巴洛克式，其中以芒萨尔式折面屋顶折腰双折的两坡顶、两面排水或四坡两折的木结构屋顶较为多见。法国建筑特有的形式在蒙城时有显现，各具特色的古



街头座椅

建筑，红黄蓝紫的色彩与大片绿树交相辉映，堪称蒙城瑰宝的典型建筑为圣母大教堂，它位于老城，这座北美最大的教堂，建造于1829年，据说是参照法国巴黎圣母院的样式建造，别具风格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以其正面矗立的两座高耸入云的塔楼，三扇尖拱式大门，宏伟庄严的内部装饰和华丽的彩色玻璃窗而远近闻名，高大的穹顶极具威严，也许这就是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小巴黎圣母院”的缘故吧。

街头壁画是蒙城一大特色，无论社区公园，还是街边酒吧，都能看到墙壁上涂鸦的五颜六色的艺术画，有描绘动植物、宗教人物故事的，也有描绘原住民生活状态的，形象生动，怪诞夺目。漫步在街区，随处可见各种涂鸦，每隔个把月就会更新，丰富的涂鸦吸引很多艺术家来寻找创作灵感。风格不同的壁画令人深深感受到城市的新鲜活力。

蒙城的建筑以新旧对比而闻名，摩天大楼与古老的天主教堂并立，和谐而不失韵律美。有人对蒙特利尔的描述是：这是一座任何东西都能 mix 的神奇城市，它可以将两种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如此甚好。例如古典和时尚、传统和现代，你既能看到它的华丽，又能看到它的古朴；既能看到它的时尚，更能看到它的创新。2006 年，蒙特利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城”，又因为教堂多达 450 多座，被誉为“尖塔之城”。城市对美学的追求处处显现，艺术水准十分高超。

蒙特利尔的地下城很有特色，它由 32 千米长、占地 12 平方千米的地道构成，包括有市中心 80% 的办公楼和 35% 的商业面积。服务业包括购物中心、旅馆、银行、博物馆、七个地铁站、两个火车站、一个长途汽车终点站和一个贝尔中心。地下城共有 120 多个出口，迎送 50 多万进出人流，是躲避寒冬和繁忙交通的理想去处。它的四通八达，使我每走到一个新的出口，都有一次惊喜。

盛夏季节，我们在女儿的陪同下，循山路散步攀登蒙城旅游景点——皇家山，一路经过麦吉尔大学，该校有“加拿大哈佛”的雅称，它建于 1821 年，创建人是苏格兰裔蒙特利尔商人詹姆斯·麦吉尔。麦大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英语大学，在加国研究型大学中排名第一，有 14 位诺贝尔奖得主、145 位罗德学者、4 位加国总理、8 位外国国家元首、5 位宇航员、11 位格莱美奖得主和 9 名奥斯卡金像得主。知名校友有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白求恩，白求恩于 1916 年至 1921 年在麦大医学院学习，并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一进宽敞、朴素的校门，我就看见校园内许多帐篷和旗帜，看来是有组织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场地。不禁联想起数日前，魁北克大学的部分大学生游

行示威的场面，警察骑着摩托车开道，警车在队伍后面压阵，警察不表立场，只是维持道路交通。我们进入“麦吉尔大道”学院，大道宽而陡，路边有纪念石碑，记录了最早来到蒙城的雅克·卡蒂亚 1535 年访问的霍切拉加防御城市遗址。道旁植被繁茂，苍松翠柏，在坡道最高处的学院门口，有人看守。拐弯后，爱德华时代典型的灰色石灰石豪宅呈现眼前，1906 年由莫尔森和威廉·A 博士创办，此豪宅是当年舍布鲁克街和麦吉尔学院大道两侧的豪宅和联排别墅的唯一幸存者。年代久远的建筑，由蒙特利尔建筑师设计，宏伟而漂亮。据路牌介绍，麦吉尔大道创建于 19 世纪 40 年代，当时詹姆斯·麦吉尔庄园的南部被作为建筑地块，用于为大学提供资金。20 世纪 20 年代至 80 年代，陆续推出各种计划，结合保留南部皇家山景区，学院于 1988 年修建结束。

皇家山最高峰海拔仅 233 米，是一个重要的视觉地标，也是自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蒙特利尔土地丰润，拥有大量森林资源，初夏季节，莺飞草长，四周绿树浓荫，山路由嫩绿的枫林环绕，路旁一棵棵参天大树浓密而茂盛，偶有树干横卧在地，途中时见大树的树根裸露，碎石散于地面，树根拦住泥土、碎石，行人不会滑倒，借此自然阶梯爬山，边浏览自然风光，边呼吸清新空气，乃一大乐事。走了一半路程，我们来到山腰铺满软木碎屑的大道，几个貌似原住民后裔的女子，好奇地问我们“How old？”，我笑用手指示意，她们翘起了大拇指。爬到山顶，站在观景台，视野宽阔，可以鸟瞰蒙特利尔全城。绿树掩映、花红柳绿，景色宜人。从观景台居高临下眺望市区，圣劳伦斯河和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致尽收眼底。皇家山公园建于 1876 年，由曾经设计纽约中央公园的世界著名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设计。皇家山观景台的一排蒙罗伊尔“小木



北美海棠果

屋”，墙上有13名加拿大艺术家创作的反映蒙特利尔历史的大型油画，还有盾牌造型的蒙特利尔市徽，上面有四种花，分别代表四个创始群体：百合花代表法裔，红玫瑰代表英格兰裔，蓟冠花代表苏格兰裔，三叶草代表爱尔兰裔。中间的红十字代表英格兰国旗，也是十字军东征的圣乔治旗，表示英格兰人的统治地位。“蒙特利尔”的诞生，意味着这座城市现代史、殖民史的开始，也意味着在欧洲的殖民者到来之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原住民——印第安各族群的母系社会开始分崩瓦解。

从皇家山下山，经过弯弯曲曲多个台阶，到达麦吉尔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我们乘坐地铁1号线回家。蒙城地铁的线路是以颜色区分的。绿、橙、黄、蓝分别为1、2、4、5号线，3号线现用作郊区火车线路。地铁1号线即绿线地铁，连通了蒙特利尔市的大型商业主干道。2号线从城北向南延伸到商业中心地带，纵横的1、2两条线路于1962年5月开工，1966年10月完工。地铁整

个系统4条线路包括73个车站，是世界上少数使用胶轮路轨系统的重铁系统，其技术采纳自法国巴黎地铁，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

片片枫叶惊秋色，缓缓飘落尽思念。随着季节变换的催促，再美好而恬淡的景物，也难以持久。不知不觉中，公园里、广场上，五颜六色的树叶飘落在长椅上、池塘里。天气渐凉，10月底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平时散步的公园喷泉水停喷了。长椅上，空荡荡，每天在此晒太阳的老人走了。沿街一排排商家大楼前、台阶旁的花坛里，原先种植的花花草草都不见了，地铁站门口的盆栽只剩下了泥土。一夜之间，几家沿街酒吧露台的围栏都被拆卸了。多功能广场上所有的地喷都已关闭，盖上了盖子。许多别墅门前的楼梯都铺上了棕草垫。我好生纳闷，他们怎么都在一两天内集体行动，难道市政府有通知吗？女儿答道：这都是各家自发行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每年到这个季节，就要安排过冬了。果然，11月3日，加拿大就实行冬令时了。

深秋季节，一天一个样，红的绿的黄的枫叶纷纷飘落，金黄的银杏叶、皂荚叶，一阵风来，飘飘洒洒，枝头很快脱光，满地落叶鏖金，小狗在树叶堆上奔跑撒欢，追逐那扬起的叶片……转眼要入冬了，我在林中徘徊不舍，大自然的节律就这么神奇，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在蒙城度过了暮春、盛夏、深秋、初冬，下雪前，该回国了。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郑亚楠 副研究员，曾供职于苏州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出版社。

编辑人语

才感春来，忽而已夏。当颐和路上的风景由次第绽放的蔷薇变成树荫满地时，仲夏来临了。夏天是一个璀璨而热烈的季节，万物生长、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而文化的活力源于创新。新金陵画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魏紫熙，“一面继承传统的优秀成果，一面不断探索中国画前进和发展的道路，开拓中国画发展的新天地”，无论是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天堑通途》，还是“晚年变法”之作《飞澜无声》，都体现了这一点。“锡剧王子”周东亮作为锡剧艺术的领军人物，不断创新，带领锡剧这一传统地方剧种走出了一条戏曲振兴之路。

创新的前提是传承，老一辈文人的为人、为文值得追怀，并让后辈学人获得心灵的滋养。《文中半是家乡水》让我们看到了汪曾祺先生在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乐于助人、珍视“懂得”。《晚饭花开了》让我们感受到汪老文章中的恬淡质朴、温暖可亲。池澄老先生在雨花石文化中的坚守及对后辈的关爱指点让人敬佩。从扬州驼岭巷到江西抚州，作者渐渐靠近临川才子汤显祖。历史星河中的文化巨匠，也会成为现代人文学路上的指引。

姜堰溱潼镇走出一个“大学校长群”，更有“一门三院士”，一直传为美谈，成为这里人杰地灵的最好见证。江苏文脉悠长底蕴深厚，“北宋五子”之一的周敦颐与镇江渊源深厚，镇江可以说是周敦颐个人品格的塑造之地和理学思想的启蒙之地。沈周是“明四家”之首，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2024年

南博的“无尽藏”画展上，他的“山空无人，水流花谢”的《落花诗意图》吸引了无数人驻足，“纳纳乾坤内，秋风自布衣”，高洁的人品，卓越的艺术才华，使沈周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美的呈现，更是一种人生的哲思。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清名桥的童年记忆》以童年的视角回忆兄妹俩相处的温馨时光，文中的吴语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再现了“江南水弄堂”运河沿岸人家的旧时风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亲情、友情都是永恒的话题。《父亲三事》中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人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好友苏南》《昨夜故地入梦来》让人感到友情的可贵、人世间的温暖，《青云忆旧》《蹉跎》成了少年小伙伴最纯真的记忆。漫漫人生路，亲情、友情是最温暖的陪伴。

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清末，苏北盐垦区遭遇海匪的袭扰，以海门人徐雨时为首的垦区人民奋起反击、保卫家园，展现了他们不畏强敌、英勇抗争的气概。《历史记忆的脆弱与坚韧》介绍的南京大屠杀丛葬地田野调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记住这段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雅集》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江苏篇章，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贡献。